

## 志第三十一

### 礼九（嘉礼三）

天子纳后仪 皇太子纳妃仪 亲王婚礼 公主婚礼品官婚礼 庶人婚礼 皇帝视学仪 经筵日讲 东宫出阁讲学仪 诸王读书仪

#### 天子纳后仪

婚礼有六，天子惟无亲迎礼。汉、晋以来，皆遣使持节奉迎，其礼物仪文，各以时损益。明兴，诸帝皆即位后行册立礼。正统七年，英宗大婚，始定仪注。

凡纳采问名，前期择日，遣官告天地宗庙。至期，设御座、制案、节案、卤簿、彩舆、中和大乐如仪。礼部陈礼物于丹陛上及文楼下。质明，皇帝冕服升座，百官朝服行礼讫，各就位。正副使朝服四拜，执事举制案、节案，由中门出，礼物随之，俱置丹陛中道。传制官宣制曰：“兹选某官某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行纳采问名礼。”正副使四拜，驾兴。举制、节案由奉天门中门出。正副使取节及制书置彩舆中，仪仗大乐前导，出大明门。释朝服，乘马行，诣皇后第。第中设使者幕次于大门外左，南向，设香案于正堂，设制、节案于南，别设案于北。使者至，引礼导入幕次，执事官陈礼物于正堂。使者出次，奉

制书于案。礼官先入，立于东；主婚朝服出，立于西。礼官曰：“奉制建后，遣使行纳采问名礼。”引主婚者出迎。使者捧制书及节，主婚者随至堂，置制书及节于案。正副使分立案左右。主婚者四拜，诣案前跪。正使取纳采制，宣曰：“朕承天序，钦绍鸿图。经国之道，正家为本。夫妇之伦，乾坤之义，实以相宗祀之敬，协奉养之诚，所资惟重。祇遵圣母皇太后命，遣使持节，以礼采择。”宣讫，授主婚者。主婚者授执事者，置于北案上稍左。副使取问名制，宣曰：“朕惟夫妇之道，大伦之本。正位乎内，必资名家。特遣使持节以礼问名，尚伫来闻。”宣讫，授如前，置案上稍右。主婚者俯伏，兴。执事举表案，以表授主婚者。主婚者跪授正使，表曰：“臣某，伏承嘉命。正使某官某等，重宣制诏，问臣名族。臣女，臣夫妇所生，先臣某官某之曾孙，先臣某官某之孙，先臣某官某之外孙。臣女今年若干，谨具奏闻。”主婚者俯伏，兴，退四拜。使者出，置表彩舆中。主婚者前曰：“请礼从者。”酒馔毕，主婚者捧币以劳使者。使者出，主婚者送至大门外。使者随彩舆入大明门左门，至奉天门外，以表节授司礼监，复命。

次纳吉、纳征、告期，传制遣使，并如前仪。但纳征用玄纁、束帛、六马、谷圭等物，制词曰：“兹聘某官某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行纳吉、纳征、告期礼。”皇后第，陈设如前，惟更设玉帛案。使者至，以制书、玉帛置案上，六马陈堂下。执事先设皇后冠服诸物于正堂。礼官入，主婚者出迎，执事举玉帛案，正使捧纳吉、纳征制书，副使捧告期制书，执节者捧节，以次入，各置于案。主婚者四拜，诣案前跪。正使取制书，宣曰：“大婚之卜，龟筮师士协从。敬循礼典，遣使持节告吉。”又宣曰：“卿女有贞静之德，称母仪之选，宜共承天地宗庙。特遣使持节，以礼纳征。”宣讫，授主婚者。正副使又捧圭及

玄纁以授主婚者，俱如前仪。副使取制书，宣曰：“岁令月良，吉日某甲子，大婚维宜。特遣使持节，以礼告期。”宣讫，授如前仪。主婚者四拜，使者持节出，主婚者礼使者，使者还，复命如初。

次发册奉迎，所司陈设如前仪。礼部陈雁及礼物于丹陛上，内官监陈皇后卤簿车辂于奉天门外。制词曰：“兹册某官某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奉册宝，行奉迎礼。”正副使以册宝置彩舆中，随诣皇后第。至门，取制书册宝置案上。礼官先入，主婚者朝服出见。礼官曰：“奉制册后，遣使持节奉册宝，行奉迎礼。”主婚者出迎。执事者举案前行，使者捧制书及节，执事者以雁及礼物从之。至堂中，各置于案。使者左右立，主婚者四拜，退立于西南。

女官以九龙四凤冠祔衣进皇后。内官陈仪仗于中堂前，设女乐于堂下，作止如常仪。使者以节册宝授司礼监官，内赞导入中堂。皇后具服出阁，诣香案前，向阙立，四拜。赞宣册，皇后跪。宣册官宣讫，以授皇后。皇后搢圭，受册，以授女官。女官跪受，立于西。赞宣宝，如宣册仪。赞出圭，赞兴，四拜讫，皇后入阁。司礼监官持节出，授使者，报受册宝礼毕。主婚者诣案前跪。正使取奉迎制宣讫，授主婚者。副使进雁及礼物。主婚者皆跪受，如前仪。主婚者兴，使者四拜出。主婚者礼使者如初。女官奏请皇后出阁。自东阶下，立香案前，四拜。升堂，南向立。主婚者进立于东，西向，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退立于东阶。母进，立于西，东向，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退立于西阶。内执事请乘舆，皇后降阶升舆。导从出，仪仗大乐前行，次彩舆，正副使随，次司礼监官拥导，从大明门中门入。百官朝服于承天门外班迎，候舆入，乃退。皇后至午门外，鸣钟鼓，卤簿止。正副使以节

授司礼监，复命。捧册宝官捧册宝，仪仗女乐前导，进奉天门。至内庭幕次，司礼监以册宝授女官。皇后出舆，由西阶进。皇帝由东阶降迎于庭，揖皇后入内殿。帝诣更服处，具袞冕。后诣更服处，更礼服。同诣奉先殿，行谒庙礼。祭毕，还宫。合盃，帝更皮弁，升内殿。后更衣，从升。各升座，东西相向。执事者举饌案于前，女官取四金爵，酌酒以进。既饮，进饌。复进酒、进饭讫，女官以两盃酌酒，合和以进。既饮，又进饌毕，兴，易常服。帝从者馐后之饌，后从者馐帝之饌。

次日早，帝后皆礼服，候太后升座。帝后进座前。宫人以殿修盘立于后左，帝后皆四拜。执事举案至，宫人以殿修盘授后，后捧置于案。女官举案，后随至太后前，进讫，复位。帝后皆四拜。三日早，帝冕服，后礼服，同诣太后宫，行八拜礼。还宫，帝服皮弁，升座。女官导后，礼服诣帝前，行八拜礼。后还宫，升座。引礼导在内亲属及六尚等女官，行八拜礼；次各监局内官内使，行八拜礼。是日，皇帝御奉天殿。颁诏如常仪。四日早，皇帝服袞冕御华盖殿，亲王八拜，次执事官五拜，遂升奉天殿，百官进表，行庆贺礼。是日，太后及皇后各礼服升座。亲王入，八拜出，次内外命妇庆贺及外命妇进表笺，皆如常仪。五日行盥饌礼，尚膳监具膳修。皇后礼服诣太后前，四拜。尚食以膳授皇后，皇后捧膳进于案，复位，四拜，退立于西南。俟膳毕，引出。

## 皇太子纳妃仪

历代之制与纳后同。隋、唐以后，始亲迎，天子临轩醮戒。

宋始行盥馈礼，明因之，洪武元年定制，凡行礼，皆遣使持节，如皇帝大婚仪。

纳采、问名。制曰：“奉制纳某氏女为皇太子妃，命卿等行纳采问名礼。”至妃第，傒者出，诣使者前曰：“敢请事。”使者曰：“储宫纳配，属于令德。邦有常典，使某行纳采之礼。”傒者入告，主婚者曰：“臣某之子，昧于壶仪，不足以备采择。恭承制命，臣某不敢辞。”傒者出告，使者入，陈礼物于庭，宣制曰：“某奉诏采择。”奠雁礼毕，使者出。傒者复诣使者前曰：“敢请事。”使者曰：“储宫之配，采择既谐。将加卜筮，奉制问名。”傒者入告，主婚者曰：“制以臣某之女，可以奉侍储宫，臣某不敢辞。傒者出告。使者复入，陈礼奠雁如仪，宣制曰：“臣某奉诏问名，将谋诸卜筮。”主婚者曰：“臣某第几女，某氏出。”

次纳吉。傒者请事如前，使者曰：“谋诸卜筮，其占协从，制使某告吉。”傒者入告，主婚者曰：“臣某之子蠢愚，惧弗克堪。卜筮云吉，惟臣之幸，臣谨奉典制。”傒者出告。使者入，陈礼奠雁如仪，宣制曰：“奉制告吉。”

又次纳征。傒者出告，使者入陈玉帛礼物，不奠雁，宣制曰：“某奉制告成。”

又次请期。辞曰：“询于龟筮。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期。”主婚者曰：“敢不承命。”陈礼奠雁如仪。

又次告庙。遣使持节授册宝仪注，悉见前。

又次醮戒。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奉天殿，百官侍立。引进导皇太子至丹陛，四拜。入殿东门就席位，东向立。司爵以醴进，皇太子跪，搢圭，受醴祭酒。司饌以饌进，跪受亦如之。兴，就席坐，饮食讫，导诣御座前跪。皇帝命之曰：“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勛帅以敬。”皇太子曰：“臣某谨奉制旨。”

“俯伏，兴。出至丹陛，四拜毕，皇帝还宫，皇太子出。

又次亲迎。前一日，有司设皇太子次于妃氏大门外，南向，东宫官次于南，东西相向。至日质明，东宫官具朝服陈鹵簿鼓吹于东宫门外。皇太子冕服乘舆出，侍卫导从如仪。至宫门降舆升辂，东宫官皆从至妃第，回轅南向，降辂升舆。至次，降舆入就次，东宫官皆就次。先是，皇太子将至，主婚者设会宴女。至期，妃服褕翟花钗，出就阁南面立，傅姆立于左右。主婚者具朝服立于西阶之下。引进导皇太子出次，立于大门之东，西向。傧者朝服出，立于门东曰：“敢请事。”引进跪启讫，皇太子曰：“某奉制亲迎。”引进受命兴，承传于傧者。傧者入告，导主婚者出迎于大门外之西，东向再拜。皇太子答拜。引进导皇太子入门而左，执雁者从。傧者导主婚者入门而右。皇太子升东阶进，立于阁门户前，北向立。主婚者升西阶，立于西，东向。引进启奠雁，执雁者以雁进。皇太子受雁，以授主婚者。主婚者跪受，兴，以授左右，退立于西。皇太子再拜，降自东阶，出至次以伺。主婚者不降送。初，皇太子入门，妃母出，立于阁门外，奠雁位之西，南向。皇太子拜讫，宫人傅姆导妃出，立于母左。主婚者命之曰：“戒之戒之，夙夜恪勤，毋或违命。”母命之曰：“勉之勉之，尔父有训，往承惟钦。”庶母申之曰：“恭听父母之言。”宫人傅姆擎执导从，妃乘舆出门，降舆，乘风轿。皇太子揭帘讫，遂升辂，侍从如来仪。至东宫门外，降辂乘舆。至阁，降舆入，俟于内殿门外之东，西面。司闰导妃诣内殿门外之西，东面。皇太子揖妃入，行合卺礼，如中宫仪。

又次朝见。其日，妃诣内殿陛下，候皇帝升座。司闰导妃入，北面立，再拜，自西阶升。宫人奉枣栗盘，进至御座前授妃。妃奠于御前，退复位，再拜。礼毕，诣皇后前，奉殿修盘，

如上仪。

又次醴妃，次盥馈，次谒庙，次群臣命妇朝贺，皆如仪。

四年，册开平王常遇春女为皇太子妃。礼部上仪注，太祖览之曰：“贄礼不用笄，但用金盘，翟车用凤轿，雁以玉为之。古礼有亲迎执绥御轮，今用轿，则揭帘是矣。其合卺，依古制用匏。妃朝见，入宫中，乘小车，以帷幕蔽之。谒庙，则皇太子俱往。礼成后三日，乃宴群臣命妇。”着为令。

成化二十二年，更定婚礼。凡节册等案，俱由奉天左门出。皇太子亲迎，由东长安门出。亲迎日，妃服燕居服，随父母家庙行礼。执事者具酒馔，妃饮食讫。父母坐堂上，妃诣前各四拜。父命之曰：“尔往大内，夙夜勤慎，孝敬无违。”母命之曰：“尔父有训，尔当敬承。”合卺前，于皇太子内殿各设拜位。皇太子揖妃入就位，再拜，妃四拜，然后各升座。庙见后，百官朝贺，致词曰：“某官臣某等，恭惟皇太子嘉礼既成，益绵宗社隆长之福。臣某等不胜欣忭之至，谨当庆贺。”帝赐宴如正旦仪。命妇诣太后皇后前贺，亦赐宴，致词曰：“皇太子嘉聘礼成，益绵景福。”余大率如洪武仪。

## 亲王婚礼

唐制，皇子纳妃，命亲王主婚。宋皆皇帝临轩醮戒，略与皇太子同。明因之。

其宣制曰：“册某氏为某王妃。”纳采，致词曰：“某王之俚，属于懿淑，使某行纳采礼。”问名词曰：“某既受命，将加诸卜筮协从，使某告吉。”主婚者曰：“制以臣某之子，可以奉侍某王，臣某不敢辞。”纳吉词曰：“卜筮协从，使某

告吉。”主婚者曰：“臣某之子，愚弗克堪。卜祝之吉，臣与有幸，谨奉典制。”纳征词曰：“某王之伀，卜既协吉，制使某以仪物告成。”主婚者曰：“奉制赐臣以重礼，臣某谨奉典制。”请期词曰：“某月日涓吉，制使某告期。”主婚者曰：“谨奉命。”醮戒命曰：“往迎尔相，用承厥家，勗帅以敬。“其亲迎、合卺、朝见、盥馈，并如皇太子。盥馈毕，王皮弁服，妃翟衣，诣东宫前，行四拜礼。东宫坐受，东宫妃立受二拜，答二拜。王与妃至妃家，妃父出迎。王先入，妃父从之。至堂，王立于东，妃父母立于西。王四拜，妃父母立受二拜，答二拜。王中坐，其余亲属见王，四拜，王皆坐受。妃入中堂，妃父母坐，妃四拜。其余序家人礼。

太祖之世，皇太子、皇子有二妃。洪武八年十一月，征卫国公邓愈女为秦王次妃，不传制，不发册，不亲迎。正副使行纳征礼，冠服拟唐、宋二品之制，仪仗视正妃稍减。婚之日，王皮弁服，导妃谒奉先殿。王在东稍前，妃西稍后。礼毕入宫，王与正妃正坐，次妃诣王前四拜，复诣正妃前四拜。次妃东坐，宴饮成礼。次日朝见，拜位如谒殿。谒中宫，不用枣栗脍修，余并同。

## 公主婚礼

古者天子嫁女，不自主婚，以同姓诸侯主之，故曰公主。唐犹以亲王主婚。宋始不用，惟令掌婚者于内东门纳表，则天子自为主矣。明因之。

凡公主出降，行纳采问名礼，婿家备礼物表文于家庭，望阙再拜。掌婚者奉至内东门，诣内使前曰：“朝恩祝室于某官

某之子，某习先人之礼，使臣某请纳采。”以表跪授内使。内使跪受，奉进内殿，执雁及礼物者从入。内使出，掌婚者曰：“将加卜筮，使臣某问名。”进表如初，内使出曰：“有制。掌婚者跪，内使宣曰；“皇帝第几女，封某公主。”掌婚者俯伏，兴。入就次，赐宴出。

纳吉仪与纳采同。掌婚者致词曰：“加诸卜筮，占曰从吉，谨使臣某敢告纳征。”婿家具玄纁、玉帛、乘马、表文如仪。掌婚者致词曰：“朝恩祝室于某官某之子某，有先人之礼，使臣某以束帛、乘马纳征。”请期词曰：“某命臣某谨请吉日。

亲迎日，婿公服告庙曰：“国恩祝室于某，以某日亲迎，敢告。”将行，父醮于厅，随意致戒。婿再拜出，至内东门内。内使延入次，执雁及奉礼物者各陈于庭。其日，公主礼服辞奉先殿，诣帝后前四拜，受爵。帝后随意训戒。受命讫，又四拜。降阶，内命妇送至内殿门外，公主升辇。至内东门，降辇。婿揭帘，公主升轿。婿出次立。执雁者以雁跪授婿，婿受雁，跪进于内使。内使跪受以授左右。婿再拜，先出，乘马还。公主卤簿车辂后发，公侯百官命妇送至府。婿先候于门。公主至，婿揭帘。公主降，同诣祠堂。婿东，公主西，皆再拜。进爵，读祝，又再拜。出，诣寝室。婿公主相向再拜，各就坐，婿东，公主西。进饌合卺如仪，复相向再拜。明日，见舅姑。舅姑坐于东，西向。公主立于西，东向，行四拜礼。舅姑答二拜。第十日，驸马朝见谢恩，行五拜礼。

初，洪武九年，太祖以太师李善长子祺为驸马都尉，尚临安公主。先期告奉先殿。下嫁前二日，命使册公主。册后次日，谒奉先殿。又定驸马受诰仪，吏部官捧诰命置龙亭，至太师府，驸马朝服拜受。次日，善长及驸马谢恩。后十日，始请婚期。二十六年，稍更仪注。然仪注虽存，其拜姑舅及公主驸马相向

拜之礼，终明之世实未尝行也。明年，又更定公主、郡主封号、婚礼，及驸马、仪宾品秩。

弘治二年，册封仁和长公主，复位婚仪。入府，公主驸马同拜天地，行八拜礼。堂内设公主座于东，西向，驸马东向座，余如前仪。嘉靖二年，工科给事中安盘等言：“驸马见公主，行四拜礼，公主坐受二拜。虽贵贱本殊，而夫妇分定，于礼不安。”不听。崇祯元年，教习驸马主事陈钟盛言：“臣都习驸马巩永固，驸马黎明于府门外月台四拜，云至三月后，则上堂、上门、上影壁，行礼如前。始视膳于公主前，公主饮食于上，驸马侍立于旁，过此，方议成婚。驸马馈果肴书臣，公主答礼书赐，皆大失礼。夫既合卺，则俨然夫妇，安有跪拜数月，称臣侍膳，然后成婚者？《会典》行四拜于合卺之前，明合卺后无拜礼也。以天子馆甥，下同隶役，岂所以尊朝廷？”帝是其言，令永固即择日成婚。

凡选驸马，礼部榜谕在京官员军民子弟年十四至十六，容貌齐整、行止端庄、有家教者报名，司礼内臣于诸王馆会选。不中，则博访于畿内、山东、河南。选中三人，钦定一人，余二人送本处儒学，充廪生。自宣德时，驸马始有教习，用学官为之。正统以后，令驸马赴监读书习礼。嘉靖六年，始定礼部主事一人，专在驸马府教习。

## 品官婚礼

周制，凡公侯大夫士之婚娶者，用六礼。唐以后，仪物多以官品为降杀。明洪武五年诏曰：“古之婚礼，结两姓之欢，以重人伦。近世以来，专论聘财，习染奢侈。其仪制颁行。务

从节俭，以厚风俗。”故其时品节详明，皆有限制，后克遵者鲜矣。

其制，凡品官婚娶，或为子聘妇，皆使媒氏通书。女氏许之，择吉纳采。主婚者设宾席。至日，具祝版告庙讫，宾至女氏第。主婚者公服出迎，揖宾及媒氏人。雁及礼物陈于厅。宾左主右，媒氏立于宾南，皆再拜。宾诣主人曰：“某官以伉俪之重施于某，某率循典礼，谨使某纳采。”主婚者曰：“某之子弗嫻姆训，既辱采择，敢不拜嘉。”宾主西东相向坐，彻雁受礼讫，复陈雁及问名礼物。宾兴，诣主婚者曰：“某官慎重婚礼，将加卜筮，请问名。”主婚者进曰：“某第几女，妻某氏出。”或以红罗，或以销金纸，书女之第行年岁。宾辞，主婚者请礼从者。礼毕，送宾至门外。

纳吉如纳采仪。宾致词曰：“某官承嘉命，稽诸卜筮，龟筮协从，使某告吉。”主婚者曰：“某未教之女，既以吉告，其何敢辞。”纳征如纳吉仪，加玄纁束帛、函书，不用雁。宾致词曰：“某官以伉俪之重，加惠某官，率循典礼。有不腆之币，敢请纳征。”主婚者曰：“某官贖某以重礼，某敢不拜受。”宾以函书授主婚者，主婚者亦答以函书。请期，亦如纳吉仪。

亲迎日，婿父告于祢庙。婿北面再拜立，父命之曰：“躬迎嘉偶，厘尔内治。”婿进曰：“敢不承命。”再拜，媒氏导婿之女家。其日，女氏主婚者告庙讫，醴女如家人礼。婿至门，下马，就大门外之次。女从者请女盛服，就寝门内，南向坐。婿出次，主婚者出迎于门外，揖而入。主婚者入门而右。婿入门而左，执雁者从，至寝户前，北面立。主婚者立于户东，西向。婿再拜，奠雁，出就次。主婚者不降送。婿既出，女父母南向坐，保母导女四拜。父命之曰：“往之女家，以顺为正，无忘肃恭。”母命之曰：“必恭必戒，毋违舅姑之命。”庶母

申之曰：“尔忱听于训言，毋作父母羞。”保姆及侍女翼女出门，升车。仪卫导前，送者乘车后。婿先还以俟。妇车至门，出迎于门内，揖妇入。及寝门，婿先升阶，妇从升。入室，婿盥于室之东南，妇从者执巾进水以沃之；妇盥于室之西北，婿从者执巾进水以沃之。盥毕，各就坐，婿东，妇西。举食案，进酒，进饌。酒食讫，复进如初。侍女以盃注酒，进于婿妇前。各饮毕，皆兴，立于座南，东西相向，皆再拜。婿妇入室，易服。婿从者馂妇之余，妇从者馂婿之余。

明日见宗庙，设婿父拜位于东阶下，婿于其后；主妇拜位于西阶下，妇于其后。诸亲各以序分立。其日夙兴，婿父以下各就位，再拜。赞礼引妇至庭中，北面立。婿父升自东阶，诣神位前，跪。三上香，三祭酒，读祝，兴，立于西。妇四拜，退，复位。婿父降自西阶就拜位，婿父以下皆再拜，礼毕。次见舅姑。其日，妇立堂下，伺舅姑即座，就位四拜。保姆引妇升自西阶，至舅前，侍女奉枣栗授妇。妇进讫，降阶四拜。诣姑前，进殿修，如前仪。次舅姑醴妇，如家人礼。次盥饌。其日，妇家备饌至婿家。舅姑即座，妇四拜。升自西阶，至舅前。从者举食案以饌授妇，妇进饌，执事者加匕箸。进饌于姑，亦如之。食讫，彻饌，妇降阶就位，四拜，礼毕。舅姑再醴妇，如初仪。

## 庶人婚礼

《礼》云：“婚礼下达。”则六礼之行，无贵贱一也。朱子《家礼》无问名、纳吉，止纳采、纳币、请期。洪武元年定

制用之，下令禁指腹、割衫襟为亲者。凡庶人娶妇，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婚娶。婿常服，或假九品服，妇服花钗大袖。其纳采、纳币、请期，略仿品官之仪。有媒无宾，词亦稍异。亲迎前一日，女氏使人陈设于婿之寝室，俗谓之铺房。至若告词、醮戒、奠雁、合卺，并如品官仪。见祖祢舅姑，舅姑醴妇，亦略相准。

## 皇帝视学仪

《礼》曰：“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周末沦丧，礼废不行。汉明帝始幸辟雍。唐以后，天子视学，始设讲榻。洪武十五年，太祖将幸国子监。议者言，孔子虽圣，乃人臣，礼宜一奠而再拜。太祖不从，命礼部尚书刘仲质定其制。

前期设御幄于大成门东，南向，设御座于彝伦堂。至日，学官率诸生迎驾于成贤街左。皇帝入御幄，具皮弁服，诣先师神位，再拜。献爵，复再拜。四配、十哲、两庑分献，如常仪。皇帝入御幄，易常服。升舆，至彝伦堂升座。学官诸生五拜叩头，东西序立于堂下。三品以上及侍从官，以次入堂，东西序立。赞进讲，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四人由西门入，至堂中。赞举经案于御前，礼部官奏，请授经于讲官。祭酒跪受。赐讲官坐。及以经置讲案，叩头，就西南隅几榻坐讲。赐大臣翰林儒臣坐，皆叩头，序坐于东西，诸生圜立以听。讲毕，叩头，退就本位。司业、博士、助教，各以次进讲。出堂门，复位。赞宣制，学官诸生列班俱北面跪，听宣谕，五拜叩头。礼毕，学官诸生出成贤街送驾。明日，祭酒率学官上表谢恩。

永乐四年，礼部尚书郑赐引宋制，请服靴袍，再拜。帝不

从，仍行四拜礼。进讲毕，赐百官茶。礼部请立视学之碑，帝亲制文勒石。祭酒等表谢。帝御奉天门，赐百官宴，仍赐祭酒、司业纁丝罗衣各二袭，学官三十五人各纁丝衣一袭，监生三千余人各钞五锭。正统九年，帝幸国子监，如仪。礼毕，赐公、侯、伯、驸马、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学士至检讨、国子监祭酒至学录宴。

先是，视学祭先师，不设牲，不奏乐。至成化元年，始用牲乐。视学之日，乐设而不作。礼毕，百官庆贺，赐衣服，赐宴，皆及孔、颜、孟三氏子孙。弘治元年，定先期致斋一日，奠加币，牲用太牢，改分献官为分奠官。嘉靖元年，定衍圣公率三氏子孙，祭酒率学官诸生，上表谢恩，皆赐宴于礼部。十三年，以先师祀典既正，再视学，命大臣致奠启圣公祠。万历四年，定次日行庆贺礼，颁赏如旧，免赐宴。

初，宪宗取三氏子孙赴京观礼，又命衍圣公分献。至世宗，命衍圣公及颜、孟二博士，孔氏老成者五人，颜、孟各二人，赴京陪祀。

明初无定日，亦无定所。正统初，始着为常仪，以月之二日御文华殿进讲，月三次，寒暑暂免。其制，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学士或知或同知。尚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及学士等侍班，翰林院、春坊官及国子监祭酒二员进讲，春坊官二员展书，给事中御史各二员侍仪，鸿胪寺、锦衣卫堂上官各一员供奉，鸣赞一赞礼，序班四举案，勋臣或驸马一人领将军侍卫。

礼部择吉请，先期设御座于文华殿，设御案于座东稍南，设讲案于案南稍东。是日，司礼监先陈所讲《四书》、经、史各一册置御案，一册置讲案，皆《四书》东，经、史西。讲官各择撰讲章置册内。帝升座，知经筵及侍班等官于丹陛上，五

拜三叩头。后每讲止行叩头礼。以次上殿，东西序立。序班二员，举御案于座前，二员举讲案置御案南正中。鸿胪官赞进讲。讲官二员从东西班出，诣讲案前，北向并立。东西展书官各至御案南铜鹤下，相向立。鸿胪官赞讲拜，兴。东班展书官诣御案前，跪展《四书》，退立于东鹤下。讲官至讲案前立，奏讲某书，讲毕退。展书官跪掩书，仍退立鹤下。西班展书官展经或史，讲官进讲，退，如初。鸿胪官赞讲官拜，兴。各退就东西班，展书官随之，序班彻御案讲案。礼毕，命赐酒饭。各官出至丹陛，行叩头礼。至左顺门，酒饭毕，入行叩头礼。

隆庆元年，定先一日告奉先殿，告几筵。是日，帝诣文华殿左室，展礼先圣先师。讲章于前两日先进呈览。万历二年，定春讲以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止，秋讲以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不必题请。

日讲，御文华穿殿，止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仪等官。讲官或四或六。开读初，吉服，五拜三叩首，后常服，一拜三叩首。阁臣同侍于殿内，候帝口宣“先生来”，同进，叩首，东西立。读者先至御前一揖，至案展书，压金尺，执牙签。读五过，掩书一揖退。先书，次经，次史，进讲如读仪。侍书官侍习书毕，各叩头退。于文华殿赐茶，文华门赐酒饭。

午讲，隆庆六年定。每日早讲毕，帝进暖阁少憩，阅章奏。阁臣等退西厢房，久之，率讲官再进午讲，讲《通鉴节要》及《贞观政要》。讲毕，帝还宫。凡三、六、九视朝日，暂免讲读。

又嘉靖六年定制，月三、八日，经筵日讲官二员，讲《大学衍义》。十年，定无逸殿讲仪。质明，帝常服乘辇至殿门，众官于门外迎候。帝降辇，乘板舆，至殿升座。各官于殿门外一拜三叩首，入内，东西序立。赞进讲，讲官大学士一员出班叩首。命赐坐，一叩首，乃坐。讲毕，展书官跪掩讲章，讲官

叩头复班。又学士一员承旨坐讲，如初礼毕。各官至豳风亭候驾至，亭内赐宴。

### 东宫出阁讲学仪

太祖命学士宋濂授皇太子、诸王经于大本堂，后于文华后殿。世宗改为便殿，遂移殿东厢。天顺二年，定出阁仪。是日早，侍卫侍仪如常。执事官于文华后殿四拜，鸿胪官请皇太子升殿，师保等于丹陛上四拜。各官退出，内侍导皇太子至后殿升座，以书案进。侍班侍读讲官入，分班东西立。内侍展书，侍读讲官以次进读讲，叩头而退。

其每日讲读仪，早朝退后，皇太子出阁升座，不用侍卫等官，惟侍班侍读讲官入，行叩头礼。内侍展书，先读《四书》，则东班侍读官向前，伴读十数遍，退复班。次读经或史，则西班伴读，亦如之。读毕，各官退。至巳时，各官入，内侍展书，侍讲官讲早所读《四书》毕，退班。次讲经史亦然。讲毕，侍书官侍习写字。写毕，各官叩头退。凡读书，三日一温，背诵成熟。温书之日，不授新书。凡写字，春夏秋日百字，冬日五十字。凡朔望节假及大风雨雪、隆寒盛暑，则暂停。

弘治十一年更定，三师三少并宫僚于丹陛四拜毕，从殿左右门入，东西立。候讲读毕，叩头退。隆庆六年，改设皇太子座于文华殿之东厢，正中西向。每日讲读各官，先诣文华门外东西向，序立。候帝御日讲经筵毕，皇太子出阁升座。凡东宫初讲时，阁臣连侍五日，后每月三、八日一至，先拜出，然后各官入。崇祯十一年，署礼部事学士顾锡畴言：“东宫嘉礼告成，累朝锡赉有据。《实录》载成化十五年，皇太子出阁讲学，

六卿皆加保、傅。弘治十年，皇太子出阁讲学，内阁徐溥等四人、尚书马文升等七人，俱加宫保。”帝命酌议行之。

### 诸王读书仪

书堂在皇极门右厢。讲官选部曹或进士改授翰林官充之。天顺二年定，初入书堂，其日早，王至右顺门之北书堂，面东，中坐。提督讲读并讲读官行四拜礼。内官捧书展于案上，就案左坐。讲读官进立于案右。伴读十遍，叩头退。每日讲读，清晨，王至书堂，讲读官行叩头礼，伴读十遍，出。饭后，复诣堂伴看写字。讲书毕，仍叩头退。万历六年定，书堂设中座，书案在左，写字案在右。辅臣率讲读侍书官候于门外。王入书堂，传令旨“先生进”。辅臣率各官入，四拜，分班侍立。讲读官以次授书各十遍讫，令旨“先生吃酒饭”，各官出，王暂入堂南间少憩。辅臣各率官入。令旨“先生进”，遂入分班侍立。侍书官看写字，讲读以次进讲毕，各官一拜出。

## 志第三十二

### 礼十（嘉礼四宾礼）

巡狩东宫监国皇长孙监国颁诏仪迎接诏赦仪进书仪进表笏仪乡饮酒礼蕃王朝贡礼遣使之蕃国仪蕃国遣使进表仪品官相见礼庶人相见礼

### 巡狩之制

永乐六年北巡，礼部行直省，凡有重事及四夷来朝与进表者，俱达行在所，小事达京师启闻。车驾将发，奏告天地、社稷、太庙、孝陵，祭大江、旗纛等神，祭于承天门。缘途当祭者，遣官祭。将至北京，设坛祭北京山川等神。车驾至，奏告天地，祭境内山川。扈从马步军五万。侍从，五府都督各一，吏、户、兵、刑四部堂上官各一，礼、工二部堂上官各二，都察院堂上官一，御史二十四，给事中十九，通政、大理、太常、光禄、鸿胪堂上官共二十，翰林院、内阁官三，侍讲、修撰、典籍等官六，六部郎官共五十四，余不具载。车驾将发，宴群臣，赐扈从官及军校钞。至北京，宴群臣、耆老，赐百官及命妇钞。所过郡县，官吏、生员、耆老朝见，分遣廷臣核守令贤否，即加黜陟。给事、御史存问高年，赐币帛酒肉。

嘉靖十八年，幸承天。先期亲告上帝于玄极宝殿。同日，告皇祖及睿宗庙，遣官分告北郊及成祖以下诸庙、社稷、日月、神祇。驾出正阳门，后妃辇轿从。锦衣卫设钦制武阵驾，卫卒八千，奉舆辇，执仪仗。卫指挥前驱。武重臣二员留守，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各赐敕行事。分命文武重臣，出督宣大、蓟州、山海关，行九边，亦各赐敕。皇城及京城诸门，皆命文武大臣各一员坐守。设警备扈驾官军六千。驾发，百官吉服送于彰义关外。扈从官军，略如永乐时数。先发在途者免朝参，惟礼兵二部、鸿臚、太常、科道纠仪官及光禄寺从行。过真定，望祭北岳。帝常服，从臣大臣及巡抚都御史吉服行礼。卫辉，遣官祭济渎。钧州，望祭中岳；滎泽，祭河，礼如北岳。南阳，遣祭武当山。途次古帝王、圣贤、忠臣、烈士祠墓，遣官致祭。抚、按、三司迎于境上，至行宫，吉服朝见。生员耆老，俱三十里外迎。所过王府，亲王常服候驾，随至行宫，冕服朝见。赐宴，宗室不许出。至承天，诣献皇帝庙谒告。越四日，行告天礼于龙飞殿丹陛上，奉献皇帝配。更皮弁服，诣国社稷及山川坛行礼，次日，谒显陵。次日，从驾官上表贺，遂颁诏如仪。回京，亲谢上帝、皇祖、皇考，分遣官告郊、庙、社稷、群神，行礼如初。

## 东宫监国

古制，太子出曰“抚军”，守曰“监国”。三代而下，惟唐太子监国结双龙符，而其仪不着。

永乐七年，驾幸北京，定制，凡常朝，皇太子于午门左视事。左右侍卫及各官启事如常仪。若御文华殿，承旨召入者方

入。凡内外军机及王府急务，悉奏请。有边警，即调军剿捕，仍驰奏行在。皇城及各门守卫，皆增置官军。遇圣节、正旦、冬至，皇太子率百官于文华殿前拜表，行十二拜礼。表由中门出，皇太子由左门送至午门，还宫。百官导至长安右门外，文五品、武四品以上，及近侍官、监察御史，俱乘马导三山门外，以表授进奏官。至期，告天祝寿，行八拜礼。其正旦、冬至、千秋节，百官于文华殿庆贺如常仪。凡享太庙及社稷诸神之祭，先期敕皇太子摄祭。其祀典神祇，太常寺于行在奏闻，遣官行礼。凡四夷来朝，循例赐宴，命礼部遣送行在所。凡诏书至，设龙亭仪仗大乐，百官朝服，出三山门外奉迎。皇太子冕服迎于午门前，至文华殿，行五拜三叩头礼，升殿展读。使者捧诏置龙亭中，皇太子送至午门外。礼部官置诏书云舆中，文武二品以上官迎至承天门，开读如仪。以鼓乐送使者诣会同馆。使者见皇太子，行四拜礼，赐宴于礼部。

十二年北征，复定制。常朝于文华殿视事，文武启事，俱达北京。嘉靖十八年南巡，命皇太子监国。时太子幼，命辅臣一人居守，军国机务悉听启行。

## 皇太孙监国

永乐八年，帝自北京北征。时皇太子已监国于南，乃命皇长孙居北京监国。时宣宗未冠，及冠始加称皇太孙云。

其制，每日皇长孙于奉天门左视事，侍卫如常仪。诸司有事，具启施行。若军机及王府要务，一启皇太子处分，一奏闻行在所。圣节，设香案于奉天殿，行礼如常仪。天下诸司表文俱诣北京。四夷朝贡俱送南京，武选及官民有犯，大者启皇太

子，小者皇长孙行之。皇亲有犯，启皇太子所。犯情重及谋逆者，实时拘执，命皇亲会问。不服，乃命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会皇亲再问，启皇太子，候车驾回京，奏请处分。

## 颁诏仪

凡颁命四方，有诏书，有赦书、有敕符、丹符，有制谕、手诏。诏赦，先于阙廷宣读，然后颁行。敕符等，则使者赍付所授官，秘不敢发。开读迎接，仪各不同。

洪武二十六年，定颁诏仪。设御座于奉天殿，设宝案于殿东，陈中和韶乐于殿内，设大乐于午门及承天门外，设宣读案于承天门上，西南向。清晨，校尉擎云盖于殿内帘前，百官朝服班承天门外，公侯班午门外，东西向。皇帝皮弁服，升殿如仪。礼部官捧诏书诣案前，用宝讫，置云盖中。校尉擎云盖，由殿东门出。大乐作，自东陛降，由奉天门至金水桥南午门外，乐作，公侯前导，迎至承天门上。鸣赞唱排班，文武官就位，乐作。四拜，乐止。宣读展读官升案，称有制，众官跪。礼部官捧诏书，授宣读官。宣讫，礼部官捧置云盖中。赞礼唱俯伏兴，乐作。四拜，乐止。舞蹈山呼，又四拜。仪礼司奏礼毕，驾兴。礼部官捧诏书分授使者，百官退。

嘉靖六年续定，鸿胪官设诏案，锦衣卫设云盖盘于奉天殿内东，别设云盘于承天门上。设彩舆于午门外，鸿胪官设宣读案于承天门上。百官入丹墀侍立，帝冕服升座，如朝仪。翰林院官捧诏书从，至御座前东立。百官入班，四拜，出至承天门外。赞颁诏，翰林院官捧诏书授礼部官，捧至云盘案上。校尉

擎云盖，俱从殿左门出，至午门外，捧诏置彩舆内。公侯伯三品以上官前导，迎至承天门上，宣读赞拜，俱如上仪。礼部官捧诏书授锦衣卫官，置云匣中，以彩索系之龙竿，颁降。礼部官捧置龙亭内，鼓乐迎至礼部，授使者颁行。隆庆六年，诏出至皇极门，即奏礼毕，驾还。

### 迎接诏赦仪

洪武中定。凡遣使开读诏赦，本处官具龙亭仪仗鼓乐，出郭迎。使者下马，奉诏书置龙亭中，南向，本处官朝服行五拜礼。众官及鼓乐前导，使者上马随龙亭后，至公廨门。众官先入，文武东西序立，候龙亭至，排班四拜。使者捧诏授展读官，展读官跪受，诣开读案。宣读讫，捧诏授朝使，仍置龙亭中。众官四拜，舞蹈山呼，复四拜毕。班首诣龙亭前，跪问皇躬万福，使者鞠躬答曰：“圣躬万福。”众官退，易服见使者，并行两拜礼。复具鼓乐送诏于官亭。如有出使官在，则先守臣行礼。

### 进书仪

进书仪惟《实录》最重。皇帝具衮冕，百官朝服，进表称贺。其余纂修书成，则以表进。重录书及玉牒，止捧进。兹详载进《实录》仪，余可推见云。

建文时，《太祖实录》成，其进仪无考。永乐元年，重修

《太祖实录》成。设香案于奉天殿丹陛正中，表案于丹陛之东，设宝舆于奉天门，设卤簿大乐如仪。史官捧《实录》置舆中，帝御殿如大朝仪。百官诣丹墀左右立，鸿胪官引宝舆至丹陛上，史官举《实录》置于案，遂入班。鸿胪官奏进《实录》，序班举《实录》案，以次由殿中门入，班首由左门入。帝兴，序班以《实录》案置于殿中。班首跪于案前，赞史官皆跪。序班并内侍官举《实录》案入谨身殿，置于中。帝复座。赞俯伏，班首俯伏，兴。复位，赞四拜。赞进表，序班举表案，由左门入，置于殿中。赞宣表，赞众官皆跪。宣讫，俯伏，兴，四拜，进《实录》官退于东班，百官入班。鸿胪官奏庆贺，各官四拜兴。赞有制，史官仍入班。赞跪，宣制云：“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功德光华，纂述详实。朕心欢庆，与卿等同之。”宣讫，俯伏兴，三舞蹈，又四拜，礼毕。

万历五年，《世祖实录》成，续定进仪。设宝舆、香亭、表亭于史馆前，帝衮冕御中极殿，百官朝服侍班。监修、总裁、纂修等官，朝服至馆前。监修官捧表置表亭中，纂修官捧《实录》置宝舆中，鸿胪官导迎。用鼓乐伞盖，由会极门下阶，至桥南，由中道行。监修、总裁等官随表亭后，由二桥行至皇极门。《实录》舆由中门入，表亭由左门入，至丹墀案前。监修官捧表置于案，纂修官捧《实录》置于案，俱侍立于石墀东。内殿百官行记讫，帝出御皇极殿。监修、总裁等官入，进《实录》、进表俱如永乐仪。次日，司礼监官自内殿送《实录》下殿，仍置宝舆中，用伞盖，与监修总裁官同送皇史宬尊藏。

#### 进表笺仪

明初定制，凡王府遇圣节及冬至、正旦，先期陈设毕。王冕服就位四拜，诣香案前跪。进表讫，复位，四拜，三舞蹈，山呼，又四拜。百官朝服随班行礼。进中宫笺仪如之，惟不舞

蹈山呼。进皇太子笺，王皮弁服，行八拜礼，百官朝服随班行礼。

凡进贺表笺，皇子封王者，于天子前自称曰“第几子某王某”，称天子曰“父皇陛下”，皇后曰“母后殿下”。若孙，则自称曰“第几孙某王某”，称天子曰“祖父皇帝陛下”，皇后曰“祖母皇后殿下”。若弟，则自称曰“第几弟某封某”，称天子曰“大兄皇帝陛下”，皇后曰“尊嫂皇后殿下”。侄则自称曰“第几侄某封某”，称天子曰“伯父皇帝陛下”，“叔父皇帝陛下”，皇后曰“伯母皇后殿下”，“叔母皇后殿下”。若尊属，则自称曰“某封臣某”，称天子曰“皇帝陛下”，皇后曰“皇后殿下”。若从孙以下，则称“从孙、再从孙、三从孙某封某”，皆称皇帝皇后曰“伯祖、叔祖皇帝陛下”，“伯祖母、叔祖母皇后殿下”。至世宗时，始令各王府表笺，俱用圣号，不得用家人礼。

凡在外百官进贺表笺，前一日，结彩于公廡及街衢。文武官各斋沐，宿本署。清晨，设龙亭于庭中，设仪仗鼓乐于露台，设表笺案于龙亭前，香案于表笺案前，设进表笺官位于龙亭东。鼓初严，各官具服。次严，班首具服诣香案前，涂印用印讫，以表笺置于案，退立幕次。三严，各官入班四拜，班首诣香案前。赞跪，众官皆跪。执事者以表笺跪授班首，班首跪授进表官，进表官跪受，置龙亭中。班首复位，各官皆四拜，三舞蹈，山呼，四拜。金鼓仪仗鼓乐百官前导，进表官在龙亭后东。至郊外，置龙亭南向，仪仗鼓乐陈列如前，文武官侍立。班首取表笺授进表官，进表官就于马上受表，即行，百官退。

《记》曰：“乡饮酒之礼废，则争斗之狱繁矣。”故《仪礼》所记，惟乡饮之礼达于庶民。自周迄明，损益代殊，而其礼不废。洪武五年，诏礼部奏定乡饮礼仪，命有司与学官率士

大夫之老者，行于学校，民间里社亦行之。十六年，诏班《乡饮酒礼图式》于天下，每岁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于儒学行之。

其仪，以府州县长吏为主，以乡之致仕官有德行者一人为宾。择年高有德者为僎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三宾，又其次为众宾，教职为司正。赞礼、赞引、读律，皆使能者。前期，设宾席于堂北两楹之间，少西，南面；主席于阼阶上，西面；介席于西阶上，东面；僎席于宾东，南面；三宾席于宾西，南面。皆专席不属。众宾六十以上者，席于西序，东面北上。宾多则设席于西阶，北面东上；僚佐席于东序，西面北上。设众宾五十以下者位于堂下西阶之西，当序，东面北上。宾多则又设位于西阶之南，北面东上。司正及读律者，位于堂下阼阶之南，北面西上。设主之赞者位于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设主及僚佐以下次于东廊，宾介及众宾次于庠门之外，僎次亦在门外。设酒尊于堂上东南隅，加勺幂，用葛巾；爵洗于阼阶下东南；篚一于洗西，实以爵觶；盥洗在爵洗东。设卓案于堂上下席位前，陈豆于其上。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堂下者二豆。主人豆如宾之数，皆实以菹醢。至期，宾将及门，执事者进报曰：“宾至。”主人率僚属出迎于门外，主西面，宾以下皆东面。三揖三让，而后升堂，相向再拜，升坐。执事者报僎至，迎坐如前仪。赞礼唱司正扬觶。司正诣盥洗位，次诣爵洗位，取觶于篚，洗觶。升自西阶，诣尊所酌酒，进两楹之间，北面立。在坐者皆起，司正揖，僎宾以下皆报揖。司正乃举觶，言曰：“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竭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无或废坠，以忝所生。”言毕，赞礼唱司正饮酒。饮毕，揖报如初。司正复位，

僎宾以下皆坐。赞礼唱读律令，执事举律令案于堂之中。读律令者诣案前，北向立读，皆如扬觶仪。有过之人俱赴正席立听，读毕复位。赞礼唱供饌，执事者举饌案至宾前，次僎，次介，次主，三宾以下各以次举讫。赞礼唱献宾，主降诣盥洗及爵洗位，洗爵酌酒，至宾前，置于席。稍退，两拜，宾答拜。又诣僎前，亦如之。主退复位。赞礼唱宾酬酒，宾起，僎从之，诣盥洗爵洗位如仪。至主前，置爵。宾、僎、主皆再拜，各就坐。执事者于介、三宾、众宾以下，以次斟酒讫。赞礼唱饮酒，或三行，或五行。供汤三品毕。赞礼唱彻饌，在坐者皆兴。僎、主、僚属居东，宾、介、三宾、众宾居西，皆再拜。赞礼唱送宾，以次下堂，分东西行，仍三揖出庠门而退。里中乡饮略同。

二十二年，命凡有过犯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善良之中，着为令。

三曰宾礼，以待蕃国之君长与其使者。宋政和间，详定五礼，取《周官·司仪》掌九仪宾客摈相，诏王南乡以朝诸侯之义，故以朝会议列为宾礼。按古之诸侯，各君其国，子其民，待以客礼可也，不可与后世之臣下等。兹改从其旧，而百官庶人相见之礼附焉。

## 蕃王朝贡礼

蕃王入朝，其迎劳宴飧之礼，惟唐制为详。宋时，蕃国皆遣使入贡，所接见惟使臣而已。

明洪武二年定制：凡蕃王至龙江驿，遣侍仪、通赞二人接伴。馆人陈蕃王座于厅西北，东向。应天府知府出迎，设座于厅东南，西向。以宾主接见。宴毕，知府还，蕃王送于门外。

明日，接伴官送蕃王入会同馆，礼部尚书即馆宴劳。尚书至，蕃王服其国服相见。宴飨迎送俱如龙江驿。酒行，用乐。明日，中书省奏闻，命官一员诣馆，如前宴劳。侍仪司以蕃王及从官具服，于天界寺习仪三日，择日朝见。设蕃王及从官次于午门外，蕃王拜位于丹墀中道，稍西，从官在其后。设方物案于丹墀中道东西。知班二，位于蕃王拜位北，引蕃王舍人二，位于蕃王北，引蕃王从官舍人二，位于蕃王从官北，俱东西相向。鼓三严，百官入侍。执事举方物案，蕃王随案由西门入，至殿前丹墀西，俟立。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殿。蕃王及从官各就拜位，以主物案置拜位前。赞四拜讫，引班导蕃王升殿。宣方物官以方物状由西陛升，入殿西门，内赞引至御前。赞拜，蕃王再拜，跪，称贺致词。宣方物官宣状。承制官宣制讫，蕃王俯伏，兴，再拜，出殿西门，复位。赞拜，蕃王及其从官皆四拜。礼毕，皇帝兴，蕃王以下出。乐作乐止皆如常。见皇太子于东宫正殿，设拜位于殿外。皇太子皮弁服升座，蕃王再拜，皇太子立受。蕃王跪称贺，致词讫，复位再拜，皇太子答拜。蕃王出，其从官行四拜礼。见亲王，东西相向再拜，王答拜。俱就座，王座稍北。礼毕，揖而出。见丞相、三公、大都督、御史大夫皆钧礼。蕃王陛辞，如朝见仪，不传制。中书省率礼部官送龙江驿，宴如初。

二十七年四月，以旧仪烦，命更定。凡蕃国来朝，先遣礼部官劳于会同馆。明日，各具其国服，如尝赐朝服者则服朝服，于奉天殿朝见。行八拜礼毕，即诣文华殿朝皇太子，行四拜礼。见亲王亦如之，王立受，答后二拜。从官随蕃王后行礼。凡遇宴会，蕃王居侯伯之下。

凡蕃国遣使朝贡，至驿，遣应天府同知礼待。明日至会同馆，中书省奏闻，命礼部侍郎于馆中礼待如仪。宴毕，习仪三

日，择日朝见。陈设仪仗及进表，俱如仪。承制官诣使者前，称有制。使者跪，宣制曰：“皇帝问使者来时，尔国王安否？”使答毕，俯伏，兴，再拜。承制官称有后制，使者跪。宣制曰：“皇帝又问，尔使者远来勤劳。”使者俯伏，兴，再拜。承制官复命讫，使者复四拜。礼毕，皇帝兴，乐作止如仪。见东宫四拜，进方物讫，复四拜。谒丞相、大都督、御史大夫，再拜。献书，复再拜。见左司郎中等，皆钧礼。

凡锡宴，陈御座于谨身殿。设皇太子座于御座东，诸王座于皇太子下，西向，设蕃王座于殿西第一行，东向，设文武官座于第二、第三行，东西向。酒九行，上食五次，大乐、细乐间作，呈舞队。蕃国从官坐于西庑下，酒数食品同，不作乐。东宫宴蕃王，殿上正中设皇太子座，设诸王座于旁，东西向；蕃王座于西偏，诸王之下，东向；三师、宾客、谕德位于殿上第二行，东西向；蕃王从官及东宫官位于西庑，东向北上。和声郎陈乐，光禄寺设酒馔，俱如谨身殿仪。或宰相请旨宴劳，则设席于中书省后堂，宾西主东。设蕃王从官及左右司官坐于左司。教坊司陈乐于堂及左司南楹。蕃王至省门外，省官迎入，从官各从其后。升阶就坐，酒七行，食五品，作乐，杂陈诸戏。宴毕，省官送至门外。都督府御史台宴如之。其宴蕃使，礼部奉旨锡宴于会同馆。馆人设坐次及御酒案，教坊司设乐舞，礼部官陈龙亭于午门外。光禄寺官请旨取御酒，置龙亭，仪仗鼓乐前导。至馆，蕃使出迎于门外。执事者捧酒由中道入，置酒于案。奉旨官立于案东，称有制，使者望阙跪。听宣毕，赞再拜。奉旨官酌酒授使者，北面跪饮毕，又再拜。各就坐，酒七行，汤五品，作乐陈戏如仪。宴毕，奉旨官出，使者送至门外。皇太子锡宴，则遣宫官礼待之。省府台亦置酒宴会，酒五行，食五品，作乐，不陈戏。

## 遣使之蕃国仪

凡遣使、赐玺绶及问遣庆吊，自汉始。唐使外国，谓之入蕃使，宋谓之国信使。明祖既定天下，分遣使者奉诏书往谕诸国，或降香币以祀其国之山川。抚柔之意甚厚，而不伤国体，视前代为得。

，凡遣使，翰林院官草诏。至期，陈设如常仪。百官入侍，皇帝御奉天殿。礼部官捧诏书，尚宝司奏用宝，以黄销金袱裹置盘中，置于案。使者就拜位四拜，乐作止如仪。承制官至丹陛称有制，使者跪。宣制曰：“皇帝敕使尔某诏谕某国，尔宜恭承朕命。”宣讫，使者俯伏，兴，四拜。礼部官奉诏降自中陛，以授使者。使者拜出午门，置龙亭内。驾兴，百官出。

使者入蕃国境，先遣人报于王，王遣使远接。前期于国门外公馆设幄结彩，陈龙亭香案，备金鼓仪仗大乐。又于城内街巷结彩，设阙亭于王殿上，设香案于其前。设捧诏官位殿陛之东北，宣诏展诏官以次南，俱西向。诏使至，迎入馆。王率国中官及耆老出迎于国门外，行五拜礼。仪仗鼓乐导龙亭入，使者随之。至殿上，置龙亭于正中。使者立香案东，蕃王位殿庭中北向，众官随之。使者南向立，称有制，蕃王以下皆四拜。蕃王升自西阶，诣香案前跪。三上香，俯伏，兴，众官同。蕃王复位。使者诣龙亭前，取诏书授捧诏官。捧诏官捧诣开读案，授宣诏官。宣诏官受诏，展诏官对展，蕃王以下皆跪听。宣讫，仍以诏置龙亭。蕃王以下皆俯伏，兴，四拜，三舞蹈，复四拜。凡拜皆作乐。礼毕，使者以诏书付所司颁行。蕃王与使者分宾主行礼。

其赐蕃王印绶及礼物，宣制曰：“皇帝敕使尔某，授某国

王印绶，尔其恭承朕命。”至蕃国，宣制曰：“皇帝敕使某，持印赐尔国王某，并赐礼物。”余如仪。

### 蕃国遣使进表仪

洪武二年定。所司于王宫及国城街巷结彩，设阙庭于殿上正中。前设表笏案，又前设香案。使者位于香案东，捧表笏二人于香案西。设龙亭于殿庭南正中，仪仗鼓乐具备。清晨，司印者陈印案于殿中，涤印讫，以表笏及印俱置于案。王冕服，众官朝服。诣案前用印毕，用黄袱裹表，红袱裹笏，各置于匣中，仍各以黄袱裹之。捧表笏官捧置于案。引礼引王至殿庭正中，众官位其后。赞拜，乐作。再拜，乐止。王诣香案前跪，众官皆跪，三上香讫。捧表官取表东向跪进王，王授表以进于使者。使者西向跪受，兴，置于案。赞兴，王复位。赞拜，乐作，王与众官皆四拜。乐止，礼毕。捧表笏官捧表前行。置于龙亭中，金鼓仪仗鼓乐前导。王送至宫门外，还；众官朝服送至国门外。使者乃行。

### 品官相见礼

凡官员揖拜，洪武二十年定，公、侯、驸马相见，各行两拜礼。一品官见公、侯、驸马，一品官居右，行两拜礼，公、侯、驸马居左，答礼。二品见一品亦如之。三品以下仿此。若三品见一品，四品见二品，行两拜礼。一品二品答受从宜，余

品仿此。如有亲戚尊卑之分，从行私礼。三十年令，凡百官以品秩高下分尊卑。品近者行礼，则东西对立，卑者西，高者东。其品越二、三等者，卑者下，尊者上。其越四等者，则卑者拜下，尊者坐受，有事则跪白。

凡文武官公聚，各依品级序坐。若资品同者，照衙门次第。若王府官与朝官坐立，各照品级，俱在朝官之次。成化十四年定，在外总兵、巡抚官位次，左右都督与左右都御史并，都督同知与副都御史并，都督僉事与僉都御史并，俱文东武西。伯以上则坐于左。十五年复位，都御史系总督及提督军务者，不分左右副僉，俱坐于左。总兵官虽伯，亦坐于右。

凡官员相遇回避，洪武三十年定，驸马遇公侯，分路而行。一品、二品遇公、侯、驸马，引马侧立，须其过。二品见一品，趋右让道而行。三品遇公、侯、驸马，引马回避，遇一品引马侧立，遇二品趋右让道而行。四品遇一品以上官，引马回避，遇二品引马侧立，遇三品趋右让道而行。五品至九品，皆视此递差。其后尽遵行。文职虽一命以上，不避公、侯、勋戚大臣；而其相回避者，亦论官不论品秩矣。

凡属官见上司，洪武二十年定，属官序立于堂阶之上，总行一揖，上司拱手，首领官答揖。其公干节序见上司官，皆行两拜礼，长官拱手，首领官答礼。

凡官员公座，洪武二十年定，大小衙门官员，每日公座行肃揖礼。佐贰官揖长官，长官答礼。首领官揖长官、佐贰官，长官、佐贰官拱手。

## 庶人相见礼

洪武五年令，凡乡党序齿，民间士农工商人等平居相见及岁时宴会谒拜之礼，幼者先施。坐次之列，长者居上。十二年令，内外官致仕居乡，惟于宗族及外祖妻家序尊卑，如家人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须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凌侮者论如律。二十六年定，凡民间子孙弟侄甥婿见尊长，生徒见其师，奴婢见家长，久别行四拜礼，近别行揖礼。其余亲戚长幼悉依等第，久别行两拜礼，近别行揖礼。平交同。

## 志第三十三

### 礼十一（军礼）

亲征遣将禡祭受降奏凯献俘论功行赏大阅大射救日伐鼓四曰军礼。亲征为首，遣将次之。方出师，有禡祭之礼。及还，有受降、奏凯献俘、论功行赏之礼。平居有阅武、大射之礼。而救日伐鼓之制，亦以类附焉。

### 亲征

洪武元年闰七月，诏定军礼。中书省臣会儒臣言：古者天子亲征，所以顺天应人，除残去暴，以安天下。自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此其始也。周制，天子亲征，则类于上帝，宜于大社，造于祖庙，禡于所征之地，及祭所过山川。师还，则奏凯献俘于庙社。后魏有宣露布之制。唐仍旧典，宋亦间行焉。于是历考旧章，定为亲征礼奏之。前期，择日祭告天地神祠行禡祭礼。凡所过山川岳镇海渚用太牢，其次少牢，又次特牲。若行速，止用酒脯，祭器笾豆各一。前期，斋一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省牲视涤。祭之日，服武弁，行一献礼。凯旋，告祭宗社，礼与出师同。献俘庙社，以露布诏天下，然后论功行赏。永乐、宣德、正统间，率遵用之。

正德十四年，帝亲征宸濠，礼部上祭告仪注如旧。帝令祭祀俱遣官代。及疏请遣官，有旨勿遣。其颁诏，亦如旧制。明年十一月将凯旋，礼臣言：“宸濠悖逆，皇上亲统六师，往正其罪，与宣德间亲征汉庶人高煦故事相同。但一切礼仪无从稽考。请于师还之日，圣驾从正阳门入，遣官告谢天地庙社。驾诣奉先殿、几筵殿，谒见毕，朝见皇太后。次日早，御午门楼，百官朝见，行献俘礼。择日诏告天下。”十二月，帝还京，百官迎于正阳门外，帝戎服乘马入。

## 遣将

洪武元年，中书省臣会官议奏，王者遣将，所以讨有罪，除民害也。《书》称大禹徂征，《诗》美南仲薄伐。《史记》引《兵书》曰：“古王者之遣将，跪而推毂。”汉高命韩信为将，设坛具礼。北齐亲授斧钺。唐则告于庙社，又告太公庙。宋则授旌节于朝堂，次告庙社，又禡祭黄帝。今定遣将礼，皇帝武弁服，御奉天殿。大将军入就丹墀，四拜，由西陛入殿，再拜跪。承制官宣制，以节钺授大将军。大将军受之，以授执事者，俯伏，兴，再拜出。降陛，复位，四拜。驾还宫，大将军出。至午门外勒所部将士，建旗帜，鸣金鼓，正行列，擎节钺。奏乐前导，百官以次送出。造庙宜社之礼，即命大将军具牲币，行一献礼，与遣官祭告庙社仪同。其告武成王庙仪，前二日，大将省牲。祭日，大将于幕次盥祝版，入就位，再拜。诣神位前上香、奠帛、再拜。进熟酌献，读祝，再拜。诣位，再拜。饮福受胙，复再拜。彻豆，望燎。其配位，亦大将行礼。两庑陪祀，诸将分献。

## 禡祭

亲征前期，皇帝及大将陪祭官皆斋一日。前一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省牲，诣神厨，视鼎饗涤溉。执事设军牙六熏于庙中之北，军牙东，六熏西，笾豆十二，簠簋各二，刚登俎各三。设瘞坎位于神位西北，设席于坎前。上置酒碗五，雄鸡五，余陈设如常仪。祭日，建牙旗六熏于神位后。皇帝服武弁，自左南门入。至庙庭南，正中北向立。大将及陪祭官分文武重行班于后。迎神，再拜，奠币。行初献礼，先诣军牙神位前，再诣六熏神位前，俱再拜。亚献、终献如之。惟初献读祝，诣饮福位，再拜饮福，受胙，又再拜。掌祭官彻豆，赞礼唱送神，复再拜。执事官各以祝币，掌祭官取饌诣燎所，太常奏请望燎。执事杀鸡，刺血于酒碗中，酌神。燎半，奏礼毕，驾还。若遣将，则于旗熏庙坛行三献礼。大将初献，诸将亚献、终献。

## 受降

洪武四年七月，蜀夏明升降表至京师，太祖命中书集议受降礼。省部请如宋太祖受蜀主孟昶降故事，拟明升朝见日，皇帝御奉天门，升等于午门外跪进待罪表。侍仪使捧表入，宣表官宣读讫，承制官出传制。升等皆俯伏于地，侍仪舍人掖升起，其属官皆起，跪听宣制释罪。升等五拜，三呼万岁。承制官传制，赐衣服冠带。侍仪舍人引升入丹墀中四拜。侍仪使传旨，升跪听宣谕，俯伏四拜，三呼万岁，又四拜出。百官行贺礼。

帝以昶专治国政，所为奢纵，升年幼，事由臣下，免其叩头伏地上表请罪礼，惟命升及其官属朝见，百官朝贺。

### 奏凯献俘

凡亲征，师还，皇帝率诸将陈凯乐俘馘于庙南门外，社北门外。告祭庙社，行三献礼，同出师仪。祭毕，以俘馘付刑部，协律郎导乐以退。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升午门楼，以露布诏天下，百官具朝服以听，仪与开读诏赦同。

大将奏凯仪。先期，大都督以露布闻。内使监陈御座于午门楼上前楹，设奏凯乐位于楼前，协律郎位于奏凯乐北，司乐位于协律郎南。又设献俘位于楼前少南，献俘将校位于其北，刑部尚书奏位于将校北，皆北向。又设刑部尚书受俘位于献俘位西，东向。设露布案于内道正中，南向。受露布位于案东，承制位于案东北，俱西向。宣露布位于文武班南，北向。至日清晨，先陈凯乐俘馘于庙社门外，不奏歌曲。俟告祭礼毕，复陈乐于午门楼前，将校引俘侍立于兵仗之外，百官入侍立位。皇帝常服升楼，侍卫如常仪。大将于楼前就位，四拜。诸将随之，退，就侍立位。赞奏凯乐，协律郎执麾引乐工就位，司乐跪请奏凯乐。协律郎举麾，鼓吹振作，编奏乐曲。乐止，赞宣露布。承制官以露布付受露布官，引礼引诣案跪受，由中道南行，以授宣露布官。宣讫，付中书省颁示天下。将校引俘至位，刑部尚书跪奏曰：“某官某以某处所俘献，请付所司。”奏讫，退复位。其就刑者立于西厢，东向，以付刑官。其宥罪者，楼上承制官宣旨，有敕释缚。楼下承旨，释讫，赞礼赞所释之俘谢恩，皆四拜三呼，将校以所释俘退。如有所赐，就宣旨赐之。

大将以下就拜位，舞蹈山呼如常仪。班前稍前跪，称贺致词讫，百官复四拜，礼毕还宫。

洪武三年六月，左副将军李文忠北征大捷，遣官送所俘元孙买的里八剌及宝册至京师。百官请行献俘礼。帝不许，事详《本纪》。止令服本俗服，朝见毕，赐中国衣冠就谢。复谓省臣曰：“故国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礼，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入见中宫，赐中国服就谢。十一月，大将军徐达及文忠等师还，车驾出劳于江上。明日，达率诸将上《平沙漠表》。帝御奉天殿，皇太子亲王侍，百官朝服陪列，达、文忠奉表贺。礼成，退自西阶。皇太子亲王入贺。后定，凡大捷，择日以宣，其日不奏事，百官吉服贺，即日遣官荐告郊庙。中捷以下，止宣捷，不祭告庆贺。

永乐四年定，凡捷，兵部官以露布奏闻，大将在军则进露布官行礼，次日行开读礼，第三日行庆贺礼，余如前仪。武宗征宸濠还，礼部上献俘仪，值帝弗豫，不果行。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叛贼王三屡导吉囊入犯大同，官军计擒之。遣官谢南北郊、景神殿、太社稷。择日献俘，百官表贺。天启二年，四川献逆犯樊友邦等，山东献逆犯徐鸿儒等，俱遣官告祭郊庙，御楼献俘。

## 论功行赏

凡凯还，中书省移文大都督府，兵部具诸将功绩，吏部具勋爵职名，户、礼二部具赏格。中书集六部论定功赏，奏取上裁。前期，陈御座香案于奉天殿，设宝案诏书案于殿中，诰命案于丹陛正中之北，宣制案于诰命案之北。吏、户、礼三部尚

书位于殿上东南，大都督、兵部尚书位于殿上西南，应受赏官拜位于丹墀中，序立位于丹墀西南，受赏位于诰命案之南，受赏执事位于受赏官序立位之西。每官用捧诰命、捧礼物各一人，俱北向。余陈设如朝仪。是日，鼓三严，执事官各就位。皇帝衮冕升座，皇太子诸王衮冕，自殿东门入侍立，受赏官入就拜位，四拜。承制官跪承制，由殿中门出，吏、户、礼尚书由殿西门出，立于诰命案东。承制官南向称有制，受赏官皆跪，宣制曰：“朕嘉某等为国建功，宜加爵赏。今授以某职，赐以某物，其恭承朕命。”宣毕，受赏官俯伏，兴，再拜。唱行赏，受赏官第一人诣案前跪，吏部尚书捧诰命，户部尚书捧礼物，各授受赏官。受赏官以授左右，俯伏，兴，复位。余官以次受赏讫，承制官、吏部尚书等俱至御前复命，退复位。受赏官皆再拜，三舞蹈，山呼。俯伏，兴，复四拜。礼毕，皇帝还宫。各官出，至午门外，以诰命礼物置于龙亭，用仪仗鼓乐各送还本第。明日进表称谢，如常仪。

## 大阅

宣德四年十月，帝将阅武郊外，命都督府整兵，文武各堂上官一员、属官一员扈从。正统间，或阅于近郊，于西苑，不着令。隆庆二年，大学士张居正言：“祖宗时有大阅礼，乞亲临校阅。”兵部引宣宗、英宗故事，请行之。命于明年八月举行。及期，礼部定仪。

前期一日，皇帝常服告于内殿，行四拜礼，如出郊仪。司设监设御幄于将台上，总协戎政大臣、巡视科道督率将领军兵预肃教场。至日早，遣官于教场祭旗纛之神。三大营官军具甲

仗，将官四员统马兵二千扈驾。文臣各堂上官，科道掌印官、礼兵二科、礼部仪制司、兵部四司官、纠仪监射御史、鸿胪寺供奉官，武臣都督以上、锦衣卫堂上及南镇抚司掌印佾书官，俱大红便服，关领扈从，牙牌悬带，先诣教场。是日免朝。锦衣卫备卤簿。皇帝常服乘辇由长安左门出，官军导从，钲鼓振作。出安定门，至阅武门外。总协戎政官率大小将佐戎服跪迎，入将台下，北向序立。驾进阅武门，内中军举号炮三，各营钲鼓振作，扈从官序立于行宫门外。驾至门，降辇。兵部官导入行宫，鸣金止鼓，候升座。扈从官行一拜礼，传赐酒饭。各官谢恩出，将台下东西序立。兵部官奏请大阅。兵部、鸿胪寺官导驾登台，举炮三。京营将士叩头毕，东西侍立。总协戎政官列于扈从官之北，诸将列从官之南。兵部尚书奏请，令各营整棚人马。台上吹号笛，麾黄旗，总协戎政及将佐等官各归所部。兵部尚书请阅阵，举炮三。马步官军演阵，如常法。演毕，复吹号笛，麾黄旗，将士俱回营。少顷，兵部尚书请阅射。总协戎政官以下及听射公、侯、驸马、伯、锦衣卫等官，俱于台下较射。马三矢，步六矢，中的者鸣鼓以报，御史、兵部官监视纪录。把总以下及家丁、军士射，以府部大臣并御史、兵部官于东西厅较阅。枪刀火器等艺，听总协戎政官量取一队，于御前呈验。兵部尚书奏大阅毕，台下举号旗。总协戎政官及诸将领俱诣台下，北向序立。鸿胪寺官奏传制，赞跪。宣制讫，赞叩头。各官先退，出门外，赞扈从官行叩头礼。礼毕，驾回行宫，少憩，扈从等官趋至门内立。皇帝升辇。中军举炮三，各营皆鼓吹，卤簿及马兵导从如来仪，钲鼓与大乐相应振作。总协戎政以下候驾至，叩头退。马兵至长安左门外止。卤簿、大乐至午门外止。驾还，仍诣内殿参谒，如前仪。百官不扈从者，各吉服于承天门外桥南序立恭送，驾还，迎如之。次日，总协

戎政官以下表谢，百官侍班行称贺礼，如常仪。兵部以将士优劣及中箭多寡、教练等第奏闻。越二日，皇帝御皇极门，赐敕勉励将士。总协戎政官捧至彩舆，将士迎导至教场，开读行礼如仪。是日，即行赏赉并戒罚有差。次日，总协戎政官率将佐复谢恩。

诏如议行。驾还，乐奏《武成之曲》。

万历九年大阅，如隆庆故事。

## 大射

大射之礼，后世莫讲，惟《宋史》列于嘉礼。至《明集礼》则附军礼中，《会典》亦然。

其制洪武三年定。凡郊庙祭祀，先期行大射礼，工部制射侯等器。其射鹄有七。虎鹄五采，天子用之。熊鹄五采，皇太子用之。豹鹄五采，亲王用之。豹鹄四采，文武一品、二品者用之。糝鹄三采，三品至五品用之。狐鹄二采，六品至九品用之。布鹄无采，文武官子弟及士民俊秀用之。凡射时，置乏于鹄右。乏又名容，见《周礼·大司马》服不氏，职执旗及待获者以蔽身。设楛及韦，当射时置于前，以齐矢。设射中五。皮树中，天子大射用之。闾中，天子宴射用之。虎中，皇太子亲王射用之。兕中，一品至五品文武官用之。鹿中，六品至九品及文武官子弟士民俊秀通用之。其职事，设司正官二，掌验射者品级尊卑人力强弱而定耦，其中否则书于算，兵部官职之。司射二，掌先以强弓射鹄诱射，以鼓众气，武职官充之。司射器官二，掌辨弓力强弱，分为三等，验人力强弱以授，工部官职之。举爵者，掌以马湏授中者饮，光禄寺官职之。请射者，

掌定耦射。射毕，再请某耦射，侍仪司职之。待获者、掌矢纳于司射器者，以隶仆供其役。执旗者六人，掌于容后执五色旗。如射者中的，举红旗应之。中采，举采旗应之。偏西，举白旗。偏东，举青旗。过于鹄举黄旗。不及鹄，举黑旗。军士二人掌之。引礼二，掌引文武官进退，侍仪司舍人职之。

太祖又以先王射礼久废，弧矢之事专习于武夫，而文士多未解，乃诏国学及郡县生员皆令习射，颁仪式于天下。朔望则于公廡或闲地习之。其官府学校射仪，略仿大射之式而杀其礼。射位初三十步，自后累加至九十步。射四矢，以二人为耦。

永乐时有击球射柳之制。十一年五月五日幸东苑，击球射柳，听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观。分击球官为两朋，自皇太孙而下诸王大臣以次击射，赐中者币布有差。

## 救日伐鼓

洪武六年二月，定救日食礼。其日，皇帝常服，不御正殿。中书省设香案，百官朝服行礼。鼓人伐鼓，复圆乃止。月食，大都督府设香案，百官常服行礼，不伐鼓，雨雪云翳则免。

二十六年三月更定，礼部设香案于露台，向日，设金鼓于仪门内，设乐于露台下，各官拜位于露台上。至期，百官朝服入班，乐作，四拜兴，乐止，跪。执事者捧鼓，班首击鼓三声，众鼓齐鸣，候复圆，复行四拜礼。月食，则百官便服于都督府救护如仪。在外诸司，日食则于布政使司、府州县，月食则于都指挥使司、卫所，如仪。

隆庆六年，大丧。方成服，遇日食。百官先哭临，后赴礼部，青素衣、黑角带，向日四拜，不用鼓乐。

## 志第三十四

### 礼十二（凶礼一）

#### 山陵

次五曰凶礼。凡山陵、寝庙与丧葬、服纪及士庶丧制，皆以类编次。其谒陵、忌辰之礼，亦附载焉。

太祖即位，追上四世帝号。皇祖考熙祖，墓在凤阳府泗州贛城北，荐号曰祖陵。设祠祭署，置奉祀一员，陵户二百九十三。皇考仁祖，墓在凤阳府太平乡。太祖至濠，尝议改葬，不果。因增土以培其封，令陵旁故人汪文、刘英等二十家守视。洪武二年荐号曰英陵，后改称皇陵。设皇陵卫并祠祭署，奉祀一员、祀丞三员，俱勋旧世袭。陵户三千三百四十二，直宿洒扫。礼生二十四人。四年，建祖陵庙。仿唐、宋同堂异室之制，前殿寝殿俱十五楹，东西旁各二，为夹室，如晋王肃所议。中三楹通为一室，奉德祖神位，以备裕祭。东一楹奉懿祖，西一楹奉熙祖。十九年，命皇太子往泗州修缮祖陵，葬三祖帝后冠服。

三十一年，太祖崩。礼部定议，京官闻丧次日，素服、乌纱帽、黑角带，赴内府听遗诏。于本署斋宿，朝晡诣几筵哭。越三日成服，朝晡哭临，至葬乃止。自成服日始，二十七日除。命妇孝服，去首饰，由西华门入哭临。诸王、世子、王妃、郡

主、内使、宫人俱斩衰三年，二十七月除。凡临朝视事，素服、乌纱帽、黑角带，退朝衰服。群臣麻布员领衫麻布冠、麻经、麻鞋。命妇麻布大袖长衫，麻布盖头。明器如卤簿。神主用栗，制度依家礼。行人颁遗诏于天下。在外百官，诏书到日，素服、乌纱帽、黑角带，四拜。听宣读讫，举哀，再四拜。三日成服，每旦设香案哭临，三日除。各遣官赴京致祭，祭物礼部备。孝陵设神宫监并孝陵卫及祠祭署。建文帝诏行三年丧，事在《本纪》。以遭革除，丧葬之制皆不传。

文帝崩于榆木川，遗诏一遵太祖遗制。京师闻讣，皇太子以下皆易服。宫中设几筵，朝夕哭奠。百官素服，朝夕哭临思善门外。礼部定丧礼，宫中自皇太子以下及诸王、公主，成服日为始，斩衰三年，二十七月除。服内停音乐、嫁娶、祭礼，止停百日。文武官闻丧之明日，诣思善门外哭，五拜三叩头，宿本署，不饮酒食肉。四日衰服，朝夕哭临三日，又朝临十日。衰服二十七日。凡入朝及视事，白布裹纱帽、垂带、素服、腰经、麻鞋。退朝衰服，二十七日外，素服、乌纱帽、黑角带，二十七月而除。听选办事等官衰服，监生吏典僧道素服，赴顺天府，朝夕哭临三日，又朝临十日。命妇第四日由西华门入，哭临三日，俱素服，二十七日除。凡音乐祭祀，并辍百日。婚嫁，官停百日，军民停一月。军民素服，妇人素服不妆饰，俱二十七日。在外以闻丧日为始，越三日成服，就本署哭临，余如京官。命妇素服举哀三日，二十七日除。军民男女皆素服十三日，余俱如京师。凡京官服，给麻布一匹自制。四夷使臣，工部造与。诸王公主遣官及内外文武官诣几筵祭祀者，光禄寺备物，翰林院撰文，礼部引赴思善门外行礼。京城闻丧日为始，寺观各鸣钟三万杵，禁屠宰四十九日。丧将至，文武官衰服，军民素服赴居庸关哭迎。皇太子、亲王及群臣皆衰服哭迎于郊。

至大内，奉安于仁智殿，加敛，奉纳梓宫。遣中官奉大行皇帝遗衣冠。作书赐汉王、赵王。礼臣言：“丧服已逾二十七日，请如遗命，以日易月。”帝以梓宫在殡，不忍易，素冠、麻衣、麻经视朝，退仍衰服，群臣听其便。

十二月，礼部进葬祭仪：发引前三日，百官斋戒。遣官以葬期告天地宗社，皇帝衰服告几筵，皇太子以下皆衰服随班行礼。百官衰服朝一临，至发引止。前一日，遣官祭金水桥、午门、端门、承天门、大明门、德胜门并所过河桥、京都应祀神祇及经过应祀神祠，仪用酒果肴饌。是夕，设辞奠，帝后太子以下皆衰服，以序致祭。司礼监、礼部、锦衣卫命执事者设大升輦、陈葬仪于午门外并大明门外。将发，设启奠。皇帝暨皇太子以下衰服四拜。奠帛、献酒、读祝，四拜。举哀，兴，哀止，望瘞。执事者升，彻帷幙，拂拭梓宫，进龙輶于几筵殿下。设神亭、神帛舆、谥册宝舆于丹陛上，设祖奠如启奠仪。皇帝诣梓宫前，西向立。皇太子、亲王以次侍立。内侍于梓宫前奏，请灵驾进发，捧册宝、神帛置舆中；次铭旌出；执事官升梓宫，内执事持翼左右蔽。降殿，内侍官请梓宫升龙輶，执事官以彩帷幕梓宫，内侍持伞扇侍卫如仪。旧御仪仗居前，册宝、神帛、神亭、铭旌以次行。皇帝由殿左门出，后妃、皇太子、亲王及宫妃后随。至午门内，设遣奠，如祖奠仪。内侍请灵驾进发，皇帝以下哭尽哀，俱还宫。梓宫至午门外，礼官请梓宫升大升輦。执事官奉升輦讫，礼官请灵驾进发。皇太子、亲王以下哭送出端门外，行辞祖礼。执事官设褥位于太庙帛香案前。皇太子易常服，捧神帛，由左门入，至褥位跪，置神帛于褥，兴，正立于神后跪。礼官跪于左，奏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谒辞。皇太子俯伏，兴。赞五拜三叩头毕，皇太子捧神帛兴，以授礼官。礼官安舆中，请灵驾进发。皇太

子仍丧服，亲王以下随行。梓宫由大明中门出，皇太子以下由左门出，步送至德胜门外，乘马至陵，在途朝夕哭奠临。诸王以下及百官、军民耆老、四品以上命妇，以序沿途设祭。文武官不系山陵执事者悉还。至陵，执事官先陈龙輶于献殿门外，俟大升輦至。礼官请灵驾降輦，升龙輶诣献殿。执事官奉梓宫入，皇太子、亲王由左门入，安奉讫，行安神礼。皇太子四拜，兴，奠酒，读祝。俯伏，兴，四拜，举哀。亲王以下陪拜，如常仪。遣官祀告后土并天寿山，设迁奠礼，如上仪。将掩玄宫，皇太子以下诣梓宫前跪。内侍请灵驾赴玄宫，执事官奉梓宫入皇堂。内侍捧册宝置于前，陈明器，行赠礼。皇太子四拜兴，奠酒，进赠。执事官捧玉帛进于右，皇太子受献，以授内执事，捧入皇堂安置。俯伏，兴，四拜，举哀，遂掩玄宫。行殓礼，如迁奠仪。遣官祀谢后土及天寿山。设香案玄宫门外，设题主案于前，西向。设皇太子拜位于前，北向。内侍盥手奉主置案上，题主官盥手西向题毕，内侍奉主安于神座，藏帛箱中。内侍奏请太宗文皇帝神灵上神主。赞四拜，兴，献酒，读祝。俯伏，兴，四拜，举哀。内侍启榑受主讫，请神主降座升舆。至献殿，奏请神主降舆升座，行初虞礼。皇太子四拜，初献，奠帛酒，读祝，俯伏，兴。亚献、终献，四拜，举哀，望瘞。内官捧神帛箱埋于殿前，焚凶器于野。葬日初虞，柔日再虞，刚日三虞，后间日一虞，至九虞止。在途，皇太子行礼。还京，皇帝行礼。

神主将还，内侍请神主降座升舆，仪仗侍卫如仪。皇太子随，仍朝夕奠。至京，先于城外置幄次，列仪卫，鼓吹备而不作。百官衰服候城外，主入幄次，百官序列，五拜三叩首。神主行，百官从。至午门外，皇帝衰服迎于午门内，举哀，步导主升几筵殿。皇帝立殿上，内侍请神主降舆升座，行安神礼。

皇帝四拜，兴，奠酒，读祝。俯伏，兴，四拜，举哀。皇太子以下陪拜。百官于思善门外行礼如仪。明日，百官行奉慰礼。

卒哭用虞祭后刚日，礼同虞祭，自是罢朝夕奠。祔飧用卒哭之明日，太常寺设醴饌于太庙，如时飧仪，乐设而不作。设仪卫伞扇于午门外，内侍进御辇于几筵殿前，皇帝衰服四拜，举哀。兴，哀止，立于拜位之东，西向。内侍请神主降座升辇，诣太庙祔飧。至思善门外，皇帝易祭服，升辇，随至午门外，诣御辇前跪。太常卿奏请神主降辇，皇帝俯伏，兴，捧主由左门入，至丹陛上。典仪唱“太宗文皇帝谒庙”。至庙前，内侍捧主至褥位，皇帝于后行八拜礼。每庙俱同。内侍捧主北向，太常卿立坛东，西向。唱“赐坐”，皇帝搢圭，奉神主安于座，诣拜位行祭礼，如时飧仪。太常卿奏请神主还几筵，皇帝捧主由庙左门出，安奉于御辇。皇帝升辇随，至思善门降辇，易衰服，随至几筵殿前。内侍请神主降辇，升座。皇帝由殿左门入，行安神礼毕，释服还宫。明日，百官素服行奉慰礼。

大祥，奉安神主于太庙，礼详庙制。皇帝祭告几筵殿，皇太后、皇后以下各祭一坛，王府遣官共祭一坛，在京文武官祭一坛。自神主出几筵殿，内侍即撤几筵、帷幄，焚于思善门外。禫祭，遣亲王诣陵行礼。

洪熙元年，仁宗崩。皇太子还自南京，至良乡，宫中始发丧，宣遗诏。文武官常服于午门外四拜。宣毕，举哀，复四拜。易素服，迎皇太子于卢沟桥，桥南设幕次香案。皇太子至，常服，诣次四拜。听宣遗诏，复四拜，哭尽哀。易素服至长安右门下马，步哭至宫门外，释冠服，披发诣梓宫前，五拜三叩首，哭尽哀。宫中自皇后以下皆披发哭。皇太子就丧次东，见母后。亲王以次见皇太子毕，各居丧次，行祭告礼。丧仪俱如旧。惟改在京朝夕哭临三日，后又朝临止七日，在外止朝夕哭临三日，

无朝临礼。文武官一品至四品命妇入哭临。服除，礼臣请帝服浅淡色衣、乌纱翼善冠、黑角带，于奉天门视事。百官皆浅淡色衣、乌纱帽、黑角带，朝参如常仪。退朝，仍终太宗服制。帝曰：“朕心何能忍，虽加一日愈于已。”仍素服坐西角门，不鸣钟鼓，令百日后再议。已百日，礼臣复请御奉天门。帝命候山陵事毕。

先是，诏营献陵，帝召尚书蹇义、夏原吉谕曰：“国家以四海之富葬亲，岂惜劳费。然古圣帝明王皆从俭制。孝子思保其亲体魄于永久，亦不欲厚葬。况皇考遗诏，天下所共知，宜遵先志。”于是建寝殿五楹，左右庑神厨各五楹，门楼三楹。其制较长陵远杀，皆帝所规画也。吏部尚书蹇义等请祔庙后，素服御西角门视事。至孟冬岁暮，行时飧礼。鸣钟鼓，黄袍御奉天门视朝。禫祭后，始释素服。从之。

宣宗崩，丧葬如献陵故事。惟改命妇哭临，自三品以上。英宗崩，遗命东宫过百日成婚，不得以宫妃殉葬。宪宗即位，百日御奉天门视朝，礼仪悉用吉典。宪宗崩，孝宗既除服，仍素翼善冠、麻衣、腰经视朝，不鸣钟鼓，百官素服朝参，百日后如常。弘治元年正旦，时未及小祥，帝黄袍御殿受朝。次日，仍黑翼善冠，浅淡服、犀带。及大祥，神主奉安太庙及奉先殿。至禫祭，免朝。择日遣官诣陵致祭。

孝宗崩，工部言：“大行遗诏，惓惓以节用爱民为本。乞敕内府诸司，凡葬仪冥器并山陵殿宇，务从减省。”礼部言：“百日例应变服，但梓宫未入山陵，请仍素翼善冠、麻布袍服、腰经，御西角门视事，不鸣钟鼓，百官仍素服朝参。”从之。自辞灵至虞祔，荣王俱在陪列。既而王以疾奏免。礼部请以驸马等官捧帛朝祖，帝曰：“朝祖捧帛，朕自行。”发引，亲王止送至大明门外。其在途及至陵临奠，俱护丧官行礼。后遂为

例。

世宗崩，令旨免命妇哭临。隆庆元年正月，未及二十七日，帝衰服御宣治门，百官素服、腰经奉慰。发引，帝行遣奠礼。至朝祖，则遣官捧帛行礼。梓宫至顺天府，皇亲命妇及三品以上命妇祭，余如旧制。光宗即位，礼部言：“丧服列代皆有制度，而断自孝宗。盖孝宗笃于亲，丧礼详且备，故武、世、穆三庙皆宗之。今遵旧制，以衰服御文华门视事，百官素服朝参，候梓宫发引除。”从之。

明自仁宗献陵以后，规制俭约。世宗葬永陵，其制始侈。及神宗葬定陵，给事中惠世扬、御史薛贞巡视陵工，费至八百余万云。

## 志第三十五

### 礼十三（凶礼二）

皇后陵寢兴宗帝后陵寢睿宗帝后陵寢皇妃等丧葬皇太子及妃丧葬诸王及妃公主丧葬

#### 皇后陵寢

洪武十五年，皇后马氏崩。礼部引宋制为请。于是命在京文武官及听除官，人给布一匹，令自制服，皆斩衰二十七日而除，服素服百日。凡在京官，越三日素服至右顺门外，具丧服入临毕，素服行奉慰礼，三日而止。武官五品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命妇，亦于第四日素服至干清宫入临。用麻布盖头，麻布衫裙鞋，去首饰脂粉。其外官服制与京官同。闻讣日于公厅成服，命妇服亦与在京命妇同，皆三日而除。军民男女素服三日。禁屠宰，在京四十九日，在外三日。停音乐祭祀百日。嫁娶，官停百日，军民一月。将发引，告太庙，遣官祭金水桥、午门等神及钟山之神。帝亲祭于几筵，百官丧服诣朝阳门外奉辞。是日，安厝皇堂。皇太子奠，玄纁玉璧，行奉辞礼。神主还宫，百官素服迎于朝阳门外，仍行奉慰礼。帝复以醴饌祭于几筵殿，自再虞至九虞，皆如之。遣官告谢钟山之神。卒哭，以神主诣

庙行祔享礼。丧满百日，帝辍朝，祭几筵殿，致钦不拜。东宫以下奠帛爵，百官素服行奉慰礼。东宫、亲王、妃、主以牲醴祭孝陵，公侯等从。命妇诣几筵殿祭奠。自后凡节序及忌日，东宫亲王祭几筵及陵。小祥，辍朝三日。禁在京音乐屠宰，设醮于灵谷寺、朝天宫各三日。帝率皇太子以下诣几筵殿祭。百官素服，诣宫门。进香讫，诣后右门奉慰。外命妇诣几筵殿进香。皇太子、亲王熟布练冠九袷取，皇孙七袷取，皆去首经。负版辟领衰。见帝及百官则素服、乌纱帽、乌犀带。妃、主以下，熟布盖头，去腰经。宗室驸马练冠，去首经。内尚衣、尚冠，以所释服于几筵殿前丙位焚之。皇太子、亲王复诣陵行礼。大祥，奉安神主于奉先殿，预期斋戒告庙。百官陪祀毕，行奉慰礼。

成祖皇后徐氏崩，自次日辍朝，不鸣钟鼓。帝素服御西角门，百官素服诣思善门外哭临毕，行奉慰礼。三日成服，哭临如上仪。自次日为始，各就公署斋宿，二十七日止。文武四品以上命妇成服日为始，诣思善门内哭临三日。听选办事官，俱丧服。人材监生、吏典、僧道、坊厢耆老各素服。自成服日始，赴应天府举哀三日，余悉遵高后时仪。又定诸王、公主等服制，世子郡王皆齐衰不杖期。世子郡王妃、郡主皆大功。周、楚诸王及宁国诸公主及郡王之子皆小功。遣中官讷告诸王府，造祔里，谒太庙。祭器、谥册、谥宝悉用檀香。将册，帝躬告天地于奉天殿丹陛上。御华盖殿，鸿胪寺官引领册宝官入行礼，传制曰：“永乐五年十月十四日，册谥大行皇后，命卿行礼。”四拜毕，序班举册宝案至奉天殿丹陛上，置彩舆中，由中道出，入右顺门至几筵殿，以册宝置案，退俟于殿外。尚仪女官诣香案前，跪进曰：“皇帝遣某官册谥大行皇后，谨告。”赞宣册，女官捧册宣于几筵之右，置册于案，宣宝如之。尚仪奏礼毕，

女官以册宝案置几筵之左。内官出报礼毕，颁册宝官复命。百日，礼部请御正门视朝，鸣钟鼓，百官易浅淡色服。帝以梓宫未葬，不允。至周期，帝素服诣几筵致祭，百官西角门奉慰，辍朝三日。在京停音乐、禁屠宰七日。礼部官于天禧寺、朝天宫斋醮。其明日，帝吉服御奉天门视朝，鸣钟鼓。百官服浅淡色衣、乌纱帽、黑角带，退朝署事仍素服。遇朔望，朝见庆贺如常仪。几筵祭祀，熟布练冠。及发引，斋三日，遣官以葬期告郊庙社稷。帝素服祭告几筵，皇太子以下衰服行礼，遣官祭所过桥门及沿途祀典诸神。百官及命妇俱素服，以次路祭。梓宫至江滨，百官奉辞于江滨。皇太子送渡江，汉王护行，途中朝夕哭奠。官民迎祭者，皆素服。既葬，赐护送官军及舁梓官军士钞米有差。

正统中，仁宗皇后张氏崩，礼部定大行太皇太后丧礼。皇帝成服三日后，即听政。祀典皆勿废，诸王以下内外各官及命妇哭临如前仪，衰服二十七日而除，军民男女素服十三日。诸王勿会葬，外官勿进香，臣民勿禁音乐嫁娶。及葬，遣官告太庙。帝亲奉太后衣冠谒列祖帝、后及仁宗神位，又奉宣宗衣冠谒太后神位，其礼视时享。天顺中，宣帝皇后孙氏崩，仪如故事，止改哭临于清宁门。英宗皇后钱氏崩，礼如旧，惟屠宰止禁七日，外国使臣免哭临。正德元年，景帝后汪氏薨。礼部会群臣言，宜如皇妃例，辍朝三日，祭九坛。太后、中宫、亲王以下文武大臣命妇皆有祭。制可。

宪宗废后吴氏，正德四年薨，以大学士李东阳等言，礼如英宗惠妃故事。宪宗皇后王氏，正德十三年崩。越三日，帝至自宣府，乃发丧。百官具素服，于清宁宫门外听宣遗诰。及发引，先期结平台，与顺天府交衢相值。帝晨出北安门迎，皇太后及皇后御平台候殡。复入至清宁宫，亲奉梓宫朝祖。百官步

送德胜门外，惟送丧官骑送。明日，帝奉神主还京，百官迎于德胜门。帝素服、腰绖御西角门，百官奉慰。卒哭，始释服。孝宗母纪氏，宪宗妃也。成化中薨，辍朝如故事。自初丧及葬，帝及皇太后、中宫、妃、主、皇子皆致祭。遣皇子奉祝册行礼，莹域、葬仪俱从厚。皇亲百官及命妇送葬设祭，皆如仪。

世宗祖母邵氏，嘉靖元年崩。服除，部臣毛澄等请即吉视事。议再上，命考孝肃太皇太后丧礼。澄等言：“孝肃崩时，距葬期不远，故暂持凶服，以待山陵事竣，与今不同。况当正旦朝元，亦不宜缟衣临见万国。若孝思未忘，第毋御中门及不鸣钟鼓足矣。”从之，仍免朔望日升殿。既葬四日，帝御奉天门，百官行奉慰礼，始从吉。嘉靖中，孝宗皇后张氏崩，礼臣以旧制上。帝谓郊社不宜渎，罢祭告。又谓躬行诸礼，前已谕代，亦罢谒庙礼。及太常寺以朝祖祔庙，请各庙捧主官，诏主俱不必出，盖从杀也。

先是，武宗皇后夏氏崩，礼部上仪注，有素冠、素服、经带举哀及群臣奉慰礼。帝曰：“朕于皇兄后无服，矧上奉两宫，又迫圣母寿旦，忍用纯素。朕青服视事，诸仪再拟。”于是尚书夏言等言：“庄肃皇后丧礼，在臣民无容议。惟是皇上以天子之尊，服制既绝，不必御西角门。群臣成服后，不当素服朝参。”及上丧葬仪，帝复谕：“毅皇后事宜与累朝元后不同，无几筵之奉，当即行祔庙，令皇后摄事于内殿。”言等议：“按礼，卒哭乃行祔里告。盖以新主当入，旧主当祧，故预以告也。此在常典则然，非今日议例。毅皇后神主诚宜即祔太庙，以妥神灵，而祔告之礼宜免。”因具上其仪。制可。

嘉靖七年，世宗皇后陈氏崩。礼部上丧祭仪，帝疑过隆。议再上，帝自裁定，概从减杀，欲九日释服。阁臣张璠等言：“夫妇之伦，参三纲而立。人君乃纲常之主，尤不可不慎。

《左传》昭公十五年六月乙丑，周景王太子寿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叔向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盖古礼，父为子，夫为妻，皆服报服三年。后世，夫为妻，始制为齐衰杖期，父母在则不杖。《丧服》，自期以下，诸侯绝，然特为旁期言。若妻丧，本自三年报服，杀为期年，则固未尝绝者。今皇上为后服期，以日易月，仅十二日。臣子为君母服三年，以日易月，仅二十七日。较诸古礼，已至杀矣。皇上宜服期，十二日，臣子素服，终二十七日。不然，则恩纪不明，典礼有乖。“礼臣方献夫亦杂引《仪礼·丧服》等篇，反复争辨，并《三朝圣谕》所载仁孝皇后崩，太宗衰服后，仍服数月白衣冠故事以证之。帝言：“文皇后丧时，上无圣母，下有东宫，从重尽礼为宜。今不敢不更其制。”已，詹事霍韬言：“今百官遭妻丧，无服衰苴事之礼。盖妻丧内而不外，阴不可当阳也。圣谕云：‘素服十日，仿辍朝之义。’于内廷行之则可。若对临百官，总理万几，履当阳之位，行中宫之服则不可。百官为皇后服衰，为其母仪天下也。礼，父在为母，杖不上于堂，尊父也。于朝廷何独不然？臣请陛下玄冠素服，御西角门十日，即玄冠玄服御奉天门，百官入左掖门则乌纱帽、青衣侍班。退出公署及私室，则仍素服白帽二十七日。若曰于礼犹有未嫌，则山陵事毕而除。”帝从其言。

寻定进册谥仪，礼部议：“先期，帝袞冕告奉先殿、崇先殿。至期，帝常服御奉天门，正副使常服，百官浅淡色衣、黑角带，入班行礼如仪。节册至右顺门，内侍捧入正门，至几筵前置于案。内赞赞就位上香，宣册官立宣讫，复置册于案。内侍持节由正门出，以节授正副使，报礼毕，正副使持节复命。“次日，礼部誉黄颁示天下。

时中宫丧礼自文皇后而后，至是始再行。永乐时典礼毁于

火，《会典》所载皆略，乃断自帝心，着为令。梓宫将葬，帝新定诸仪，亦从减损。以思善门逼近仁智殿，命百官哭临止一日，亦罢辞祖礼，丧由左王门出。

二十六年，皇后方氏崩，即日发丧，谕礼部：“皇后尝救朕危，其考元后丧礼行之。”礼部定仪：“以第四日成服，自后黑冠素服，十日后易浅色衣，俱西角门视朝。百官十日素服经带，自后乌纱帽、黑角带、素服，通前二十七日。帝常服于奉天门视朝，百官浅色衣，鸣钟鼓、鸣鞭如常，朔望不升殿。梓宫发引，百官始常服。帝于奉先等殿行礼，俱常服。于几筵祭则服其服。服满日，命中官代祭。”从之。寻谕：“皇妃列太子后非礼，其改正。”及葬，部臣以旧仪请。诏梓宫由中道行，虞祭如制用九数。安玄宫居左，他日即配祀。部臣复上仪注，改席殿曰行享殿。又以孝洁皇后自发引至神主还京将半载，遇令节百官常服，今孝烈皇后初十日发引，十五日即还，事礼不同，以诸臣服制请。帝命随丧往来者，仍制服。祭毕，乌纱帽素服入朝，素冠素服办事。迎主仍制服，思善门外行安神礼，更素冠素服从事。先是，帝命孝烈居左，而迁孝洁。既而以孝洁久安，不宜妄动，罢不行。乃更命孝烈居右，而虚其左以自待。

穆宗母杜氏，三十三年薨。礼部言：“宜用成化中淑妃纪氏丧制。且裕王已成婚，宜持服主丧，送葬出城。”乃议辍朝五日，裕王遵《孝慈录》斩衰三年。钦遣大臣题主，开茔掩圻，祠谢后土，并用工部官，送葬仪仗人数皆增于旧。帝谓非礼之正，令酌考贤妃郑氏例。于是尚书欧阳德等复上仪注，辍朝二日，不鸣钟鼓。帝服浅淡色衣，奉天门视事，百官浅色衣、乌纱帽、黑角带朝参。命裕王主馈奠之事，王率妃入宫，素服哭尽哀，四拜视殓。成服后，朝夕哭临三日。后每日一奠，通前

二十七日而止。仍于燕居尽斩衰三年之制。册谥焚黄日，陈祭仪，裕王诣灵前行礼。丧出玄武门，裕王步送至京城门外，路祭毕，还宫。帝谓焚黄乃制命，非王可行，仍如常仪。礼部覆奏：“皇妃焚黄仪，传讹已久。皆拜献酒，跪读祝，乃参用上尊谥之仪，而未思赐谥为制命，其祭文称皇帝遣谕，与上尊谥不同。今奉旨以常礼从事，当改议赐谥，如赐祭礼。读祝、宣册皆平立不拜。”报可，着为令。

穆宗皇后李氏，裕邸元妃也，先薨，葬西山。隆庆元年，加谥孝懿皇后，亲告世宗几筵。御皇极门，遣大臣持节捧册宝诣陵园上之。神宗母皇太后李氏，万历四十二年崩。帝谕礼部从优具仪，帝衰服行奠祭礼。穆庙皇妃、中宫妃嫔、太子、诸王、公主以下皆成服。百官诣慈宁宫门外哭临。命妇入宫门哭临。余俱如大丧礼。

## 兴宗帝后陵寝

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薨，命礼部议丧礼。侍郎张智等议曰：“丧礼，父为长子服齐衰期年。今皇帝当以日易月，服齐衰十二日，祭毕释之。在内文武官公署斋宿。翌日，素服入临文华殿，给衰麻服。越三日成服，诣春和门会哭。明日，素服行奉慰礼。其当祭祀及送葬者，仍衰经以行。在京，停大小祀事及乐，至复土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文武官易服，于公署发哀。次日，成服行礼。停大小祀事及乐十三日，停嫁娶三十日。”其内外官致祭者，帝令光禄寺供具，百官惟致哀行礼。建文帝即位，追谥为兴宗孝康皇帝，所荐陵号不传。

元妃常氏，先兴宗薨。太祖素服，辍朝三日。中宫素服哀

临，皇太子齐衰。葬毕，易常服。皇孙斩衰，祭奠则服之。诸王公主服如制。建文初，追谥曰孝康皇后。永乐初，皆追削。福王立南京，复帝后故号。

### 睿宗帝后陵寝

睿宗帝后陵寝在安陆州。世宗入立，追谥曰睿宗献皇帝。葺陵庙，荐号曰显陵。既而希进之徒屡言献皇帝梓宫宜改葬天寿山。帝不听。嘉靖十七年，帝母蒋太后崩。礼部言：“岁除日，大行皇太后服制二十七日已满，适遇正旦，请用黑冠、浅淡服受朝。”疏未下，帝谕大学士夏言：“元旦玄极殿拜天，仍具祭服，先期一日宜变服否？”礼部请“正旦拜天、受朝，及先一日俱青服，孟春时享，前三日斋，青服，臣下同之，余仍孝贞皇太后丧礼例”。不从。于是定议，岁除日变服玄色吉衣，元旦祭服玄极殿行告祀礼，具翼善冠、黄袍御殿，百官公服致词，鸣钟鼓、鸣鞭，奏堂上乐。

是时议南北迁祔，久不决。帝亲诣承天。及归，乃定议梓宫南祔。礼部上葬仪，自常典外，帝复增定太庙辞谒、承天门辞奠、朝阳门遣奠、题主后降神飨神，及梓宫登舟、升岸等祭。梓宫发引，帝衰服行诸礼如仪。百官步送朝阳门外，奠献，使行遣奠礼。至通州，题主官复命。神主回京，百官奉迎于门外，帝衰服率皇后以下哭迎午门内，奉安于几筵殿。梓宫所过河渚江山神祇，俱牲醴致祭。勋臣青服行礼，梓宫升席殿。先诣睿宗旧陵，奉迁于祔恩殿，复奉梓宫至殿，合葬于新寝。

## 皇妃等丧葬

洪武七年九月，贵妃孙氏薨。无子，太祖命吴王橚主丧事，服慈母服，斩衰三年。东宫诸王皆服期。由是作《孝慈录》。

永乐中，贵妃王氏薨。辍朝五日，御祭一坛，皇后、皇妃、皇太子各祭一坛，亲王共祭一坛，公主共祭一坛。七七、百日期、再期，皆祭赠谥册，行焚黄礼。开茔域，遣官祠后土。发引前期，辞灵祭坛与初丧同，惟增六尚司及内官、内使各一坛。启奠、祖奠、遣奠各遣祭一坛。发引日，百官送至路祭所，皇亲驸马共一坛，公侯伯文武共一坛，外命妇共一坛。所过城门祭祀，内门遣内官，外门遣太常寺官。下葬，遣奠、遣祭一坛。掩圻，遣官祀后土，迎灵轿至享堂，行安神礼，遣祭一坛。

天顺七年，敬妃刘氏薨。辍朝五日，帝服浅淡黄衣于奉天门视事，百官浅淡色衣、乌纱帽、黑角带朝参。册文置灵柩前，皇太子以下行三献礼。灵柩前仪仗，内使女乐二十四人，花幡、雪柳女队子二十人，女将军十一人。自初丧至期年辞灵，各于常祭外增祭一坛。

弘治十四年，宪庙丽妃章氏发引，辍朝一日。

凡陪葬诸妃，岁时俱享于殿内。其别葬金山诸处者，各遣内官行礼。嘉靖间，始命并入诸陵，从祭祔恩殿之两旁，以红纸牌书曰“某皇帝第几妃之位”，祭毕，焚之。后改用木刻名号。嘉靖十三年，谕礼工二部：“世妇、御妻皆用九数。九妃同一墓，共一享殿，为定制。”

## 皇太子及妃丧葬

自洪武中懿文太子后，至成化八年悼恭太子薨，年甫三岁。帝谕礼部，礼宜从简，王府及文武官俱免进香帛。礼部具仪上。自丧次日，辍朝三日。帝服翼善冠、素服，七日而除。又三日，御西角门视朝，不鸣钟鼓，祭用素食。文武群臣，素服、麻布、经带、麻鞋、布裹纱帽，诣思善门哭临，一日而除。第四日，素服朝西角门奉慰。在外王府并文武官，素服举哀，二日而除。

嘉靖二十八年，庄敬太子薨。礼部上丧礼。帝曰：“天子绝期。况十五岁外方出三殇，朕服非礼，止辍朝十日。百官如制成服，十二日而除。诣停柩所行，罢诣门哭临。葬遣戚臣行礼。”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皇太子才人王氏薨，命视皇太子妃郭氏例。辍朝五日，不鸣钟鼓。帝服浅淡色衣，百官青素服、黑角带朝参，皇长孙主馈奠。

## 诸王及妃公主丧葬诸仪

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橧诋薨，诏定丧礼。礼部尚书任亨泰言：“考宋制，宜辍朝五日。今遇时享，请暂辍一日。皇帝及亲王以下，至郡主及靖江王宫眷服制，皆与鲁王丧礼同。皇太子服齐衰期，亦以日易月，十二日而除，素服期年。”从之。

定制：亲王丧，辍朝三日。礼部奏遣官掌行丧葬礼，翰林

院撰祭文、谥册文、圻志文，工部造铭旌，遣官造坟，钦天监官卜葬，国子监监生八名报讣各王府。御祭一，皇太后、皇后、东宫各一，在京文武官各一。自初丧至除服，御祭凡十三坛，封内文武祭一。其服制，王妃、世子、众子及郡王、郡主，下至宫人，斩衰三年，封内文武官齐衰三日，哭临五日而除。在城军民素服五日。郡王、众子、郡君，为兄及伯叔父齐衰期年，郡王妃小功。凡亲王妃丧，御祭一坛，皇太后中宫、东宫、公主各祭一坛。布政司委官开圻合葬。继妃、次妃祭礼同。其夫人则止御祭一坛。俱造圻祔葬。郡王丧，辍朝一日。行人司遣掌行丧葬礼，余多与亲王同，无皇太后、皇后祭。郡王妃与亲王妃同，无公主祭。合葬郡王继妃次妃丧礼，俱与正妃同。凡世子丧，御祭一，东宫祭一。遇七及百日、下葬、期年、除服，御祭各一。凡世孙丧礼，如世子，减七七及大祥祭。凡镇国将军，止闻丧、百日、下葬三祭，奉国将军以下，御祭一。

初，洪武九年五月，晋王妃谢氏薨，命议丧服之制。侍讲学士宋濂等议曰：“按唐制，皇帝为皇妃等举哀。宋制，皇帝为皇亲举哀。今参酌唐、宋之制，皇帝及中宫服大功，诸妃皆服小功，南昌皇妃服大功，东宫、公主、亲王等皆服小功，晋王服齐衰期，靖江王妃小功，王妃服缌麻，辍朝三日。既成服，皇帝素服入丧次，十五举音。百官奉慰，皇帝出次释服，服常服。”制曰“可”。其后，王妃丧视此。

正统十三年，定亲王莹地五十亩，房十五间。郡王莹地三十亩，房九间。郡王子莹地二十亩，房三间，郡主、县主莹地十亩，房三间。天顺二年，礼部奏定，亲王以下，依文武大臣例。或王、或妃先故者，合造其圻。后葬者，止令所在官司安葬。继妃则祔葬其旁，同一享堂。

成化八年二月，忻王见治薨。发引日，帝不视朝。及葬，

辍朝一日。十三年，四川按察使彭韶言：“亲王郡王薨逝，皆遣官致祭，使臣络绎，人夫劳扰。自后惟亲王如旧，其郡王初丧遣官一祭，余并遣本处官。凡王国母妃之丧，俱遣内官致祭。今宗妇众多，其地有镇守太监者，宜遣行礼。又王国茔葬，夫妇同穴。初造之时，遣官监修，开圻合葬，乞止命本处官司。”

“帝从礼部覆奏，王妃祭礼如旧，余依议行。弘治十六年七月，申王佑楷薨。礼部言：“前沂穆王薨，未出府。申王已出府而未之国，拟依沂穆参以在外亲王例行之。”

王妃葬地载于《会典》者，明初追封寿春等十王及妃，坟在凤阳府西北二十五里白塔，设祠祭署、陵户。南昌等五王及妃祔葬凤阳皇陵，有司岁时祭祀，皆与享。怀献世子以下诸王未之国者，多葬于西山，岁时遣内官行礼。

永乐十五年正月，永安公主薨。时初举张灯宴，遂罢之。辍朝四日，赐祭，命有司治丧葬。二月，太祖第八女福清公主薨，辍朝三日。定制，凡公主丧闻，辍朝一日。自初丧至大祥，御祭凡十二坛。下葬，辍朝一日。仪视诸王稍杀，丧制同，惟各官不成服，其未下嫁葬西山者，岁时遣内官行礼。

## 志第三十六

### 礼十四（凶礼三）

谒祭陵庙忌辰受蕃国王讎奏仪为王公大臣举哀仪临王公大臣丧仪中宫为父祖丧仪遣使临吊仪遣使册赠王公大臣仪赐祭葬丧葬之制碑碣赐谥品官丧礼士庶人丧礼服纪

#### 谒祭陵庙

洪武元年三月，遣官致祭仁祖陵，二年，加号英陵。礼部尚书崔亮请下太常行祭告礼。博士孙吾与言：“山陵之制，莫备于汉，初未有祭告之礼。盖庙号、陵号不同。庙号易大行之号，必上册谥，告之神明，陵号则后嗣王所以识别先后而已，愿罢英陵祭告。”亮言：“汉光武加先陵曰昌，宋太祖加高、曾、祖、考陵曰钦、康、定、安。盖尊祖考由尊其陵，尊其制则必以告，礼缘人情，告之是。”廷议皆是亮。从之。熙祖陵，每岁正旦、清明、中元、冬至及每月朔望，本署官供祭行礼。又即其地望祭德祖、懿祖二陵。英陵后改称皇陵，多孟冬一祭，俱署官行礼；朔望，中都留守司官行礼。

八年，诏翰林院议陵寝朔望节序祭祀礼。学士乐韶凤等言：“汉诸庙寝园有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

后汉都洛阳，以关西诸陵久远，但四时用牺牲祀。每西幸，即亲诣。岁正月祀郊庙毕，以次上洛阳诸陵。唐园陵之制，皇祖以上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腊、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节祭日进食，又荐新于诸陵。永徽二年，定献陵朔望、冬夏至、伏腊、清明、社等节，皆上食。开元中，敕献、昭、干、定、桥、恭六陵，朔望上食，冬至、寒食各设一祭。宋每岁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诸陵。我朝旧仪，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太牢，遣官致祭。白塔二处，则用少牢，中官行礼，今拟如旧仪，增夏至日用太牢，其伏腊、社、每月朔望，则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礼。如节与朔望、伏腊、社同日，则用节礼。”从之。

十六年，孝陵殿成，命皇太子以牲醴致祭。清晨陈祭仪毕，皇太子、亲王由东门入，就殿中拜位，皆四拜。皇太子少前，三上香，奠酒，读祝曰：“园陵始营，祭享之仪未具。今礼殿既成，奉安神位，谨用祭告。”遂行亚献、终献礼，皇太子以下皆四拜，执事行礼皆内官。二十六年令，车马过陵，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建文初，定孝陵每岁正旦、孟冬、忌辰、圣节，俱行香，清明、中元、冬至，俱祭祀。勋旧大臣行礼，文武官陪祀。若亲王之藩，过京师者谒陵。官员以公事至，入城者谒陵，出城者辞陵。国有大事，遣官祭告。懿文太子陵在孝陵左，四孟、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及忌辰，凡九祭。

永乐元年，工部以泗州祖陵黑瓦为言。帝命易以黄，如皇陵制。宣宗即位，遣郑王谒祭孝陵。正统二年谕，天寿山陵寝，剪伐树木者重罪，都察院榜禁，锦衣卫官校巡视，工部钦天监官环山立界，十年，谒三陵，谕百官具浅色衣服，如洪武、永乐例。南京司礼太监陈祖圭言：“魏国公徐俯每祭孝陵，皆由

红券门直入，至殿内行礼，僭妄宜改。” 俯言：“入由红券门者，所以重祖宗之祭，尊皇上之命。出由小旁门者，所以守臣下之分。循守故事，几及百年，岂敢擅易。” 下礼部议，言：“长陵及太庙，遣官致祭，所由之门与孝陵事体相同，宜如旧。” 从之。

弘治元年，遣内官监护凤阳皇陵，凡官员以公事经过者俱谒陵。十七年，更裕陵神座。初，议以孝肃太皇太后祔葬裕陵，已遣官分告诸陵及天寿山后土，而钦天监以为岁杀在北，方向不利。内官监亦谓英庙陵寝，难以轻动，遂议别建庙，奉安神主。帝心未嫌，卒移英庙居中，孝庄居左，孝肃祔其右云。

正德间，定长陵以下诸陵，各设神宫监并卫及祠祭署。凡清明、中元、冬至，俱分遣驸马都尉行礼，文武官陪祭。忌辰及正旦、孟冬、圣节，亦遣驸马都尉行礼。亲王之藩，诣诸陵辞谒。恭让章皇后陵，清明、中元、冬至、忌辰内官行礼。西山景皇帝陵，祭期如上，仪宾行礼。

初，成祖易黄土山名天寿山。嘉靖十年，名祖陵曰基运山，皇陵曰翌圣山，孝陵曰神烈山，显陵曰纯德山，及天寿山，并方泽从祀，所在有司祭告各陵山祇。礼官因奏：“神祇坛每年秋祭，有钟山、天寿山之神，今宜增基运等山。” 从之。

十四年，谕礼部尚书夏言：“清明节既遣官上陵，内殿复祭，似涉烦复。” 言因言：“我朝祀典，如特享、时享、祫享、禘祭，足应经义，可为世法。惟上陵及奉先殿多沿前代故事。上陵之祀，每岁清明、中元、冬至凡三。中元俗节，事本不经。往因郊祀在正首，故冬至上陵，盖重一气之始，伸报本之义。今冬至既行大报配天之礼，则陵事为轻。况有事南郊，乃辍陪祀臣僚，远出山陵，恐于尊祖配天之诚未尽。可罢冬至上陵，而移中元于霜降，惟清明如旧。盖清明礼行于春，所谓雨露既

濡，君子履之，有怵惕之心者也。霜降礼行于秋，所谓霜露既降，君子履之，有凄怆之心者也。二节既遣官上陵，则内殿之祭，诚不宜复。”遂着为令。

十五年，谕言曰：“庙重于陵，其礼严。故庙中一帝一后，陵则二三后配葬。今别建奉慈殿，不若奉主于陵殿为宜。且梓宫配葬，而主乃别置，近于黜之，非亲之也。”乃迁孝肃、孝穆、孝惠三后神主于陵殿。又谕言曰：“三后神主称皇太后、太皇太后者，乃子孙所奉尊称。今既迁陵殿，则名实不准。”言等议曰：“三后神主，礼不祔庙，义当从祧。迁奉陵殿，深合典礼。其称皇太后、太皇太后者，乃子孙所上尊号。今已迁奉于陵，则当从夫妇之义，改题孝肃神主，不用睿字，孝穆、孝惠神主，俱不用纯字，则嫡庶有别，而尊亲并隆矣。”命如拟行。又谕：“祭告长陵等七陵俱躬叩拜，恭让章皇后、景皇帝陵亦展拜一次，以慰追感之情。”十七年，改陵殿曰稜恩殿，门曰稜恩门。又建成祖圣迹亭于平台山，率从官行祭礼。二十一年，工部尚书顾璘请以帝所上显陵圣制歌诗，制为乐章，享献陵庙。礼部言：“天寿山诸陵，岁祀皆不用乐。”已而承天府守备太监傅霖乞增显陵岁暮之祭。部议言：“诸陵皆无岁暮祀典。”诏并从部议。

隆庆二年，帝诣天寿山春祭。前一日，告世宗几筵及奉先、弘孝、神霄殿。驾至天寿山红门降舆，由左门入，升舆，驻蹕感思殿。越二日，质明行礼。帝青袍，乘板舆至长陵门外，东降舆，由殿左门入，至拜位，上香，四拜。至神御前献帛、献爵讫，复位。亚献、终献，令执爵者代，复四拜。余如常祭之仪。随诣永陵行礼。是日遣官六员，俱青服，分祭六陵。

万历八年，谒陵礼如旧。十一年，复谒陵。礼部言：“宜遵世宗彝宪，酌分二日，以次展拜。”乃定长、永、昭三陵，

上香，八拜，亲奠帛。初献，六陵二寝，上香，四拜。其奠帛三献，俱执事官代。十四年，礼部言：“诸妃葬金山诸处者，嘉靖中俱配享各陵殿，罢本坟祭。今世庙诸妃安厝西山者，宜从其例。至陵祭品物，九陵、恭让、恭仁之陵止于酒果，而越、靖诸王及诸王妃则又有牲果祝文，反从其厚者，盖以九陵帝后，岁暮已祫祭于庙，旬日内且复有孟春之享，故元旦陵殿止用酒果，非俭也；诸王诸妃则祫祭春祭皆不与，元旦一祭不宜从简，故用牲帛祝文，非丰也。特恭让、恭仁既不与祫享于庙中，又不设牲帛于陵殿，是则礼文之缺，宜增所未备。而诸王诸妃祝文，尚仍安厝时所用，宜改叙岁时遣官之意，则情顺礼安。”报可。

凡山陵規制，有宝城，长陵最大，径一百一丈八尺。次永陵，径八十一丈。各陵深广丈尺有差。正前为明楼，楼中立帝庙谥石碑，下为灵寝门。惟永陵中为券门。左右墙门各一楼。明楼前为石几筵，又前为袞恩殿、袞恩门。殿惟长陵重檐九间，左右配殿各十五间。永陵重檐七间，配殿各九间。诸陵俱殿五间，配殿五间。门外神库或一或二，神厨宰牲亭，有圣迹碑亭。诸陵碑俱设门外，率无字。长陵迤南有总神道，有石桥，有石像人物十八对，擎天柱四，石望柱二。长陵有《神功圣德碑》，仁宗御撰，在神道正南。南为红门，门外石牌坊一。门内有时陟殿，为车驾更衣之所。永陵稍东有感思殿，为驻蹕之所。殿东为神马厂。

## 忌辰

洪武八年四月，仁祖忌日，太祖亲诣皇陵致祭。永乐元年，

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定，高皇帝忌辰前二日，帝服浅淡色衣，御西角门视事。不鸣钟鼓，不行赏罚，不举音乐，禁屠宰。百官浅淡色衣、黑角带朝参。至日，亲祀于奉先殿，仍率百官诣孝陵致祭。高皇后忌辰如之。

宣德四年令，凡遇忌辰，通政司、礼科、兵马司勿引囚奏事。五年，敕百官朝参辍奏事仪。

英宗即位，召礼臣及翰林院议忌辰礼。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学士杨溥议：“每岁高庙帝后、文庙帝后、仁宗忌辰，服浅淡色服，不鸣钟鼓，于奉天门视事。宣宗忌辰，小祥之日，于西角门视事。”从之。

弘治十四年令，凡遇忌辰，朝参官不得服纛丝纱罗衣。景皇帝、恭让皇后忌辰，遇节令，服青丝花样。宣宗忌辰，遇祭祀，服红。十六年八月，吏部尚书马文升言：“宣德间，仁宗忌辰，诸司悉免奏事。自太祖至仁宗生忌，俱辍朝。其后不知何时，仁宗忌辰，依前奏事。惟太祖至宪宗忌辰，百官浅淡色服、黑角带。朝廷亦出视朝，鸣钟鼓，奏事。臣思自仁至宪，世有远近，服有隆杀。请自仁宗忌辰、英宗生忌日，视朝，鸣钟鼓。若遇宪宗及孝穆皇太后忌日，不视朝，着浅淡服，进素膳，不预他事。或遵宣宗时例，自太祖至宪宗生忌，俱辍朝一日。宪宗、孝穆忌日，如臣所拟。”帝下礼部议。部臣言：“经传所载，忌日为亲死之日。则死日为忌，非谓生辰也。其曰忌日不用，不以此日为他事也。曰忌日不乐，是不可举吉事也，此日当专意哀思父母，余事皆不举。但先朝事例，迄今见行，未敢更易。”帝乃酌定以浅淡服色视事。

嘉靖七年令，忌辰只祭本位。十八年令，高庙帝后忌辰祭于景神殿，列圣帝后忌辰祭于永孝殿。二十四年令，仍祭于奉先殿。

## 乘輿受蕃国王讣奏仪

凡蕃国王薨，使者讣奏至，于西华门内壬地设御幄，皇帝素服乘輿诣幄。太常卿奏：“某国世子遣陪臣某官某，奏某国王臣某薨。”承制官至使者前宣制曰：“皇帝致问尔某国王某，得何疾而逝。”使者答故。其仪大略如临王公大臣丧仪，但不举哀。

凡塞外都督等官讣至，永乐间遣官赍香钞谕祭。后定例，因其奏请，给与表里祭文，令携归自祭。来京病故者，遣官谕祭或赐棺赐葬。后定年终类奏，遣官祭之。若在边歿于战阵者，不拘此例。凡外国使臣病故者，令所在官司赐棺及祭，或欲归葬者听。

## 乘輿为王公大臣举哀仪

洪武二年，开平王常遇春卒于军。讣至，礼官请如宋太宗为赵普举哀故事。遂定制，凡王公薨，讣报太常司，示百官，于西华门内壬地设御幄，陈御座，置素褥。设讣者位于前，设百官陪哭位东西向，奉慰位于讣者位北，北向。赞礼二人，位于讣者位之北，引讣者二人，位于赞礼之南，引百官四人，位于陪位之北，皆东西向。其日，备仪仗于奉天门迎驾。皇帝素服乘輿诣幄，乐陈于幄之南，不作。太常卿奉：“某官来讣，某年月日，臣某官以某疾薨，请举哀。”皇帝哭，百官皆哭。太常卿奏止哭，百官奉慰讫，分班立。讣者四拜退，太常卿奏

礼毕。乘輿还宫，百官出。东宫为王公举哀仪同，但设幄于东宫西门外，陪哭者皆东宫属。

### 乘輿临王公大臣丧仪

凡王公大臣讣奏，太史监择皇帝临丧日期。拱卫司设大次于丧家大门外，设御座于正厅中。有司设百官次于大次之左右。侍仪司设百官陪立位于厅前左右，引礼四人位于百官之北，东西向。设丧主以下拜位于厅前，主妇以下哭位于殡北幔中。其日，銮驾至大次，降辂，升輿，入易素服。百官皆易服，先入就厅前，分班侍立。御輿出次。丧主以下免经去杖，衰服，出迎于大门外。望见乘輿，止哭，再拜，入于门内之西。乘輿入门，将军四人前导，四人后从。入至正厅，降輿，升诣灵座前，百官班于后。皇帝哭，百官皆哭。太常卿奏止哭，三上香，三祭酒。出至正厅御座，主丧以下诣厅下拜位，再拜。承制官诣丧主前云“有制”。丧主以下皆跪。宣制讫，皆再拜，退立于厅西。太常卿奏礼毕，皇帝升輿，出就大次，易服。御輿出，丧主以下诣前再拜退。皇帝降輿升辂，丧主杖哭而入。诸仪卫赞唱，大略如常。

其公、侯卒葬辍朝礼，洪武二十三年定。凡公、侯卒于家者，闻丧辍朝三日。下葬，一日。卒于外者，闻丧，一日。柩至京，三日。下葬，仍一日。凡辍朝之日，不鸣钟鼓，各官浅淡色衣朝参。初制，都督至都指挥卒，辍朝二日。永乐后更定，惟公、侯、驸马、伯及一品官，辍朝一日。

## 中宫为父祖丧仪

凡中宫父母薨，讣报太常寺，转报内使监。前期，设荐于别殿东壁下，为皇后举哀位及内命妇以下哭位。皇后出诣别殿，内使监令奏：“考某官以某月某日薨”，母则云“妣某夫人”，祖考、妣同。皇后哭，内命妇以下皆哭尽哀。皇后问故，又哭尽哀。乃素服，内命妇皆素服，止哭，还宫。

内使监令奏闻。得旨：“皇后奔丧。”丧家设荐席于丧寝之东，从临内命妇哭位于其下，主丧以下哭位于丧寝之西，主妇以下哭位于丧寝之北幔下。至日，内使监进辇车，备仪仗导引。皇后素服出宫，升舆，三面白布行帷。至阁外，降舆，升辇车。至丧家大门内，降车哭入，仍以行帷围护。从临者皆哭入。丧主以下，降诣西阶下立哭。皇后升自东阶，进至尸东，凭尸哭。从临者皆哭。丧主升自西阶，俱哭于尸西。皇后至哭位，内使监令跪请止哭。应奉慰者诣皇后前，奉慰如常礼。如皇后候成服，则从临命妇应还者先还。如本日未即奔丧，则是晡复哭于别殿。尚服制皇后齐衰及从临命妇孝服，俟丧家成服日进之。诣灵前再拜，上香，复位，再拜。如为诸王外戚举哀，仍于别殿南向，不设荐位。

## 遣使临吊仪

太常司奉旨遣吊。前期，设宣制位于丧家正厅之北，南向；丧主受吊位于南，北向；妇人立哭位于殡北幕下。其日，使者

至。丧主去杖，免经衰服，止哭，出迎于中门外。复先入，就厅前拜位。内外止哭，使者入，就位称有制。丧主以下再拜跪。宣制曰：“皇帝闻某官薨，遣臣某吊。”丧主以下复再拜。礼毕，内外皆哭。使者出，丧主至中门外，拜送，杖哭而入。宫使则称有令。至遣使赙赠及致奠，其仪节亦相仿云。赙赠之典，一品米六十石，麻布六十匹。二品以五，三品、四品以四，五品、六品以三，公侯则以百。永乐后定制，公、侯、驸马、伯皆取上裁。凡阵亡者全支，边远守御出征及出海运粮病故半支。

其遣百官会王公大臣丧仪。前期，有司于丧家设位次。其日，百官应会吊者素服至。丧主以下就东阶哭位，主妇以下就殡北哭位。百官入，就殡前位哭，主丧主妇以下皆哭。止哭，再拜，主丧以下答拜。班首诣丧主前展慰毕，百官出，丧主拜送，杖哭而入。会葬仪同。

### 遣使册赠王公大臣仪

前期，礼部奏请制册，翰林院取旨制文，中书省礼部奏请某官为使。其日，祠祭司设龙亭、香亭于午门前正中，执事于受册者家设宣制官位于正厅之东北，南向；丧主代受册命者位于厅前，北向。礼部官封册文，以盝匣盛之，黄袱裹置龙亭中。仪仗、鼓乐前导，至其家。代受册者出迎于大门外。执事舁龙亭置厅上正中，使者入，立于东北。代受册者就拜位，再拜。使者稍前，称“有制”。代受册者跪。宣制曰：“皇帝遣臣某，册赠故某官某为某勋某爵。”宣讫，代受册者复再拜。使者取册授之，代受册者捧置灵座前。使者出，代受册者送至大门外。如不用册者，吏部用诰命，丧家以册文录黄，设祭仪于灵前。

代受册者再拜，执事者展黄立读于左。丧主以下皆再拜，焚黄。

## 赐祭葬

洪武十四年九月，衍圣公孔希学卒，遣官致祭。其后，群臣祭葬，皆有定制。太祖谕祭群臣文，多出御笔。嘉靖中，世宗为礼部尚书席书、兵部尚书李承勋亲制祭文。皆特典，非常制也。

隆庆元年十二月，礼部议上恤典条例：凡官员祭葬，有无隆杀之等，悉遵《会典》。其特恩，如侍从必日侍讲读、军功必躬履行阵、东宫官必出阁讲授有劳者。据嘉靖中事例，祭葬加一等，无祭者与祭一坛，无葬者给半葬，半葬者给全葬。讲读官五品本身有祭，四品及父母，三品及妻。军功四品得祭葬，三品未及父母。讲读年久、启沃功多、军旅身殁、勋劳茂着者，恩恤加厚，临期请旨。

《会典》，凡一品官，祭九坛。父母妻加祭。或二坛、一坛，或妻止一坛者，恩难预拟，遇有陈乞，酌拟上请。二品，二坛。加东宫三少，或兼大学士赠一品者，至四坛，父母妻俱一坛，致仕加三少者加一坛，加太子太保者加三坛，妻未封夫人者不祭。三品祭葬，在任、致仕俱一坛，兼学士赠尚书者二坛，未及考满病故者一坛减半。造葬悉如旧例。四、五品官不得重封。故四品官由六七品升者，父母有祭。由五品升者，以例不重封，遂不得祭。今定四品官，凡经考满者，父母虽止授五品封，亦与祭一坛。四品以上官，本身及父母恩典，必由考满而后得。然有二品、三品共历四五年，父母未授三品封，终不得沾一祭者，宜并叙年资。二品、三品共历三年以上者，虽

未考三品满，本身及父母俱与三品祭葬。三品四品，共历三年以上者，虽未考四品满，本身用三品未考满例，祭一坛半，葬父母祭一坛。凡被劾闲住者，虽遇覃恩，复致仕，仍不给祭葬。

勋臣祭葬，皇亲出自上裁。驸马都尉祭十五坛。公、侯、伯在内掌府事坐营，在外总兵有殊勋加太子太保以上者，遵《会典》。公、侯十六坛，伯十五坛，掌府坐营总兵有勋劳者七坛，掌府坐营年劳者五坛，掌府坐营而政迹未著者四坛，管事而被劾勘明闲住者二坛，被劾未经勘实者一坛。勘实罪重者，并本爵应得祭葬皆削。又正德间，公、侯、伯本祭俱三坛，嘉靖间二坛。今遵嘉靖例，以复《会典》之旧。武臣祭葬，遵正德、嘉靖例，都督同知僉事、锦衣卫指挥祭三坛，署都督同知僉事一坛，余推类行之。

帝从其议。万历六年更定，凡致仕养病终养听用等官，祭葬俱与现任官同。十二年续定，被劾自陈致仕官，有日久论定原无可议者，仍给祭葬，父母妻视本身为差等。

## 丧葬之制

洪武五年定。凡袭衣，三品以上三，四品、五品二，六品以下一。饭含，五品以上饭稷含珠，九品以上饭粱含小珠。铭旌、绛帛，广一幅，四品以上长九尺，六品以上八尺，九品以上七尺。敛衣，品官朝服一袭，常服十袭，衾十番。灵座设于柩前，作白绢结魂帛以依神。棺槨，品官棺用油杉朱漆，槨用土杉。墙龔，公、侯六，三品以上四，五品以上二。明器，公、侯九十事，一品、二品八十事，三品、四品七十事，五品六十事，六品、七品三十事，八品、九品二十事。引者，引车之缚

也；披者，以纁为之，击于輶车四柱，在旁执之，以备倾覆者也；铎者，以铜为之，所以节挽歌者。公、侯四引六披，左右各八铎。一品、二品三引四披，左右各六铎。三品、四品二引二披，左右各四铎。五品以下，二引二披，左右各二铎。羽幡竿长九尺，五品以上，一人执之以引枢，六品以下不用。功布，品官用之，长三尺。方相，四品以上四目，七品以上两目，八品以下不用。柳车上用竹格，以彩结之，旁施帷幔，四角重流苏。志石二片，品官皆用之。其一为盖，书某官之墓；其一为底，书姓名、乡里、三代、生年、卒葬月日及子孙、葬地。妇人则随夫与子孙封赠。二石相向，铁束埋墓中。祭物，四品以上羊豕，九品以上豕。

初，洪武二年，敕葬开平王常遇春于钟山之阴，给明器九十事，纳之墓中。钲二，鼓四，红旗，拂子各二，红罗盖、鞍、笼各一，弓二，箭三，灶、釜、火炉各一，俱以木为之。水罐、甲、头盔、台盏、杓、壶、瓶、酒瓮、唾壶、水盆、香炉各一，烛台二，香盒、香匙各一，香箸二，香匙箸瓶、茶钟、茶盏各一，箸二，匙二，匙箸瓶一，碗二，碟十二，囊二，俱以锡造，金裹之。班剑、牙仗各一，金裹立瓜、骨朵戟、响节各二，交椅、脚踏、马杌各一，诞马六，枪、剑、斧、弩、食桌、床、屏风、柱杖、箱、交床、香桌各一，凳二，俱以木为之。乐工十六，执仪仗二十四，控士六，女使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四，门神二，武士十，并以木造，各高一尺。杂物，罍六，璧一，筐、笥、櫜、橐、衿、鞞各一，筥二，笥二，粮浆瓶二，油瓶一，纱厨、暖帐各一。束帛青三段，纁二段，每段长一丈八尺。后定制，公、侯九十事者准此行之。余以次减杀。

## 碑碣

明初，文武大臣薨逝，例请于上，命翰林官制文，立神道碑。惟太祖时中山王徐达、成祖时荣国公姚广孝及弘治中昌国公张峦治先茔，皆出御笔。其制自洪武三年定。五品以上用碑，龟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趺圆首。五年，复详定其制。功臣歿后封王，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广三尺六寸，龟趺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二品麟凤盖，三品天禄辟邪盖，四品至七品方趺。首视功臣歿后封王者，递杀二寸，至一尺八寸止。碑身递杀五寸，至五尺五寸止。其广递杀二寸，至二尺二寸止。趺递杀二寸，至二尺四寸止。

坟茔之制，亦洪武三年定。一品，茔地周围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二品，八十步，高一丈四尺。三品，七十步，高一丈二尺。以上石兽各六。四品，四十步。七品以下二十步，高六尺。五年复位。功臣歿后封王，茔地周围一百步，坟高二丈，四围墙高一丈，石人四，文武各二，石虎、羊、马、石望柱各二。一品至六品茔地如旧制，七品加十步。一品坟高一丈八尺，二品至七品递杀二尺。一品坟墙高九尺，二品至四品递杀一尺，五品四尺。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马、望柱各二。三品四品无石人，五品无石虎，六品以下无。

当太祖时，盱眙扬王坟置守户二百一十，宿州徐王坟置坟户九十三，滁州滁阳王坟亦置坟户。四年，又赐功臣李善长、徐达、常茂、冯胜坟户百五十，邓愈、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顾时、陈德、耿炳文、吴桢、孙恪、郭兴坟户百。成化十五年，南京礼部言：“常遇春、李文忠等十四人勋臣坟墓，俱在南京城外，文忠曾孙萼等，以岁久颓坏为言，请命工修治。

“帝可其奏，且令无子孙者，复墓旁一人守护之。”

## 赐谥

亲王例用一字；郡王二字，文武大臣同。与否自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从有劳，或以死勤事者，特赐谥，非常例。洪武初，有应得谥者，礼部请旨，令礼部行翰林院拟奏。弘治十五年定制，凡亲王薨，行抚、按，郡王病故，行本府亲王及承奉长史，核勘以奏，乃议谥。文武大臣请谥，礼部取旨，行吏兵部考实迹。礼部定三等，行业俱优者为上，颇可者为中，行实无取者为下，送翰林院拟谥。有应谥而未得者，抚、按、科道官以闻。

按明初旧制，谥法自十七字至一字，各有等差。然终高帝世，文臣未尝得谥，武臣非赠侯伯不可得。鲁、秦二王曰荒、曰愍。至建文谥王祗，成祖谥胡广，文臣始有谥。迨世宗则滥及方士，且加四字矣。定例，三品得谥，词臣谥“文”。然亦有得谥不止三品，谥“文”不专词臣者，或以勋劳，或以节义，或以望实，破格崇褒，用示激劝。其冒滥者，亦间有之。

万历元年，礼臣言：“大臣应得谥者，宜广询严核。应谥而未请者，不拘远近，抚、按、科道举奏，酌议补给。”十二年，礼臣言：“大臣谥号，必公论允服，毫无瑕疵者，具请上裁。如行业平常，即官品虽崇，不得概予。”帝皆从之。三十一年，礼部侍郎郭正域请严谥典。议夺者四人：许论、黄光升、吕本、范廉；应夺而改者一人：陈瓚；补者七人：伍文定、吴悌、鲁穆、杨继宗、邹智、杨源、陈有年。阁臣沉一贯、朱赆力庇吕本，不从其议。未几，御史张邦俊请以吕柟从祀孔庙，

而论应补谥者，雍泰、魏学曾等十四人。部议久之，共汇题先后七十四人，留中不发。天启元年，始降旨俞允，又增续请者十人，而邦俊原请九人不与。正域所请伍文定等亦至是始定。凡八十四人。其官卑得谥者，邹智、刘台、魏良弼、周天佐、杨允绳、沉炼、杨源、黄玠、杨慎、周怡、庄鹞、冯应京皆以直谏，孟秋、张元忭、曹端、贺钦、陈茂烈、马理、陶望龄皆以学行，张铨以忠义，李梦阳以文章，鲁穆、杨继宗、张朝瑞、朱冠、傅新德、张允济皆以清节，杨慎之文宪，庄鹞之文节，则又兼论文学云。

三年，礼部尚书林尧俞言：“谥典五年一举，自万历四十五年至今，蒙恤而未谥者，九卿台省会议与臣部酌议。”帝可之。然是时，迟速无定。六年，礼科给事中彭汝楠言：“耳目近则睹记真，宜勿逾五年之限。”又谓：“三品以上为当予谥，而建文诸臣之忠义，陶安等之参帷幄，叶琛等之殉行间，皆宜补谥。”事下礼部，以建文诸臣未易轻拟，不果行。至福王时，始从工科给事中李清言，追谥开国功臣李善长等十四人，正德谏臣蒋钦等十四人，天启惨死诸臣左光斗等九人，而建文帝之弟允熲、允、允熙，子文奎，亦皆因清疏追补。

## 品官丧礼

品官丧礼载在《集礼》、《会典》者，本之《仪礼·士丧》，稽诸《唐典》，又参以朱子《家礼》之编，通行共晓。兹举大要，其仪节不具录。

凡初终之礼，疾病，迁于正寝。属纊，俟绝气乃哭。立丧主、主妇，护丧以子孙贤能者。治棺讣告。设必尸床、帷堂，

掘坎。设沐具，沐者四人，六品以下三人，乃含。置虚座，结魂帛，立铭旌。丧之明日乃小敛，又明日大敛，盖棺，设灵床于枢东。又明日，五服之人各服其服，然后朝哭相吊。既成服，朝夕奠，百日而卒哭。乃择地，三月而葬。告后土，遂穿圻。刻志石，造明器，备大举，作神主。既发引，至墓所，乃窆。施铭旌志石于圻内，掩圻复土，乃祠后土于墓。题主，奉安。升车，反哭。

凡虞祭，葬之日，日中而虞，柔日再虞，刚日三虞。若去家经宿以上，则初虞于墓所行之。墓远，途中遇柔日，亦于馆所行之。若三虞，必俟至家而后行。三虞后，遇刚日卒哭。

明日祔家庙。期而小祥。丧至此凡十三月，不计闰。古卜日祭，今止用初忌，丧主乃易练服。再期而大祥。丧至此凡二十五日，亦止用第二忌日祭。陈禫服，告迁于祠堂。改题神主，递迁而西，奉神主入于祠堂。彻灵座，奉迁主埋于墓侧。大祥后，间一月而禫。丧到此计二十有七月。卜日，丧主禫服诣祠堂，祇荐禫事。

其在远闻丧者，始闻，易服，哭而行。至家，凭棺哭，四日而成服。若未得行，则设位，四日而变服。若既葬，则先哭诸墓，归诣灵座前哭，四日成服。齐衰以下闻丧，为位而哭。若奔丧，则至家成服。若不奔丧，四日成服。凡有改葬者，孝子以下及妻、妾、女子子，俱缙麻服，周亲以下素服。不设祖奠，无反哭，无方相魁头，余如常葬之仪。既葬，就吉帷灵座前一虞。孝子以下，出就别所，释缙服素服而还。

洪武二十六年四月，除期服奔丧之制。先是百官闻祖父母、伯叔、兄弟丧，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系期年服。若俱令奔丧守制，或一人连遭五六期丧，或道路数千里，则居官日少，更易繁数，旷官废事。今后除父母、

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期丧不许奔，但遣人致祭。”从之。

## 士庶人丧礼

《集礼》及《会典》所载，大略仿品官制，稍有损益。洪武元年，御史高元侃言：“京师人民，循习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竟无哀戚之情，甚非所以为治。乞禁止以厚风化。”乃令礼官定民丧服之制。

五年诏定：“庶民袭衣一称，用深衣一、大带一、履一双，裙袴衫袜随所用。饭用粱，含钱三。铭旌用红绢五尺。敛随所有，衣衾及亲戚襚仪随所用。棺用坚木，油杉为上，柏次之，土杉松又次之。用黑漆、金漆，不得用朱红。明器一事。功布以白布三尺引柩。柳车以衾覆棺。志石二片，如官之仪。茔地围十八步。祭用豕，随家有无。”又诏：“古之丧礼，以哀戚为本，治丧之具，称家有无。近代以来，富者奢僭犯分，力不足者称贷财物，夸耀殡送，及有惑于风水，停柩经年，不行安葬。宜令中书省臣集议定制，颁行遵守，违者论罪。”又谕礼部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近世徇元俗，死者或以火焚，而投其骨于水。伤恩败俗，莫此为甚。其禁止之。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宽闲地为义冢，俾之葬埋。或有宦游远方不能归葬者，官给力费以归之。”

## 服纪

明初颁《大明令》，凡丧服等差，多因前代之旧。洪武七年，《孝慈录》成，复图列于《大明令》，刊示中外。

先是贵妃孙氏薨，敕礼官定服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奏曰：“周《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服。”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乃敕翰林院学士宋濂等曰：“养生送死，圣王大政。讳亡忌疾，衰世陋俗。三代丧礼散失于衰周，厄于暴秦。汉、唐以降，莫能议此。夫人情无穷，而礼为适宜。人心所安，即天理所在。尔等其考定丧礼。”于是濂等考得古人论服母丧者凡四十二人，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太祖曰：“三年之丧，天下通丧。观愿服三年，视愿服期年者倍，岂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为定制。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仍命以五服丧制，并着为书，使内外遵宁。其制服五。曰斩衰，以至粗麻布为之，不缝下边。曰齐衰，以稍粗麻布为之，缝下边。曰大功，以粗熟布为之。曰小功，以稍粗熟布为之。曰缙麻，以稍细熟布为之。

其叙服有八。曰斩衰三年者：子为父母，庶子为所生母，子为继母，谓母卒父命他妾养己者，子为养母，谓自幼过房与人者；女在室为父母，女嫁被出而反在室为父母；嫡孙为祖父母承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者；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母，及为所后祖父母承重；夫为后则妻从服，妇为舅姑；庶子之妻为夫之所生母；妻妾为夫。

曰齐衰杖期者：嫡子众子为庶母；嫡子众子之妻为夫之庶母，为嫁母、出母、父卒继母改嫁而已从之者；夫为妻。

曰齐衰不杖期者：父母为嫡长子及众子，父母为女在室者，继母为长子及众子，慈母为长子及众子；孙为祖父母，孙女虽适人不降，高曾皆然；为伯叔父母；妾为夫之长子及众子，为

所生子；为兄弟，为兄弟之子及兄弟之女在室者，为姑及姊妹在室者；妾为嫡妻；嫁母、出母为其子；女在室及虽适人而无夫与子者，为其兄弟及兄弟之子；继母改嫁为前夫之子从己者；为继父同居两无大功之亲者；妇人为夫亲兄弟之子，妇人为夫亲兄弟子女在室者；女出嫁为父母；妾为其父母；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女适人为兄弟之为父后者；祖为嫡孙；父母为长子妇。

曰齐衰五月者：为曾祖父母。

曰齐衰三月者：为高祖父母，为继父昔同居而今不同者，为继父虽同居而两有大功以上亲者。

曰大功九月者：为同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为姑及姊妹及兄弟之女出嫁者；父母为众子妇，为女之出嫁者；祖为众孙；为兄弟之子妇；妇人为夫之祖父母，为夫之伯叔父母，为夫之兄弟之子妇，为夫兄弟之女嫁人者；女出嫁为本宗伯叔父母，及为兄弟与兄弟之子，为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为人后者为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妻为夫本生父母；为兄弟之子为人后者。

曰小功五月者：为伯叔祖父母，为同堂伯叔父母，为再从兄弟及再从姊妹在室者，为同堂兄弟之子，为祖姑在室者，为从祖姑在室者，为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为兄弟之妻；为人后者为其姑姊妹适人者；为嫡孙妇，为同堂姊妹之出嫁者，为孙女适人者，为兄弟之孙及兄弟之女孙在室者，为外祖父母，为母之兄弟姊妹，为同母异父之兄弟姊妹，为姊妹之子；妇人为夫之姑及夫之姊妹，为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为夫兄弟之孙及夫兄弟之女孙在室者，为夫同堂兄弟之子及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

曰缌麻三月者：为族曾祖父母，为族伯叔祖父母，为族父母，为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为族曾祖姑在室者，为族祖姑

及族姑在室者，为兄弟之曾孙，女在室同，为曾孙玄孙，为同堂兄弟之孙，女在室同，为再从兄弟之子，女在室同，为祖姑、从祖姑及从祖姊妹之出嫁者，为兄弟之孙女出嫁者，为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为乳母，为舅之子，为姑之子，为姨之子，为外孙，为婿，为妻之父母，为兄弟孙之妇，为同堂兄弟子之妇，为同堂兄弟之妻，为外孙妇，为甥妇；妇人为夫之曾祖、高祖父母，为夫之叔伯祖父母，为夫之同堂伯叔父母，为夫兄弟之曾孙，为夫之同堂兄弟，为夫同堂兄弟之孙，孙女同，为夫再从兄弟之子，为夫兄弟之孙妇，为夫同堂兄弟子之妇，为夫同堂兄弟之妻，为夫

同堂姊妹，为夫之外祖父母，为夫之舅及姨，为夫之祖姑及从祖姑在室者；女出嫁为本宗叔伯祖父母，为本宗同堂叔伯父母，为本宗同堂兄弟之子女，为本宗祖姑及从祖姑在室者，为本宗同堂姊妹之出嫁者；为人后者为本生外祖父母。

嘉靖十八年正月，谕辅臣：“昨居丧理疾，阅《礼记·檀弓》等篇，其所着礼仪制度俱不归一，又不载天子全仪。虽曰‘三年之丧，通乎上下’，而今昔亦有大不同者。皇祖所定，未有全文，每遇帝后之丧，亦未免因仍为礼。至于冠裳衰经，所司之制不一，其与礼官考定之。自初丧至除服，冠裳轻重之制具为仪节，俾归至当。”于是礼部议丧服诸制奏之。帝令更加考订，画图注释，并祭葬全仪，编辑成书备览。

## 志第三十七

### 乐一

古先圣王，治定功成而作乐，以合天地之性，类万物之情，天神格而民志协。盖乐者心声也，君心和，六合之内无不和矣。是以乐作于上，民化于下。秦、汉而降，斯理浸微，声音之道与政治不相通，而民之风俗日趋于靡曼。明兴，太祖锐志雅乐。是时，儒臣冷谦、陶凯、詹同、宋濂、乐韶凤辈皆知声律，相与究切厘定。而掌故阔略，欲还古音，其道无由。太祖亦方以下情偷薄，务严刑以束之，其于履中蹈和之本，未暇及也。文皇帝访问黄钟之律，臣工无能应者。英、景、宪、孝之世，宫县徒为具文。殿廷燕享，郊坛祭祀，教坊羽流，慢渎苟简，刘翔、胡瑞为之深慨。世宗制作自任，张鹗、李文察以审音受知，终以无成。盖学士大夫之著述止能论其理，而施诸五音六律辄多未协，乐官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晓其义，是以卒世莫能明也。稽明代之制作，大抵集汉、唐、宋、元人之旧，而稍更易其名。凡声容之次第，器数之繁缛，在当日非不烂然俱举，第雅俗杂出，无从正之。故备列于篇，以资考者。

太祖初克金陵，即立典乐官。其明年置雅乐，以供郊社之祭。吴元年，命自今朝贺，不用女乐。先是命选道童充乐舞生，至是始集。太祖御戟门，召学士朱升、范权引乐舞生入见，阅试之。太祖亲击石磬，命升辨五音。升不能审，以宫音为征音。

太祖哂其误，命乐生登歌一曲而罢。是年置太常司，其属有协律郎等官。元末有冷谦者，知音，善鼓瑟，以黄冠隐吴山。召为协律郎，令协乐章声谱，俾乐生习之。取石灵璧以制磬，采桐梓湖州以制琴瑟。乃考正四庙雅乐，命谦较定音律及编钟、编磬等器，遂定乐舞之制。乐生仍用道童，舞生改用军民俊秀子弟。又置教坊司，掌宴会大乐。设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乐，左右司乐，皆以乐工为之。后改和声郎为奉銮。

洪武元年春，亲祭太社、太稷。夏裕享于太庙。其冬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明年，祀皇地祇于方丘，又以次祀先农、日月、太岁、风雷、岳渎、周天星辰、历代帝王、至圣文宣王，皆定乐舞之数，奏曲之名。

圜丘：迎神，奏《中和之曲》。奠玉帛，奏《肃和之曲》。奉牲，奏《凝和之曲》。初献，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亚献，奏《豫和之曲》，终献，奏《熙和之曲》，俱《文德之舞》。彻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望燎，奏《时和之曲》。方丘并同，曲词各异，易望燎曰望瘞。太社太稷，易迎神曰《广和》，省奉牲，余并与方丘同，曲词各异。

先农：迎神、奠帛，奏《永和之曲》。进俎，奏《雍和之曲》。初献、终献，并奏《寿和之曲》。彻豆、送神，并奏《永和之曲》。望瘞，奏《太和之曲》。

朝日：迎神，奏《熙和之曲》。奠玉帛，奏《保和之曲》。初献，奏《安和之曲》，《武功之舞》。亚献，奏《中和之曲》，终献，奏《肃和之曲》，俱《文德之舞》。彻豆，奏《凝和之曲》。送神，奏《寿和之曲》。望燎，奏《豫和之曲》。夕月，迎神易《凝和》，奠帛以下与朝日同，曲词各异。

太岁、风雷、岳渎：迎神，奏《中和》。奠帛，奏《安和》。初献，奏《保和》。亚献，奏《肃和》。终献，奏《凝和》。彻

豆，奏《寿和》。送神，奏《豫和》。望燎，奏《熙和》。

周天星辰，初附祀夕月，洪武四年别祀：迎神，奏《凝和》。奠帛、初献，奏《保和》，《武功舞》。亚献，奏《中和》，终献，奏《肃和》，俱《文德舞》。彻豆，奏《豫和》。送神，奏《雍和》。

太庙：迎神，奏《太和之曲》。奉册宝，奏《熙和之曲》。进俎，奏《凝和之曲》。初献，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亚献，奏《豫和之曲》，终献，奏《熙和之曲》，俱《文德之舞》。彻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初献则德、懿、熙、仁各奏乐舞，亚、终献则四庙共之。

释奠孔子：初用大成登歌旧乐。洪武六年，始命詹同、乐韶凤等更制乐章，迎神，奏《咸和》。奠帛，奏《宁和》。初献，奏《安和》。亚献、终献，奏《景和》。彻饌、送神，奏《咸和》。

历代帝王：迎神，奏《雍和》。奠帛、初献，奏《保和》，《武功舞》。亚献，奏《中和》，终献，奏《肃和》，俱《文德舞》。彻豆，奏《凝和》。送神，奏《寿和》。望瘞，奏《豫和》。

又定王国祭祀乐章：迎神，奏《太清之曲》。初献，奏《寿清之曲》。亚献，奏《豫清之曲》。终献，奏《熙清之曲》。彻饌，奏《雍清之曲》。送神，奏《安清之曲》。其社稷山川，易迎神为《广清》，增奉瘞曰《时清》。

此祭祀之乐歌节奏也。

洪武三年，又定朝会宴飧之制。

凡圣节、正旦、冬至、大朝贺，和声郎陈乐于丹墀百官拜位之南，北向。驾出，仗动。和声郎举麾，奏《飞龙引之曲》，乐作，升座。乐止，偃麾。百官拜，奏《风云会之曲》，拜毕，乐止。丞相上殿致词，奏《庆皇都之曲》，致词毕，乐止。百官又拜，奏《喜升平之曲》，拜毕，乐止。驾兴，奏《贺圣朝

之曲》，还宫，乐止。百官退，和声郎、乐工以次出。

凡宴飨，和声郎四人总乐舞，二人执麾，立乐工前之两旁；二人押乐，立乐工后之两旁。殿上陈设毕，和声郎执麾由两阶升，立于御酒案之左右；二人引歌工、乐工由两阶升，立于丹陛上之两旁，东西向。舞师二人执旌，引武舞士立于西阶下之南；又二人执翻，引文舞士立于东阶下之南；又二人执幢，引四夷舞士立于武舞之西南；俱北向。武舞曰《平定天下之舞》，象以武功定祸乱也；文舞曰《车书会同之舞》，象以文德致太平也；四夷舞曰《抚安四夷之舞》，象以威德服远人也。此大乐二人，执戏竹，引大乐工陈列于丹陛之西，文武二舞乐工列于丹陛之东，四夷乐工列于四夷舞之北，俱北向。驾将出，仗动，大乐作。升座，乐止。进第一爵，和声郎举麾，唱奏《起临濠之曲》。引乐二人引歌工、乐工诣酒案前，北面，重行立定。奏毕，偃麾，押乐引众工退。第二，奏《开太平之曲》。第三，奏《安建业之曲》。第四，奏《大一统之曲》。第五，奏《平幽都之典》。第六，奏《抚四夷之曲》。第七，奏《定封赏之曲》。第八，奏《大一统之曲》。第九，奏《守承平之曲》。其举麾、偃麾，歌工、乐工进退，皆如前仪。进第一次膳，和声郎举麾，唱奏《飞龙引之乐》，大乐作。食毕，乐止，偃麾。第二，奏《风云会之乐》。第三，奏《庆皇都之乐》。第四，奏《平定天下之舞》。第五，奏《贺圣朝之乐》。第六，奏《抚安四夷之舞》。第七，奏《九重欢之乐》。第八，奏《车书会同之舞》。第九，奏《万年春之乐》。其举麾、偃麾如前仪。九奏三舞既毕，驾兴，大乐作。入宫，乐止，和声郎执麾引众工以次出。

宴飨之曲，后凡再更。四年所定，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龙》，

六曰《泰阶平》，七曰《君德成》，八曰《圣道行》，九曰《乐清宁》。其词，詹同、陶凯所制也。十五年所定，一曰《炎精开运》，二曰《皇风》，三曰《眷皇明》，四曰《天道传》，五曰《振皇纲》，六曰《金陵》，七曰《长杨》，八曰《芳醴》，九曰《驾六龙》。

凡大朝贺，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之东西，北向；陈大舞于丹陛之东西，亦北向。驾兴，中和韶乐奏《圣安之曲》。升座进宝，乐止。百官拜，大乐作。拜毕，乐止。进表，大乐作。进讫，乐止。宣表目，致贺讫，百官俯伏，大乐作。拜毕，乐止。宣制讫，百官舞蹈山呼，大乐作。拜毕，乐止。驾兴，中和韶乐奏《定安之曲》，导驾至华盖殿，乐止。百官以次出。

其大宴飧，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内，设大乐于殿外，立三舞杂队于殿下。驾兴，大乐作。升座，乐止。文武官入列于殿外，北向拜，大乐作。拜毕，乐止。进御筵，乐作。进讫，乐止。进花，乐作。进讫，乐止。进第一爵，教坊司奏《炎精开运之曲》，乐作。内外官拜毕，乐止。散花，乐作。散讫，乐止。第二爵，教坊司奏《皇风之曲》。乐止，进汤。鼓吹飧节前导至殿外，鼓吹止，殿上乐作。群臣汤饌成，乐止。武舞入，教坊司请奏《平定天下之舞》。第三爵，教坊司请奏《眷皇明之曲》，进酒如前仪。乐止，教坊司请奏《抚安四夷之舞》。第四爵，奏《天道传之曲》，进酒进汤如前仪。乐止，奏《车书会同之舞》。第五爵，奏《振皇纲之曲》，进酒如前仪。乐止，奏百戏承应。第六爵，奏《金陵之曲》，进酒进汤如前仪。乐止，奏八蛮献宝承应。第七爵，奏《长杨之曲》，进酒如前仪。乐止，奏采莲队子承应。第八爵，奏《芳醴之曲》，进酒进汤如前仪。乐止，奏鱼跃于渊承应。第九爵，奏《驾六龙之曲》，进酒如前仪。乐止，收爵。进汤，进大膳，乐作。供群臣饭食

讫，乐止，百花队舞承应。宴成彻案。群臣出席，北向拜，乐作。拜毕，乐止。驾兴，大乐作、鸣鞭，百官以次出。

此朝贺宴飨之乐歌节奏也。

其乐器之制，郊丘庙社，洪武元年定。乐工六十二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祝敌各一，埙四，箎四，箫八，笙八，笛四，应鼓一；歌工十二；协律郎一从执麾以引之。七年复增钥四，凤笙四，埙用六，搏拊用二，共七十二人。舞则武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干戚；文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羽钥；舞师二人执节以引之。共一百三十人。惟文庙乐生六十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祝敌各一，埙四，箎四，箫八，笙八，笛四，大鼓一；歌工十。六年铸太和钟。其制，仿宋景钟。以九九为数，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龙，柱以龙虞，建楼于圜丘斋宫之东北，悬之。郊祀，驾动则钟声作。升坛，钟止，众音作。礼毕，升辇，钟声作。俟导驾乐作，乃止。十七年改铸，减其尺十之四焉。

朝贺。洪武三年定丹陛大乐：箫四，笙四，箎篪四，方响四，头管四，龙笛四，琵琶四，闾六，杖鼓二十四，大鼓二，板二。二十六年又定殿中韶乐：箫十二，笙十二，排箫四，横笛十二，埙四，箎四，琴十，瑟四，编钟二，编磬二，应鼓二，祝一，敌一，搏拊二，丹陛大乐：戏竹二，箫十二，笙十二，笛十二，头管十二，闾八，琵琶八，二十弦八，方响二，鼓二，拍板八，杖鼓十二。命妇朝贺中宫，设女乐：戏竹二，箫十四，笙十四，笛十四，头管十四，闾十，琵琶八，二十弦八，方响六，鼓五，拍板八，杖鼓十二。正旦、冬至、千秋凡三节。其后太皇太后、皇太后并用之。朔望朝参：戏竹二，箫四，笙四，笛四，头管四，闾二，琵琶二，二十弦二，方响一，鼓一，拍板二，杖鼓六。

大宴。洪武元年定殿内侑食乐：箫六，笙六，歌工四。丹陛大乐：戏竹二，箫四，笙四，琵琶六，闾六，箜篌四，方响四，头管四，龙笛四，杖鼓二十四，大鼓二，板二。文武二舞乐器：笙二，横管二，闾二，杖鼓二，大鼓一，板一。四夷舞乐：腰鼓二，琵琶二，胡琴二，箜篌二，头管二，羌笛二，闾二，水盞一，板一。二十六年又定殿内侑食乐：祝一，敌一，搏拊一，琴四，瑟二，箫四，笙四，笛四，埙二，箎二，排箫一，钟一，磬一，应鼓一。丹陛大乐：戏竹二，箫四，笙四，头管二，琵琶二，闾二，二十弦二，方响二，杖鼓八，鼓一，板一。迎膳乐：戏竹二，笙二，笛四，头管二，闾二，杖鼓十，鼓一，板一。进膳乐：笙二，笛二，杖鼓八，鼓一，板一。太平清乐：笙四，笛四，头管二，闾四，方响一，杖鼓八，小鼓一，板一。

乐工舞士服色之制。郊庙，洪武元年定；朝贺，洪武三年定。文武两舞：武舞士三十二人，左干右戚，四行，行八人，舞作发扬蹈厉坐作击刺之状，舞师二人执旌以引之；文舞士三十二人，左钥右翟，四行，行八人，舞作进退舒徐揖让升降之状，舞师二人执翾以引之。四夷之舞：舞士十六人，四行，行四人，舞作拜跪朝谒喜跃俯伏之状，舞师二人执幢以引之。

此祭祀朝贺之乐舞器服也。

当太祖时，前后稍有增损。乐章之鄙者，命儒臣易其词。二郊之作，太祖所亲制。后改合祀，其词复更。太社稷奉仁祖配，亦更制七奏。尝谕礼臣曰：“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诗，章淫以夸。故一切谀词艳曲，皆弃不取。”尝命儒臣撰回銮乐歌，所奏《神降祥》、《神祝》、《酣酒》、《色荒》、《禽荒》诸曲，凡三十九章，命曰《御銮歌》，皆寓讽谏之意。然当时作者，惟务明达易晓，非能如汉、晋间诗歌，铿锵雅健，可录

而诵也。殿中韶乐，其词出于教坊俳優，多乖雅道。十二月乐歌，按月律以奏，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流俗喧晓，淫哇不逞。太祖所欲屏者，顾反设之殿陛间不为怪也。

永乐十八年，北京郊庙成。其合祀合享礼乐，一如旧制。更定宴飨乐舞：初奏《上万寿之曲》，《平定天下之舞》；二奏《仰天恩之曲》，《抚四夷之舞》；三奏《感地德之曲》，《车书会同之舞》；四奏《民乐生之曲》，《表正万邦之舞》；五奏《感皇恩之曲》，《天命有德之舞》；六奏《庆丰年之曲》；七奏《集禎应之曲》；八奏《永皇图之曲》；九奏《乐太平之曲》。奏曲肤浅，舞曲益下俚。景泰元年，助教刘翔上书指其失。请敕儒臣推演道德教化之意，君臣相与之乐，作为诗章，协以律吕，如古《灵台》、《辟雍》、《清庙》、《湛露》之音，以振励风教，备一代盛典。时以袭用既久，卒莫能改。其后教坊司乐工所奏中和韶乐，且多不谐者。成化中，礼官尝请三倍其额，博教而约取之。

弘治之初，孝宗亲耕藉田，教坊司以杂剧承应，间出狎语。都御史马文升厉色斥去。给事中胡瑞尝言：“御殿受朝，典礼至大，而殿中中和韶乐乃属之教坊司，岳镇海渎，三年一祭，乃委之神乐观乐舞生，褻神明，伤大体。望敕廷臣议，岳渎等祭，当以缙绅从事。中和韶乐，择民间子弟肆习，设官掌之。年久则量授职事。”帝以奏乐遣祭，皆国朝旧典，不能从也。马文升为尚书，因灾异陈言，其一访名儒以正雅乐，事下礼官。礼官言：“高皇帝命儒臣考定八音，修造乐器，参定乐章。其登歌之词，多自裁定。但历今百三十余年，不复校正，音律舛讹，厘正宜急。且太常官恐未足当制器协律之任。乞诏下诸司，博求中外臣工及山林有精晓音律者，礼送京师。会礼官熟议至

当，然后造器正音，庶几可以复祖制，致太和。”帝可其奏。末年诏南京及各王府，选精通乐艺者诣京师，复以礼官言而罢。

正德三年，武宗谕内钟鼓司康能等曰：“庆成大宴，华夷臣工所观瞻，宜举大乐。迺者音乐废缺，无以重朝廷。”礼部乃请选三院乐工年壮者，严督肄之，仍移各省司取艺精者赴京供应。顾所隶益猥杂，筋斗百戏之类日盛于禁廷。既而河间等府奉诏送乐户，居之新宅。乐工既得幸，时时言居外者不宜独逸，乃复移各省司所送技精者于教坊。于是乘传续食者又数百人，俳优之势大张。臧贤以伶人进，与诸佞幸角宠窃权矣。

嘉靖元年，御史汪珊请屏绝玩好，令教坊司毋得以新声巧技进。世宗嘉纳之。是时更定诸典礼，因亦有志于乐。建观德殿以祀献帝，如协律郎肄乐供祀事。后建世庙成，改殿曰崇先。乃亲制乐章，命大学士费宏等更定曲名，以别于太庙。其迎神曰《永和之曲》。初献曰《清和之曲》，亚献曰《康和之曲》，终献曰《冲和之曲》，彻饌曰《泰和之曲》，送神曰《宁和之曲》。宏等复议，献皇生长太平，不尚武功，其三献皆当用《文德舞》。从之。已而太常复请，乃命礼官会张璠议。璠言：“乐舞以佾数为降杀，不闻以武文为偏全。使八佾之制，用其文而去其武，则两阶之容，得其左而阙其右。是皇上举天子礼乐，而自降杀之矣。”乃从璠议，仍用二舞。

九年二月，始祈谷于南郊。帝亲制乐章，命太常协于音谱。是年，始祀先蚕，下礼官议乐舞。礼官言：“先蚕之祀，周、汉所同。其乐舞仪节，经史不载。唐开元先蚕仪注，大乐令设宫县于北郊坛壝内，诸女工咸列于后，则祀先蚕用女乐可知。

《唐六典》，宫县之舞八佾，轩县之舞六佾，则祀先蚕用八佾又可知。然止言舞生冠服，而不及舞女冠服。陈旸《乐书享先蚕图》下，止有《宫架登歌图》，而不及舞。夫有乐有舞，虽

祀礼之常，然周、汉制度既不可考，宋祀先蚕，代以有司，又不可据。惟开元略为近古，而陈氏《乐书》考据亦明。前享先农，既以侑数不足，降八为六，则今祀先蚕，止用乐歌，不用乐舞，亦合古制。且以见少杀先农之礼。”帝以舞非女子事，罢不用。使议乐女冠服以闻。礼官言：“北郊阴方，其色尚黑。同色相感，事神之道。汉蚕东郊，魏蚕西郊，色皆尚青，非其色矣。乐女冠服宜黑。”乃用乐六奏，去舞。其乐女皆黑冠服，因定享先蚕乐章。

又以祀典方厘定南北郊，复朝日夕月之祭，命词臣取洪武时旧乐歌，一切更改。礼官因请广求博访，有如宋胡瑗、李照者，具以名闻。授之太常，考定雅乐。给事中夏言乃以致仕甘肅行太仆寺丞张鶚应诏。命趣召之。既至，言曰：

大乐之正，乃先定元声。元声起自冥罔既觉之时，亥子相乘之际。积丝成毫，积毫成厘，积厘成分。一时三十分，一日十二时。故声生于日，律起于辰。气在声先，声从气后。若拘于器以求气，则气不能致器，而反受制于器，何以定黄钟、起历元？须依蔡元定，多截竹以拟黄钟之律，长短每差一分。冬至日按律而候，依法而取。如众管中先飞灰者，即得元气。验其时刻，如在子初二刻，即子初一刻移于初二刻矣；如在正二刻，即子正一刻移于正二刻矣。顾命知历官一人，同臣参候，庶几元声可得，而古乐可复。

又言：

古人制为十六编钟，非徒事观美，盖为旋宫而设。其下八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是已；其上八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黄钟、大吕、太簇是已。近世止用黄钟一均，而不遍具十六钟，古人立乐之方已失。况太常止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字眼谱之，

去古益远。且如黄钟为合似矣，其以大吕为下四，太簇为高四，夹钟为下一，姑洗为高一，夷则为下工，南吕为高工之类，皆以两律兼一字，何以旋宫取律，止黄钟一均而已。

且黄钟、大吕、太簇、夹钟为上四清声。盖黄钟为君，至尊无比。黄钟为宫，则十一律皆从而受制，臣民事物莫敢凌犯焉。至于夹钟为宫，则下生无射为征，无射上生仲吕为商，仲吕下生黄钟为羽。然黄钟正律声长，非仲吕为商三分去一之次。所以用黄钟为羽，必用子声，即上黄六之清声，正为不敢用黄钟全声，而用其半耳。姑洗以下之均，大率若此。此四清声之所由立也。编钟十六，其理亦然。

宋胡瑗知此义，故四清声皆小其围径以就之。然黄钟、太簇二声虽合，大吕、夹钟二声又非，遂使十二律、五声皆不得正。至于李照、范镇止用十二律，不用四清声，其合于三分损益者则和矣。夷则以降，其臣民事物，安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耶？

臣又考《周礼》，圜钟、函钟、黄钟、天地人三宫之说，有荐神之乐，有降神之乐。所为荐神之乐者，乃奏黄钟，歌大吕，子丑合也，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应钟，寅亥合也，舞《咸池》以祀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吕，辰酉合也，舞《大韶》以祭四望。乃奏蕤宾，歌林钟，午未合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巳申合也，舞《大武》以享先祖，舞《大濩》以享先妣。所谓降神之乐者，冬至祀天圜丘，则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征，姑洗为羽，是三者阳律相继。相继者，天之道也。夏至祭地方丘，则以函钟为宫，夹钟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是三者阴吕相生。相生者，地之功也。祭宗庙，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征，夹钟为羽，是三者律吕相合。相合者，人之情也。

且圜钟，夹钟也。生于房心之气，为天地之明堂，祀天从此起宫，在琴中角弦第十徽，卯位也。函钟，林钟也。生于坤位之气，在井东舆鬼之外，主地祇，祭地从此起宫，在琴中徽弦第五徽，未位也。黄钟，生于虚危之气，为宗庙，祭人鬼从此起宫，在琴中宫弦第三徽，子位也。至若六变而天神降，八变而地祇格，九变而人鬼享，非有难易之分。盖阳数起子而终于少阴之申，阴数起午而终于少阳之寅。圜钟在卯，自卯至申六数，故六变而天神降。函钟在未，自未至寅八数，故八变而地祇格。黄钟在子，自子至申九数，故九变而人鬼享。此皆以本元之声，召本位之神，故感通之理速也。或者谓自汉以来，天地鬼神闻新声习矣，何必改作。不知自人观天地，则由汉迄今千七百年；自天地观，亦顷刻间耳。自今正之，犹可及也。

并进所着乐书二部。其一曰《大成乐舞图谱》，自琴瑟以下诸乐，逐字作谱。其一曰《古雅心谈》，列十二图以象十二律。图各有说。又以琴为正声，乐之宗系。凡郊庙大乐，分注琴弦定徽，各有归旨。且自谓心所独契，斫轮之妙，有非口所能言者。

疏下礼部。礼官言：“音律久废，太常诸官循习工尺谱，不复知有黄钟等调。臣等近奉诏演习新定郊祀乐章，间问古人遗制，茫无以对。今鹗谓四清声所以为旋宫，其注弦定徽，盖已深识近乐之弊。至欲取知历者，互相参考，尤为探本穷源之论。似非目前司乐者所及。”乃授鹗太常寺丞，令诣太和殿较定乐舞。

鹗遂上言：“《周礼》有郊祀之乐，有宗祀之乐。尊亲分殊，声律自别。臣伏听世庙乐章，律起林钟，均殊太庙。臣窃异之。盖世庙与太庙同礼，而林钟与黄钟异乐。函钟主祀地祇，位寓坤方，星分井鬼，乐奏八变，以报资生之功。故用林钟起

调，林钟毕调也。黄钟主祀宗庙，位分子野，星隶虚危，乐奏九成，以报本源之德。故用黄钟起调，黄钟毕调也。理义各有归旨，声数默相感通。况天地者父母之象，大君者宗子之称。今以祀母之乐，奏以祀子，恐世庙在天之灵，必不能安且享矣。不知谱是乐者，何所见也。臣观旧谱乐章，字用黄钟，声同太庙。但审听七声，中少一律，今更补正。使依奏格，则祖孙一气相为流通，函黄二宫不失均调。尊亲之分两得，神人之心胥悦矣。”诏下礼官。

李时等覆奏，以为：“鶚所言，与臣等所闻于律吕诸书者，深有所合。盖黄钟一调，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变征，林钟为征，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旧乐章用合，用四，用一，用工，用尺，用工。去蕤宾之勾，而越次用再生黄钟之六，此旧乐章之失也。若林钟一调，则以林钟为宫，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大吕之半声为变征，太簇之半声为征，姑洗之半声为羽，蕤宾之半声为变宫。迺者沈居敬更协乐章，用尺，用合，用四，用一，用工，用六。夫合，黄钟也；四，太簇之正声也；一，姑洗之正声也；六，黄钟之子声也。以林钟为宫，而所用为角征羽者，皆非其一均之声，则谬甚矣。况林钟一调，不宜用于宗庙，而太庙与世庙，不宜异调，鶚见尤真。自今宜用旧协音律，惟加以蕤宾勾声，去再生黄钟之六，改用应钟之凡，以成黄钟一均，庶于感格之义，深有所补。”

乃命鶚更定庙享乐音，而逮治沈居敬等。鶚寻谱定帝社稷乐歌以进。诏嘉其勤，晋为少卿，掌教雅乐。

夏言又引古者龙见而雩，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请依古礼，定大雩之制。当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鼙括《云汉》诗辞，制为《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合歌之。帝可其议。

时七庙既建，乐制未备，礼官因请更定宗庙雅乐，言：“德、懿、熙、仁四祖久祧，旧章弗协。太祖创业，太宗定鼎，列圣守成。当有颂声，以对越在天，垂之万胤。若特享，若祫享，若大祫，诗歌颂美，宜命儒臣撰述，取自上裁。其乐器、乐舞、各依太庙成式，备为规制。”制可。已而尊献帝为睿宗，祔享太庙。于是九庙春特、三时祫、季冬大祫乐章，皆更定焉。

十八年巡狩兴都，帝亲制乐章，享上帝于飞龙殿，奉皇考配。其后，七庙火，复同堂之制，四时岁祫，乐章器物仍如旧制。初增七庙乐官及乐舞生，自四郊九庙暨太岁神祇诸坛，乐舞人数至二千一百名。后稍裁革，存其半。

张鹗迁太常卿，复申前说，建白三事：一请设特钟、特磬以为乐节；一请复宫县以备古制；一请候元气以定钟律。事下礼官，言：“特钟、特磬宜造乐悬，在庙廷中，周旋未便，不得更制。惟黄钟为声气之元，候气之法，实求中气以定中声，最为作乐本原。其说，若重室墀户，截管实灰，覆缇，按历气至灰飞，证以累黍，具有成法可依。其法，筑室于圜丘外垣隙地，选知历候者往相其役，待稍有次第，然后委官考验。”从之。仍诏取山西长子县羊头山黍，大小中三等各五斗，以备候气定律。

明自太祖、世宗，乐章屡易，然钟律为制作之要，未能有所讲明。吕怀、刘濂、韩邦奇、黄佐、王邦直之徒著书甚备，职不与典乐，托之空言而已。张鹗虽因知乐得官，候气终属渺茫，不能准以定律。弘治中，莆人李教授文利，着《律吕元声》，独宗《吕览》黄钟三寸九分之说。世宗初年，御史范永銓上其书，其说与古背，不可用。嘉靖十七年六月，辽州同知李文察进所着乐书四种，礼官谓于乐理乐书多前人所未发者。乃授文察为太常典簿，以奖劝之。而其所云：“按人声以考定五音”

者，不能行也。神宗时，郑世子载堉着《律吕精义》、《律学新说》、《乐舞全谱》共若干卷，具表进献。崇祯六年，礼部尚书黄汝良进《昭代乐律志》。宣付史馆，以备稽考，未及施行。

## 志第三十八

### 乐二

#### 乐章一

洪武元年圜丘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昊天苍兮穹窿，广覆焘兮庞洪。建圜丘兮国之阳，合众神兮来临之同。念蝼蚁兮微衷，莫自期兮感通。思神来兮金玉其容，驭龙鸾兮乘云驾风。顾南郊兮昭格，望至尊兮崇崇。

奠玉帛，《肃和之曲》：圣灵皇皇，敬瞻威光。玉帛以登，承筐是将。穆穆崇严，神妙难量。谨兹礼祭，功征是皇。

进俎，《凝和之曲》：祀仪祗陈，物不于大。敢用纯犊，告于覆载。惟兹菲荐，恐未周完。神其容之，以享以观。

初献，《寿和之曲》：眇眇微躬，何敢请于九重，以烦帝聪。帝心矜兮，有感而通。既俯临于几筵，神缤纷而景从。臣虽愚蒙，鼓舞欢容，乃子孙之亲祖宗。酌清酒兮在钟，仰至德兮玄功。

亚献，《豫和之曲》：荷天之宠，眷驻紫坛。中情弥喜，臣庶均欢。趋跼奉承，我心则宽。再献御前，式燕且安。

终献，《熙和之曲》：小子于兹，惟父天之思，惟恃天之慈，内外殷勤。何以将之？奠有芳齐，设有明粢。喜极而抃，奉神

燕娭。礼虽止于三献，情悠长兮远而。

彻饌，《雍和之曲》：烹饪既陈，荐献斯就。神之在位，既歆既右。群臣骏奔，彻兹俎豆。物尚未充，尚幸神宥。

送神，《安和之曲》：神之去兮难延，想遐袂兮翩翩。万灵从兮后先，卫神驾兮回旋。稽首兮瞻天，云之衢兮眇然。

望燎，《时和之曲》：焚燎于坛，灿烂晶荧。币帛牲黍，冀彻帝京。奉神于阳，昭祀有成。肃然望之，玉宇光明。

洪武八年御制圜丘乐章。

迎神：仰惟兮昊穹，臣率百职兮迓迎。幸来临兮坛中，上下护卫兮景从。旌幢缭绕兮四维，重悦圣心兮民获年丰。

奠玉帛：民依时兮用工，感帝德兮大化成功。臣将兮以奠，望纳兮微衷。

进俎：庖人兮列鼎，肴羞兮以成。方俎兮再献，愿享兮以歆。

初献：灵兮皇皇，穆严兮金床。臣令乐舞兮景张，酒行初献兮捧觴。

亚献：载斟兮再将，百辟陪祀兮具张。感圣情兮无已，拜手稽首兮愿享。

终献：三献兮乐舞扬，肴羞具纳兮气藹而芳。光朗朗兮上方，况日吉兮时良。

彻饌：粗陈菲荐兮神喜将，感圣心兮何以忘。民福留兮佳气昂，臣拜手兮谢恩光。

送神：旌幢烨烨兮云衢长，龙车凤辇兮驾飞扬。遥瞻冉冉兮去上方，可见烝民兮永康。

望燎：进罗列兮诣燎方，炬焰发兮煌煌。神变化兮物全于上，感至恩兮无量。

洪武二年方丘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坤德博厚，物资以生。承天时行，光大且宁。穆穆皇祇，功化顺成。来御方丘，严恭奉迎。

奠玉帛，《肃和之曲》：地有四维，大琮以方；土有正色，制币以黄。敬存于中，是荐是将。奠之几筵，临鉴洋洋。

进俎，《凝和之曲》：奉将纯牡，其牡童犊。烹饪既严，登俎惟肃。升坛昭荐，神光下烛。眷佑邦家，报效惟笃。

初献，《寿和之曲》：午为盛阳，阴德初萌。天地相遇，品物光荣。吉日令辰，明祀攸行。进以醇醴，展其洁清。

亚献，《豫和之曲》：至广无边，道全持载。山岳所凭，海渎咸赖。民次水土，既安且泰。酌酒揭虔，功德惟大。

终献，《熙和之曲》：庸眇之资，有此疆宇。匪臣攸能，仰承佑助。恩崇父母，臣欢鼓舞。八音宣扬，叠侑明醑。

彻饌，《雍和之曲》：牲牲在俎，笱豆有实。临之彝彘，匪惟饮食。登歌乃彻，荐献爰毕。执事奉承，一其严栗。

送神，《安和之曲》：神化无方，妙用难量。其功显融，其礼攸长。飏轮云旋，龙探鸾翔。拜送稽首，瞻礼余光。

望瘞，《时和之曲》：牲醴制币，俊饌惟馨。瘞之于坎，以达坤灵。奉神于阴，典礼是程。企而望之，厚壤宽平。

洪武八年御制方丘乐章。

迎神：仰皇祇兮驾来，川岳从迎兮威灵备开，香烟缭绕兮神临御街。渐升坛兮穆穆，霭瑞气兮应结楼台。以微衷兮率职，幸望圣悦兮心谐。但允臣兮固请，愿嘉烝民兮永怀。

奠玉帛：臣奉兮以筐，玉帛是进兮岁奠以常。百辟陪祀兮佩声琅琅。惟南熏兮解愠，映燎炎兮煌煌。

进俎：庖人兮净汤，大烹牲兮气霭而芳。以微衷兮献上，曰享兮曰康。

初献：初献行兮捧觞，圣灵穆穆兮洋洋。为烝民兮永康，

鉴丰年兮耿光。

亚献：杂肴羞兮已张，法前王兮典章。臣固展兮情悃，用斟醴兮载觞。

终献：爵三献兮礼将终，臣心眷恋兮无穷。恐肴羞兮未具，将何报兮神功。

彻饌：俎豆彻兮神熙，鸾舆驾兮旋归。百神翼翼兮云衣。敬奉行兮弗敢违。

送神：祥风兴兮悠悠，云衢开兮民福留。岁乐烝民兮大有，想洋洋兮举觞载酒。

望瘞：肴羞玉帛兮瘞坎中，遥瞻隐隐兮龙旗从。祀事成兮尽微衷，感厚德兮民福雍雍。

洪武十二年合祀天地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荷蒙天地兮君主华夷，钦承踊跃兮备筵而祭，诚惶无已兮寸衷微，仰瞻俯首兮惟愿来期。想龙翔凤舞兮庆云飞，必昭昭穆穆兮降坛墀。

奠玉帛，《肃和之曲》：天垂风露兮雨泽沾，黄壤氤氲兮气化全。民勤亩兮束帛鲜，臣当设宴兮奉来前。

进俎以后，咸同八年圜丘词。

嘉靖九年复定分祀圜丘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仰惟玄造兮于皇昊穹，时当肇阳兮大礼钦崇。臣惟蒲柳兮蝼蚁之衷，伏承春命兮职统群工。深怀愚昧兮恐负洪德，爰遵彝典兮勉竭微衷。遥瞻天阙兮宝辇临坛，臣当稽首兮祇迓恩隆。百辟陪列兮舞拜于前，万神翊卫兮以西以东。臣俯伏迎兮敬瞻帝御，愿垂歆鉴兮拜德曷穷。

奠玉帛，《肃和之曲》龙舆既降兮奉礼先，爰有束帛兮暨瑶瑄。臣谨上献兮进帝前，仰祈听纳兮荷苍干。

进俎，《凝和之曲》：肴羞珍饌兮荐上玄，庖人列鼎兮致精

虔。臣盍祗献兮馨醴牲，愿垂歆享兮民福渊。

初献，《寿和之曲》：礼严初献兮奉觴，臣将上进兮圣皇。圣皇垂享兮穆穆，臣拜手兮何以忘。

亚献，《豫和之曲》：礼觴再举兮荐玉浆，帝颜歆悦兮民福昂。民生有赖兮感上苍，臣惟鞠躬兮荷恩长。

终献，《熙和之曲》：三献兮礼告成，一念微衷兮露悃情。景张乐舞兮响鎗铉，仰瞻圣容兮俯锡恩泓。

彻饌，《雍和之曲》：祀礼竣兮精意禋，三献备兮诚已申。敬彻弗迟兮肃恭寅，恐多弗备兮惟赖洪仁。

送神，《清和之曲》：禋事讫终兮百辟维张，帝垂歆鉴兮沐泽汪洋。龙车冉冉兮宝驾旋云，灵风鼓舞兮瑞露清灂。洪恩浩荡兮无以为酬，粗陈菲荐兮已感歆尝。香气腾芳兮上彻帝座，仰瞻圣造兮赐福群方。臣同率土兮载欢载感，祗回宝辇兮凤啸龙翔。诚惶诚恐兮仰恋弥切，愿福生民兮永锡亨昌。

望燎，《时和之曲》：龙驾宝辇兮升帝乡，御羞菲帛兮奉燎方。环佩铿锵兮罗坛壝，炬焰特举兮气辉煌。生民蒙福兮圣泽沾，臣荷眷佑兮拜谢恩光。

嘉靖九年复定方丘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俯瞻兮凤辇来，灵风兮拂九垓。川岳从兮后先，百辟列兮襄陪。臣拜首兮迓迎，愿临享兮幸哉。

奠玉帛，《广和之曲》：祀礼有严兮奉虔，玉帛在笥兮来前。皇灵垂享兮以纳，烝民率土兮乐丰年。

进俎，《咸和之曲》：肴羞馨兮气芳，庖人奉役兮和汤。奉进兮皇祗歆慰，臣稽首兮敬将。

初献，《寿和之曲》：酒行初献兮乐舞张，齐醴明洁兮氤香。愿垂享兮以歆，生民安兮永康。

亚献，《安和之曲》：载献兮奉觴，神颜和懿兮以尝。功隆

厚载兮配天，民感德兮无量。

终献，《时和之曲》：三进兮玉露清，百职奔绕兮佩环鸣。  
鳧钟鹭鼓兮韵铮鍠，愿留福兮群生。

彻饌，《贞和之曲》：礼告终兮彻敢违，深惟一念兮诚意微。  
神垂博容兮听纳，恐未备兮惟慈依。

送神，《宁和之曲》：礼成兮诚已伸，驾还兮法从陈。灵祇  
列兮以随，百辟拜兮恭寅。望坤宫兮奉辞，愿普福兮烝民。

望燎，曲同《宁和》。

洪武三年朝日乐章。二十一年罢。

迎神，《熙和之曲》：吉日良辰，祀典式陈。纯阳之精，惟  
是大明。濯濯厥灵，昭鉴我心。以候以迎，来格来歆。

奠币，《保和之曲》：灵旗莅止，有赫其威。一念潜通，幽  
明弗违。有币在筐，物薄而微。神兮安留，尚其享之。

初献，《安和之曲》：神兮我留，有荐必受。享祀之初，奠  
兹醴酒。晨光初升，祥征应候。何以侑觞，乐陈雅奏。

亚献，《中和之曲》：我祀维何？奉兹牺牲，爰酌醴齐，贰  
觞载升。洋洋如在，式燕以宁。庶表微衷，交于神明。

终献，《肃和之曲》：执事有严，品物斯祭，稷非馨，式将  
其意。荐兹酒醴，成我常祀。神其顾歆，永言乐只。

彻饌，《凝和之曲》：春祈秋报，率为我民。我民之生，赖  
于尔神。维神佑之，康宁是臻。祭祀云毕，神其乐忻。

送神，《寿和之曲》：三献礼终，九成乐作。神人以和，既  
燕且乐。云车风驭，灵光昭灼。瞻望以思，邈彼寥廓。

望燎，《豫和之曲》：俎豆既彻，礼乐已终。神之云旋，倏  
将焉从。以望以燎，庶几感通。时和岁丰，维神之功。

嘉靖九年复定朝日乐章。

迎神，《熙和之曲》：仰瞻兮大明，位奠兮王宫。时当仲春

兮气融，爰遵祀礼兮报功。微诚兮祈神昭鉴，愿来享兮迓神聪。

奠玉帛，《凝和之曲》：神灵坛兮肃其恭，有帛在筐兮赤琮。奉神兮祈享以纳，予躬奠兮忻以颺。

初献，《寿和之曲》：玉帛方奠兮神歆，酒行初献兮舞呈。齐芳馨兮牺色骅，神容悦兮鉴予情。

亚献，《时和之曲》：二齐升兮气芬芳，神颜怡和兮喜将。予令乐舞兮具张，愿垂普照兮民康。

终献，《保和之曲》：殷勤三献兮告成，群职在列兮周盈。神锡休兮福民生，万世永赖兮神功明。

彻饌，《安和之曲》：一诚尽兮予心悻，五福降兮民获禧。仰九光兮诚已申，终三献兮彻敢迟。

送神，《昭和之曲》：祀礼既周兮乐舞扬，神享以纳兮还青乡。予当拜首兮奉送，愿恩光兮普万方。永耀熏明兮攸赖，烝民咸仰兮恩光。

望燎之曲：睹六龙兮御驾，神变化兮凤翥鸾翔。束帛肴羞兮诣燎方，佑我皇明兮基绪隆长。

洪武三年夕月乐章。周天星辰附。二十一年罢。

迎神，《凝和之曲》：吉日良辰，祀典式陈。太阴夜明，以及星辰。濯濯厥灵，昭鉴我心以候以迎，来格来歆。四年，星辰别祀，改“以及星辰”句为“惟德孔神”。

奠帛以下，咸同朝日。

嘉靖九年复定夕月乐章。

迎神，《凝和之曲》：阴曰配合兮承阳宗，式循古典兮斋以恭。睹太阴来格兮星辰罗从，予拜首兮迓神容。

初献，《寿和之曲》：神其来止，有严其诚。玉帛在筐，清醑方盈。奉而奠之，愿鉴微情。夫祀兮云何？祈佑兮群氓。

亚献，《豫和之曲》：二觴载斟，乐舞雍雍。神歆且乐，百

职惟供。愿顺轨兮五行，祈民福兮惟神必从。

终献，《康和之曲》：一诚以申，三举金觥。钟鼓錡錡，环佩琤琤。鉴予之情，愿永保我民生。

彻饌，《安和之曲》：礼乐肃具，精意用申。位坎居歆，纳兹藻苹。彻之弗迟，仪典肃陈。神其鉴之，佑我生民。

送神，《保和之曲》：礼备告终兮神喜旋，穹碧澄辉兮素华鲜。星辰从兮返神乡，露气清兮霓裳踟蹰。

望瘞之曲：肴羞兮束帛，荐之于瘞兮罔敢愆。予拜首兮奉送，愿永祝兮民乐丰年。

嘉靖十年，定祈谷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臣惟穹昊兮民物之初，为民请命兮祀礼昭诸。备筵率职兮祈洪庥，臣衷微眇兮惓恳诚摅。遥瞻驾降兮霁色辉，欢迎鼓舞兮迓龙舆。臣愧菲才兮后斯民，愿福斯民兮圣恩渠。

奠玉帛，《肃和之曲》：烝民勤职兮农事颺，蚕工亦慎兮固桑阡。玉帛祗奉兮暨豆笾，仰祈大化兮锡以丰年。

进俎，《咸和之曲》：鼎烹兮气馨，香羞兮旨醑。帝垂享兮以歆，烝民蒙福兮以宁。

初献，《寿和之曲》：礼严兮初献行，百职趋跄兮佩琤鸣。臣谨进兮玉觥，帝心歆鉴兮岁丰亨。

亚献，《景和之曲》：二觴举兮致虔，清醴载斟兮奉前。仰音容兮忻穆，臣感圣恩兮实拳拳。

终献，《永和之曲》：三献兮一诚微，禋礼告成兮帝鉴是依。烝民沐德兮岁丰襍，臣拜首兮竭诚祈。

彻饌，《凝和之曲》：三献周兮肃乃仪，俎豆敬彻兮弗敢迟。愿留福兮丕而，日雨日暘兮若时。

送神，《清和之曲》：祀礼告备兮帝鉴彰，臣情上达兮感昊

苍。云程肃驾兮返帝乡，臣荷恩眷兮何以忘。祥风瑞霭兮弥坛壝，烝民率土兮悉获丰康。

望燎，《太和之曲》：遥睹兮天衢长，邈彼寥廓兮去上方。束帛荐火兮升闻，愜悃通兮沛泽长。乐终九奏兮神人以和，臣同率土兮咸荷恩光。

嘉靖十七年，定大飨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于皇穆清兮弘覆惟仁，既成万宝兮惠此烝民。祇受厥明兮欲报无因，爰稽古昔兮式展明禋。肃肃广庭兮遥遥紫旻，笙镛始奏兮祥风导云。臣拜稽首兮中心孔勤，爰瞻宝辇兮森罗万神。庶几昭格兮眷命其申，徘徊顾歆兮鉴我恭寅。

奠玉帛，《肃和之曲》：捧珪币兮瑶堂，穆将愉兮圣皇。秉予心兮纯一，荷帝德兮溥将。

进俎，《凝和之曲》：岁功阜兮庶类成，黍稷饒兮濡鼎馨。敬荐之兮惭菲轻，大礼不烦兮惟一诚。

初献，《寿和之曲》：金风动兮玉宇澄，初献觞兮交圣灵。瞻玄造兮怀鸿祲，曷以酬之心怍怍。

亚献，《豫和之曲》：帝眷我兮居歆，纷繁会兮五音。再捧觞兮莫殫臣心，惟帝欣悌兮生民是任。

终献，《熙和之曲》：绥万邦兮屡丰年，眇眇予躬兮实荷昊天。酒三献兮心益虔，帝命参与兮勿遽旋。

彻饌，《雍和之曲》：祀礼既洽兮神人肃雍，享帝享亲兮勉歆臣衷。惟洪恩兮罔极，俨连蜷兮圣容。

送神，《清和之曲》：《九韶》既成兮金玉铿锵，百辟森立兮戚羽期藏。皇天在上兮昭考在旁，严父配天兮祇修厥常。殷荐既终兮神去无方，玄云上升兮鸾鹤参翔。灵光回照兮郁乎芬芳，载慕载瞻兮愿锡亨昌。子孙庶民兮惟帝是将，于昭明德兮

永怀不忘。

望燎，《时和之曲》：龙輿杳杳兮归上方，金风应律兮燎斯扬，达精诚兮合灵光。帝廷纳兮玉帛将，顾下土兮春不忘，愿锡吾民兮长阜康。

嘉靖十八年，兴都大飨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仰高高之在上兮皇穹，冒九围之遍覆兮罔止西东。王者出王游衍兮必奉天顾，愚臣之此行兮亶荷帡幪。

初献，《寿和之曲》：于昭帝麻兮臣感恩渊渊，巡省旧藩之地兮实止承天。下情思报兮此心拳拳，琼卮苍币兮捧扣坛前。

亚献，《敷和之曲》：乐奏兮三成，觴举兮再呈。帝鉴几微兮曰尔诚，小臣顿首兮敢不严于此精。

终献，《承和之曲》：臣来兹土，本之思亲。思亲伊何？昌厥嗣人。嗣人克昌，菲戴帝之临汝夫何因。

彻饌，《永和之曲》：肃其具兮祀礼行，备彼仪兮乐舞张。退省进止兮臣疏且狂，沐含仁兮何以量。

送神，《感和之曲》：王之狩兮典有禋望，于维柴祀兮首重上苍。臣情罔殫兮夙夜惶惶，祇伸愚悃兮允赖恩光。遥瞻兮六龙腾翔，帝垂祉兮万世永昌。

嘉靖十一年，定雩祀乐章，十七年罢。

迎神，《中和之曲》：于穆上帝，爰处瑶宫。咨尔黎庶，覆悯曷穷。旗幢戾止，委蛇云龙。霖泽斯溥，万宝有终。

奠币，《肃和之曲》：神之格思，奠兹文纁。盛乐斯举，香气氤氲。精禋孔，彻于紫冥。恳祈膏泽，渥我嘉生。

进俎，《咸和之曲》：百川委润，名山出云。愆暘孔炽，膏泽斯屯。祈年于天，载牲于俎。神之格思，报以甘雨。

初献，《寿和之曲》：有严崇祀，日吉辰良。酌彼盥洗，椒

馨馥香。元功溥济，时雨时暘。惟神是听，绥以多穰。

亚献，《景和之曲》：皇皇禋祀，孔惠孔明。瞻仰来歆，拜首钦承。有醴维醺，有酒维清，去韶侑献，肃雍和鸣。圣灵有赫，鉴享精诚。

终献，《永和之曲》：灵承无斁，骏奔有容。嘉玉以陈，酌鬯以供。礼三再称，诚一以从。备物致志，申荐弥恭。神昭景贶，佑我耕农。

彻饌，《凝和之曲》：有赫旱暵，民劳瘁斯。于牲于醴，载舞载诗。礼成三献，敬彻不迟。神之听之，雨我公私。

送神，《清和之曲》：爰迪寅清，昭事昊穹。仰祈甘雨，惠我三农。既歆既格，言归太空。式沾下土，万方其同。

望燎，《太和之曲》：赤龙旋驭，礼洽乐成。燔燎既举，昭格精禋。维帝降康，雨施云行。登我黍稌，溥受厥明。

祭毕，乐舞童群歌《云门之曲》：景龙精兮时见，测鹑纬兮宵悬。肆广乐兮铿鍠，列皇舞兮踰跼。祈方社兮不莫，荐圭璧兮孔虔。需密云兮六漠，需甘澍兮九玄。慰我农兮既渥，锡明昭兮有年。

洪武元年，太社稷异坛同壝乐章。

迎神，《广和之曲》：五土之灵，百谷之英。国依土而宁，民以食而生。基图肇建，祀礼修明。神其来临，肃恭而迎。

奠币，《肃和之曲》：有国有人，社稷为重。昭事云初，玉帛虔奉。维物匪奇，敬实将之。以斯为礼，冀达明祇。

进俎，《凝和之曲》：崇坛北向，明禋方闡。有洁牺牲，礼因物显。大房载设，中情以展。景运既承，神贶斯衍。

初献，《寿和之曲》：太社云，高为山林，深为川泽。崇丘广衍，亦有原隰。惟神所司，百灵效职。清醴初陈，颢然昭格。句龙配云，平治水土，万世神功。民安物遂，造化攸同。嘉惠

无穷，报祀宜丰。配食尊严，国家所崇。太稷云，黍稷稻粱，来牟降祥，为民之天。丰年穰穰，其功甚大，其恩正长。乃登芳齐，以享以将。后稷配云，皇皇后稷，克配于天。诞降嘉种，树艺大田。生民粒食，功垂万年。建坛于京，歆兹吉蠲。

亚献，《豫和之曲》：太社云，广厚无偏，其体弘兮。德侔坤顺，万物生兮。锡民地利，神化行兮。恭祀告虔，国之祜兮。句龙配云，周览四方，伟烈昭彰。九州既平，五行有常。坛位以妥，牲醴之将。是崇是严，焕然典章。太稷云，亿兆林林，所资者谷。雨暘应时，家给人足。仓庾坻京，神介多福。祇荐其仪，昭事维肃。后稷配云，躬勤稼穡，有相之道。不稂不莠，实坚实好。农事开国，王基永保。有年自今，常奉苹藻。

终献，《豫和之曲》，词同亚献。

彻豆，《雍和之曲》：礼展其勤，乐奏其节。庶品苾芬，神明是达。有严执事，俎豆乃彻。穆穆雍雍，均其欣悦。

送神，《安和之曲》：维坛洁清，维主坚贞。神之所归，依兹以宁。土宇靖安，年谷顺成。祀事昭明，永致升平。

望瘞，《时和之曲》：晨光将发，既侑既歆。瘞兹牲币，达于幽阴。神人和悦，实获我心。永久禋祀，其始于今。

洪武十一年，合祭太社稷乐章。

迎神，《广和之曲》：予惟土谷兮造化工，为民立命兮当报崇。民歌且舞兮朝雍雍，备筵率职兮候迓迎。想圣来兮祥风生，钦当稽首兮告年丰。

初献，《寿和之曲》：氤氲气合兮物遂蒙，民之立命兮荷阴功。予将玉帛兮献微衷，初斟醴荐兮民福洪。

亚献，《豫和之曲》：予令乐舞兮再捧觞，愿神昭格兮军民康。思必穆穆兮灵洋洋，感恩厚兮拜祥光。

终献，《熙和之曲》：干羽飞旋兮酒三行，香烟缭绕兮云旌

幢。予今稽首兮忻且惶，神颜悦兮霞彩彰。

彻饌，《雍和之曲》：粗陈微礼兮神喜将，琅然丝竹兮乐舞扬。愿祥普降兮遐迩方，烝民率土兮尽安康。

送神，《安和之曲》：氤氲氤氲兮祥光张，龙车凤辇兮驾飞扬。遥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时雨暘。

望瘞，《时和之曲》：捧肴羞兮诣瘞方，鸣銮率舞兮声铿锵。思神纳兮民福昂，予今稽首兮谢恩光。

嘉靖十年，初立帝社稷乐章。

迎神，《时和之曲》：东风兮地脉以融，首务兮稼穡之工。秋祭云：“金风兮万宝以充，忻成兮稼穡之工。祀神于此兮苑中，愿来格兮慰予衷。

初献，《寿和之曲》：神兮临止，礼荐清醇。菲币在笥，初献式遵。神其鉴兹，享斯藻苹。我祀伊何？祈报是因。神兮锡祉，则阜吾民。

亚献，《雍和之曲》：二觴载举，中此殷勤。神悦兮以纳，祥霭兮氤氲。

终献，《宁和之曲》：礼终兮酒三行，喜茂实兮黍稷梁。农事待兮丰康，予稽首兮以望。

彻饌，《保和之曲》：祀事告终，三献既周。彻之罔迟，惠注田畴。迓以休颺，庇兹有秋。

送神，《广和之曲》：耕耨伊首，秋祭云：“耕耨告就。”力事豆笾。梁盛赖之，于此大田。予将以祀，神其少延。愿留嘉祉，副我洁虔。肃驾兮云旋，普予兮有年。

望瘞，曲同。

洪武二年，分祀天神地祇乐章。

迎天神，奏《中和之曲》：吉目良辰，祀典式陈。太岁尊神，雷雨风云。濯濯厥灵，昭鉴我心。以候以迎，来格来歆。

奠帛以后，咸同朝日。

迎地祇，奏《中和之曲》：吉日良辰，祀典式陈。惟地之祇，百灵缤纷。岳镇海渚，山川城隍，内而中国，外及四方。濯濯厥灵，昭鉴我心。以候以迎，来格来歆。

奠帛以后，咸同朝日。

洪武六年，合祀天神地祇乐章。

迎神，《保和之曲》：吉日良辰，祀典式陈。太岁尊神，雷雨风云，岳镇海渚，山川城隍。内而中国，外及四方。濯濯厥灵，昭鉴我心。以候以迎。来格来歆。

奠帛以后，咸同朝日。

嘉靖九年，复分祀天神地祇乐章。

迎天神，《保和之曲》：吉日良辰，祀典式陈。景灵甘雨，风雷之神。赫赫其灵，功着生民。参赞玄化，宣布苍仁。爰兹报祀，鉴斯藻苹。

奠帛以后，俱如旧。

迎地祇，《保和之曲》：吉日良辰，祀典式陈。灵岳方镇，海渚之神，京畿四方，山泽群真。毓灵分隅，福我生民。荐斯享报，鉴我恭寅。

奠帛以后，亦如旧。

洪武四年，祀周天星辰乐章。

迎神，《凝和之曲》：星辰垂象，布列玄穹，择兹吉日，祀礼是崇。濯濯厥灵，昭鉴我心。谨候以迎，庶几来歆。

奠帛，《保和之曲》，词同朝日。

初献，《保和之曲》：神兮既留，品物斯荐。奉礼之初，醴酒斯奠。仰惟灵耀，以享以歆。何以侑觞？乐奏八音。

亚献，《中和之曲》：神既初享，亚献再升。以酌醴齐，仰荐于神。洋洋在上，式燕以宁。庶表微衷，交于神明。

终献，《肃和之曲》：神既再享，终献斯备。不腆菲仪，式将其意。荐兹酒醴，成我常祀。神其顾歆，永言乐只。

彻豆，《豫和之曲》：祀事将毕，神既歆只。彻兹俎豆，以成其礼。惟神乐欣，无间始终。乐音再作，庶在微惊。

送神，《雍和之曲》，词同朝日。

望燎，《雍和之曲》：神既享祀，灵馭今旋。燎烟既升，神帛斯焚。巍巍霄汉，倏焉以适。拳拳余衷，瞻望弗及。

嘉靖八年，祀太岁月将乐章。

迎神：吉日良辰，祀典式陈。辅国佑民，太岁尊神。四时月将，功曹司辰。濯濯厥灵，昭鉴我心。以候以迎，来格来歆。

奠帛以后，俱同神祇。

洪武元年宗庙乐章。

迎神，《太和之曲》：庆源发祥，世德惟崇。致我眇躬，开基建功。京都之中，亲庙在东。惟我子孙，永怀祖风。气体则同，呼吸相通。来格来崇，皇灵显融。

奉册宝，《熙和之曲》：时享不用维水有源，维木有根。先世积善，福垂后昆。册宝镂玉，德显名尊。祇奉礼文，仰答洪恩。

进俎，《凝和之曲》：时享不用明明祖考，妥神清庙。荐以牲牲，匪云尽孝。愿通神明，愿成治效。此帝王之道，亦祖考之教。

初献，《寿和之曲》：德祖庙，初献云：思皇高祖，穆然深玄。其远历年，其神在天。尊临太室，余庆绵绵。歆于几筵，有永其传。懿祖庙初献云：思皇曾祖，清勤纯古。田里韬光，天笃其祐。佑我曾孙，弘开土宇。追远竭虔，勉遵前矩。熙祖庙初献云：维我皇祖，淑后贻谋。盛德灵长，与泗同流。发于孙枝，明禋载修。嘉润如海，恩何以酬。仁祖庙初献云：惟我

皇考，既淳且仁。弗耀其身，克开嗣人。子有天下，尊归于亲。景运维新，则有其因。

亚献，《豫和之曲》：对越至亲，俨然如生。其气昭明，感格在庭。如见其形，如闻其声。爰而敬之，发乎中情。

终献，《熙和之曲》：承先人之德，化家为国。毋曰予小子，基命成绩。欲报其德，昊天罔极。殷勤三献，我心悦怿。

彻豆，《雍和之曲》：乐奏具肃，神其燕嬉。告成于祖，亦右皇妣。敬彻不迟，以终祀礼。祥光焕扬，锡以嘉祉。

送神，《安和之曲》：显兮幽兮，神运无迹。鸾驭逍遥，安其所适。其灵在天，其主在室。子子孙孙，孝思无斁。

二十一年，更定其初献合奏，余并同。

思皇先祖，耀灵于天。源衍庆流，由高逮玄。玄孙受命，追远其先。明禋世崇，亿万斯年。

永乐以后，改迎神章“致我眇躬”句为“助我祖宗”。又改终献章首四句为“惟前人之功，肇膺天历。延及于小子，爰受方国”。余并同。

嘉靖十五年，孟春九庙特享乐章。

太祖庙。迎神，《太和之曲》：于皇于皇兮仰我圣祖，乃武乃文，攘夷正华，为天下大君。比隆于古，越彼放勋。肇造王业，佑启予子孙。功德超迈，大室攸尊。首称春祀，诚敬用申。维神格思，万世如存。

初献。《寿和之曲》：荐帛于筐，洁牲于俎，嘉我黍稷，酌我清醑。愚孙毖祀，奠献初举。翼翼精诚，对越我皇祖。居然顾歆，永锡纯祐。

亚献，《豫和之曲》：钥舞既荐，八音洋洋，工歌喤喤。醇醴载羞，齐明其将之。永佑于子孙，岁事其承之。俾嗣续克承，百世其保之。

终献，《宁和之曲》：三爵既崇，礼秩有终。盈溢孚颙，显相肃雍。惟皇祖格哉，以绎以融，申锡无穷。暨于臣民，万福攸同。

彻饌，《豫和之曲》：礼毕乐成，神悦人宜。笾豆静嘉，敬彻不迟。穆穆有容，秩秩有仪。益祇以严，矧敢斃于斯。

还宫，《安和之曲》：于皇我祖，陟降在天。清庙翼翼，禋祀首虔。明神既留，寢祐静渊。介福绥祿，锡胤绵绵。以惠我家邦，于万斯年。

成祖庙。迎神，《太和之曲》：于惟文皇，重光是宣。克戡内难，转坤旋干。外訾百蛮，威行八埏。贻典则于子孙，不忘不愆。圣德神功，格于皇天。作庙奕奕，百世不迁。祀事孔明，亿万斯年。

初献、亚献、终献、彻饌、还宫，俱与太祖庙同。

仁宗庙。迎神，《太和之曲》：明明我祖，盛德天成。至治吁谟，遘骏有声。专奠致享，惟古经是程。春祀有严，以迓圣灵。惟陟降在庭，以贄我思成。

初献，《寿和之曲》：币牲在陈，金石在悬。清酒方献，百执事有虔。明神洋洋，降歆自天。俾我孝孙，德音孔宣。

亚献，《豫和之曲》：中诚方殷，明神如存。醴齐孔醇，再举壘尊。福祿穰穰，攸介攸臻。追远报酬，罔极之恩。

终献，《宁和之曲》：乐比声歌，佾舞婆娑。称彼玉爵，酒旨且多。献享维终，神听以和。

彻饌，《雍和之曲》：牲牲在俎，稷黍在簠。孝享多仪，格我皇祖。称歌进彻，髦士。孝孙受福，以敷锡于下土。

还宫，《安和之曲》：牲享孔明，物备礼成。于昭在天，以莫不听。神明即安，维华寝是凭。肇祀迄今，百世祇承。

宣庙、英庙、宪庙俱与仁庙同。

孝庙。迎神，《太和之曲》：列祖垂统，景运重熙。于惟孝皇，敬德允持。用光于大烈，化被烝黎。专庙以享，经礼攸宜。俎豆式陈，庶几来思。

初献，《寿和之曲》：粢盛孔蠲，腍肥牲牲。考鼓雝雝，万舞跼跼。清醑初酌，对越在天。明神居歆，式昭厥虔。

亚献，《豫和之曲》：祀事孔勤，精意未分。乐感凤仪，礼虔骏奔。酝齐挹清，载奠瑶尊。神其格思，福祿来臻。

终献，《宁和之曲》：乐舞既成，献享维终。明明对越，弥笃其恭。笃恭维何？明德是崇。神之听之，万福来同。

彻饌，《雍和之曲》：牲牢醴陈，我享我将，黍稷苹藻，洁白馨香。彻以告成，降禧穰穰。神锡无疆，佑我万方。

还宫，《安和之曲》：礼享既洽，神御聿兴。庙寝煌煌，以凭以宁。维神匪遐，上下在庭。于寝孔安，永底我烝民之生。

武庙。迎神，《太和之曲》：列祖垂统，景运重熙。于惟武皇，昭德敕威。用剪除奸，大业弗隳。专庙以享，经礼攸宜。俎豆式陈，庶几来思。

初献、亚献、终献及彻饌、还宫，俱与孝庙同。

睿庙。迎神，《太和之曲》：于穆神皇，秉德凝道。仁厚积累，配于穹昊。流庆显休，萃于眇躬。施于无穷，以似以续，以光绍我皇宗。惟兹气始，俎豆是供。循厥典礼，式敬式崇。神其至止，以鉴愚衷。

初献，《寿和之曲》：制帛牲牢，庶羞芬。玉戚朱干，协于韶箫。清醑在筵，中情缠绵。神之格思，仪形僾然。

亚献，《豫和之曲》：瑶爵再陈，侑以工歌。钥舞跼跼，八音谐和。孝思肫肫，感格圣灵。致恚则存，如闻其声。

终献，《宁和之曲》：仪式弗逾，奠爵维三。乐舞雍容，以雅以南。仰仁源德泽，岳崇海渊。愿启我子孙，緝熙光明，维

两仪是参。

彻饌，《雍和之曲》：嘉饌甘只，亦既歆只。登歌迅彻，敬终惟始。维神孔昭，賚永成于孝矣。

还宫，《安和之曲》：幽显莫测，神之无方。祀事既成，神返诸帝乡。申发休祥，俾胤嗣蕃昌。宜君兮宜王，历世无疆。

九庙时裕乐章

孟夏。迎神，《太和之曲》：序届夏首兮风气熏，礼严时裕兮拏击钟{卉鼓}。迎群主来合享交欣，于皇列圣正南面，以申崇报皇勋。

初献，《寿和之曲》：瞻曙色方昕，仰列圣在上，奠金觥而捧币纹。小孙执盈兮敢不惧殷。

亚献，《豫和之曲》：思皇祖，仰圣神。来列主，会太宸。时裕修，循古伦。惟圣鉴歆，愚孙忱恂。

终献，《宁和之曲》：齐醴清兮麦熟新，笱豆洁兮孝念申。仰祖功兮宗德，愿降佑兮后人。

彻饌，《雍和之曲》：乐终兮礼成，告玉振兮讫金声。彻之弗违，以肃精诚。

还宫，《安和之曲》：三献就兮祖宗鉴享，一诚露兮念维长。思弗尽兮思弗忘，深荷德泽之启佑，小孙惟赖以余光。神返宫永安，保家国益昌。

孟秋。迎神：时兮孟秋火西流，感时毖祀兮爽气回。喜金风兮飘来，仰祖宗兮永慕哉。秋裕是举兮希鉴歆，小孙恭迓兮捧素裁。

初献：皇祖降筵，列圣灵联。执事恐躐，乐舞踟蹰。小孙捧盈兮敢弗虔。

亚献：再酌兮玉浆，洁净兮馨香。祖宗垂享兮锡胤昌，万岁兮此礼行。

终献：进酒三觥，歌舞雍讌，钟鼓轰铮。皇祖列圣，永享愚诚。

彻饌：秋尝是举，稌黍丰农。三献既周，圣灵显容。小孙时思恩德兮惟忡。

还宫：仰皇祖兮圣神功，祀典陈兮报莫穷。尝裕告竣，鸾驭旋宫。皇灵在天主在室，万祀陟降何有终。

孟冬。迎神：时兮孟冬凛以凄，感时感祀兮气潜回。朔朔风兮北来，仰祖宗兮永慕哉。冬裕是举兮希鉴歆，小孙恭迓兮捧素裁。

初、亚、终献，俱同孟秋。

撤饌：冬烝是举，俎豆维丰。三献既周，圣灵显容。小孙时思，恩德兮惟忡。

还宫。同孟秋，惟改“尝裕”为“烝裕。”

大裕乐章。

迎神：仰庆源兮大发祥，惟世德兮深长。时惟岁残，大裕洪张。祖宗圣神，明明皇皇。遥瞻兮顿首，世德兮何以忘。

初献：神之格兮慰我思，慰我思兮捧玉卣。捧来前兮栗栗，仰歆纳兮是幸已而。

亚献：再举瑶浆，乐舞群张。小孙在位，陪助贤良。百工罗从，大礼肃将。惟我祖宗，显锡恩光。

终献：思祖功兮深长，景宗德兮馨香。报岁事之既成兮典则先王，惟功德之莫报兮何以量。

彻饌：三酌既终，一诚感通。仰圣灵兮居歆，万禴异是举兮庶乎酬报之衷。

还宫：显兮幽兮，神运无迹。神运无迹兮化无方，灵返天兮主返室。愿神功圣德兮启佑无终，玄孙拜送兮以谢以祈。

嘉靖十年大禘乐章。

迎神，《元和之曲》：于维皇祖，肇创丕基。钟祥有自，曰本先之。奄有万方，作之君师。追报宜隆，以申孝思。瞻望稽首，介我休禧。

初献，《寿和之曲》：木有本兮水有源，人本祖兮物本天。思报德兮礼莫先，仰希鉴兮敢弗虔。

亚献，《仁和之曲》：中觴载升，于此瑶觥。小孙奉前，愿歆其诚。乐舞在列，庶职在庭。祖鉴孔昭，锡佑攸亨。

终献，《德和之曲》：于维兮先祖，延庆兮深高。追报兮曷能，三进兮香醪。

彻饌，《太和之曲》：芬兮豆笾，洁兮黍粢。祖垂歆享，彻乎敢迟。礼云告备，以讫陈辞。永裕后人，亿世丕而。

送神，《永和之曲》：禘祀兮具张，佳气兮郁昂。皇灵锡纳兮喜将，一诚通兮万载昌。祈鉴佑兮天下康，仰源仁浩德兮曷以量。小孙顿首兮以望，遥瞻冉冉兮圣灵皇皇。

洪武七年，御制祀历代帝王乐章。

迎神，《雍和之曲》：仰瞻兮圣容，想銮輿兮景从。降云衢兮后先，来俯鉴兮微衷。荷圣临兮苍生有崇，眷诸帝兮是临，予顿首兮幸蒙。

奠帛，《保和之曲》：秉微诚兮动圣躬，来列坐兮殿庭。予今愿兮效勤，奉礼帛兮列酒尊。鉴予情兮忻享，方旋驾兮云程。

初献，《保和之曲》：酒行兮爵盈，喜气兮雍雍。重荷蒙兮载瞻载崇，群臣忻兮跃从，愿睹穆穆兮圣容。

亚献，《中和之曲》：酒斟兮礼明，诸帝熙和兮悦情。百职奔走兮满庭，陈笾豆兮数重，亚献兮愿成。

终献，《肃和之曲》：献酒兮至终，早整云鸾兮将旋宫。予心眷恋兮神圣，欲攀留兮无从。蹶云衢兮缓行，得遥瞻兮达九重。

彻饌，《凝和之曲》：纳肴羞兮领陈，烝民乐兮幸生。将何以兮崇报，惟岁时兮载瞻载迎。

送神，《寿和之曲》：幡幢缭绕兮导来踪，銮舆冉冉兮归天宮。五云拥兮祥风从，民歌圣佑兮乐年丰。

望燎，《豫和之曲》：神机不测兮造化功，珍羞礼帛兮荐火中。望瘞庭兮稽首，愿神鉴兮寸衷。

洪武六年定祀先师孔子乐章。

迎神，《咸和之曲》：大哉宣圣，道德尊崇。维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纯益隆。神其来格，于昭圣容。

奠帛，《宁和之曲》：自生民来，谁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圣。粢帛具成，礼容斯称。黍稷非馨，惟神之听。“惟王”，后改曰“惟师”。

初献，《安和之曲》：太哉圣王，实天生德。作乐以崇，时祀无斁。清酏惟馨，嘉牲孔硕。荐羞神明，庶几昭格。

亚、终献，《景和之曲》：百王宗师，生民物轨。瞻之洋洋，神其宁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献惟三，于戏成礼。

彻饌，《咸和之曲》：牺象在前，豆笾在列，以享以荐，既芬既洁。礼成乐备，人和神悦。祭则受福，率遵无越。

送神，《咸和之曲》：有严学宫，四方来宗。恪恭祀事，威仪雍雍。歆格惟馨，神驭旋复。明禋斯毕，咸膺百福。

洪武二年享先农乐章。

迎神，《永和之曲》：东风启蛰，地脉奋然。苍龙挂角，烨烨天田。民命惟食，创物有先。圜钟既奏，有降斯筵。

奠帛，《永和之曲》：帝出乎震，天发农祥。神降于筵，蔼蔼洋洋。礼神有帛，其色惟苍。岂伊具物，诚敬之将。

进俎，《雍和之曲》：制帛既陈，礼严奉牲。载之于俎，祀事孔明。簠簋攸列，黍稷惟馨。民力普存，先穡之灵。

初献，《寿和之曲》：九谷未分，庶草攸同。表为嘉种，实在先农。黍稷斯丰，酒醴是供。献奠之初，以祈感通。配位云：厥初生民，粒食其天。开物惟智，邃古奚传。思文后稷，农官之先。侑神作主，初献惟蠲。

亚献，《寿和之曲》：倬彼甫田，其隰其原。耒耜云载，骏馭之间。报本思享，亚献惟虔。神其歆之，自古有年。配位云：后稷配天，兴于有邰。诞降嘉种，有栽有培。俶载南亩，祇事三推。佑神再献，歆我尊罍。

终献，《寿和之曲》：帝藉之典，享祀是资，洁丰嘉粟，咸仰于斯。时维亲耕，享我农师。礼成于三，以讫陈词。配位云：嘉德之荐，民和岁丰。帝命率育，报本之功。陈常时夏，其德其功。齐明有格，惟献之终。

彻饌，《永和之曲》：于赫先农，歆此洁修。于筐于爵，于饌于羞。礼成告彻，神惠敢留。馐及终亩，丰年是求。

送神，《永和之曲》：神无不在，于昭于天。日迎日送，于享之筵。冕衣在列，金石在悬。往无不之，其佩翩翩。

望瘞，《太和之曲》：祝帛牲醴，先农既歆。不留不褻，瘞之厚深。有幽其瘞，有赫其临。曰礼之常，匪今斯今。

嘉靖九年定享先蚕乐章。

迎神，《贞和之曲》：于穆惟神，肇启蚕桑。衣我万民，保我家邦。兹举旷仪，春日载阳。恭迎霞馭，灵气洋洋。

奠帛，《寿和之曲》：神其临只，有苾有芬。乃献玉歆，乃奠文繡。仰祈昭鉴，淑气氤氲。顾兹蚕妇，祁祁如云。

初献，曲同奠帛。

亚献，《顺和之曲》：载举清觴，蚕祀孔明。以格以享，鼓瑟吹笙。阴教用彰，坤仪允贞。神之听之，鉴此禋诚。

终献，《宁和之曲》：神之格思，桑土是宜。三纛七就，惟此茧丝。献礼有终，神不我遗。锡我纯服，藻绘皇仪。

彻饌，《安和之曲》：俎豆具彻，式礼莫愆。既匡既敕，我祀孔虔。我思古人，葛覃惟贤。明灵歆只，永顾桑阡。

送神，《恒和之曲》：神之升矣，日霁霞蒸。相此女红，杼轴其兴。兹返玄宫，鸾凤翔腾。瞻望弗及，永锡嘉征。

望燎，曲同送神。

## 志第三十九

### 乐三

#### 乐章二

洪武三年定朝贺乐章。

升殿，奏《飞龙引之曲》。百官行礼，奏《风云会之曲》。丞相致词，奏《庆皇都之曲》。复位，百官行礼，奏《喜升平之曲》。还宫，奏《贺圣朝之曲》。俱见后宴飨九奏中。

二十六年更定。

升殿，韶乐，奏《圣安之曲》：乾坤日月明，八方四海庆太平。龙楼凤阁中，扇开帘卷帝王兴。圣感天地灵，保万寿，洪福增。祥光王气生，升宝位，永康宁。

还宫，韶乐，奏《定安之曲》：九五飞圣龙，千邦万国敬依从。鸣鞭三下同，公卿环佩响玎东，掌扇护御容。中和乐，音吕浓，翡翠锦绣，拥还华盖赴龙宫。

公卿入门，奏《治安之曲》：忠良为股肱，昊天之恩承主恩，森罗拱北辰。御炉烟绕奉天门，江山社稷兴。安天下，军与民，龙虎会风云。后不用。

洪武二十六年定中宫正旦、冬至、千秋节朝贺乐章。

中宫《天香凤韶之曲》：宝殿光辉晴天映，悬玉钩珍珠帘栊，瑶觞举时箫韶动。庆大筵，来仪凤，昭阳玉帛齐朝贡。赞

孝慈贤助仁风，歌谣正在升平中，谨献上齐天颂。

宣德以后增定慈宫朝贺乐章。

《天香凤韶之曲》：龙楼凤阁彤云晓，开绣帘天香芬馥，瑶阶春暖千花簇。寿圣母，齐颂祝，御筵奏献长生曲。坤道宁品类咸育，和气四时调玉烛，享万万年太平福。

洪武三年定宴飨乐章。

一奏《起临濠之曲》，名《飞龙引》：千载中华生圣主，王气成龙虎。提剑起淮西，将勇师雄，百战收强虏。

驱驰鞍马经寒暑，将士同甘苦。次第静风尘，除暴安民，功业如汤武。

二奏《开太平之曲》，名《风云会》：玉垒瞰江城，风云绕帝营。驾楼船龙虎纵横，飞炮发机驱六甲，降虏将，胜胡兵。

谈笑掣长鲸，三军勇气增。一戎衣，宇宙清宁。从此华夷归一统，开帝业，庆升平。

三奏《安建业之曲》。名《庆皇都》：虎踞龙蟠佳丽地，真主开基，千载风云会。十万雄兵屯铁骑，台臣守将皆奔溃。

一洗烦苛施德惠，里巷讴歌，田野腾和气。王业弘开千万世，黎民咸仰雍熙治。

四奏《削群雄之曲》，名《喜升平》：持黄钺，削平荆楚清吴越。清吴越，暮秦朝晋，几多豪杰。

幽燕齐鲁风尘洁，伊凉蜀陇人心悦。人心悦，车书一统，万方同辙。

五奏《平幽都之曲》，名《贺圣朝》：天运推迁虏运移，王师北讨定燕畿。百年礼乐重兴日，四海风云庆会时。

除暴虐，抚疮痍，漠南争睹旧威仪。君王圣德容降虏，三恪衣冠拜玉墀。

六奏《抚四夷之曲》，名《龙池宴》：海波不动风尘静，中

国有真人。文身交址，毡裘金齿，重译来宾。

奇珍异产，梯山航海，奉表称臣。白狼玄豹，九苞丹凤，五色麒麟。

七奏《定封赏之曲》，名《九重欢》：乾坤清廓，论功定赏，策勋封爵。玉带金符，貂蝉簪珥，彤图麟阁。

奉天洪武功臣，佐兴运，文经武略。子子孙孙，尊荣富贵，久长安乐。

八奏《大一统之曲》，名《凤凰吟》：大明天子驾飞龙，开疆宇，定王封。江汉远朝宗，庆四海，车书会同。

东夷西旅，北戎南越，都入地图中。遐迩畅皇风，亿万载，时和岁丰。

九奏《守承平之曲》，名《万年春》：风调雨顺遍乾坤，齐庆承平时节。玉烛调和甘露降，远近桑麻相接。偃武修文，报功崇德，率土皆臣妾。山河盘固，万方黎庶欢悦。

长想创业艰难，君臣曾共扫四方豪杰。露宿宵征鞍马上，历尽风霜冰雪。朝野如今，清宁无事，任用须贤哲。躬勤节俭，万年同守王业。以上九奏，前三奏和缓，中四奏壮烈，后二奏舒长。其曲皆按月律。

十二月按律乐歌。

正月太簇，本宫黄钟商，俗名大石，曲名《万年春》：奏天承运秉黄麾，志在安民除慝。曾睹中天腾王气，五色虹霓千尺。龙绕兜鍪，神迎艘舰，嘉应非人力。凤凰山上，废云长绕峰石。

天助神武成功，人心效顺，所至皆无敌。手握干符开宝祚，略定山河南北。饮马江淮，列营河汉，四海风波息。师雄将猛，万方齐仰威德。

二月夹钟，本宫夹钟宫，俗名中吕，曲名《玉街行》：山

林豺虎，中原狐兔，四海英雄无数。大明真主起临濠，震于赫戎衣一怒。

星罗玉垒，云屯铁骑，一扫乾坤烟雾。黎民重睹太平年，庆万里山河盘固。

三月姑洗，本宫太簇商，俗名大石，曲名《贺圣朝》：云气朝生芒碭间，虹光夜起凤凰山。江淮一日真主出，华夏千年正统还。

瞻日角，睹天颜，云龙风虎竞追攀。君臣勤苦成王业，王业汪洋被百蛮。

四月仲吕，本宫无射征，俗名黄钟正征，曲名《喜升平》：风云密，濠梁千载真龙出。真龙出，鲸鲵豺虎，扫除无迹。

江河从此波涛息，乾坤同庆承平日。承平日，华夷万里，地图归一。

五月蕤宾，本宫姑洗商，俗名中管双调，曲名《乐清朝》：中原鹿走英雄起，回首四郊多垒。英主倡兵淮水，将士皆雄伟。

百灵护助人心喜，一呼万人风靡。谈笑扫除蝼蚁，王业从兹始。

六月林钟，本宫夹钟角，俗名中吕角，曲名《庆皇都》：王气呈祥飞紫凤，虎啸龙兴，千里旌旗动。四海欢呼师旅众，天戈一指风云从。

将士争先民乐用，驾御英雄，圣德皆天纵。率土华夷归职贡，词臣拜献河清颂。

七月夷则，本宫南吕商，俗名中管商角，曲名《永太平》：凤凰佳气好，王师起义，乾坤初晓。淮水西边，五色庆云缭绕。三尺龙泉似水，更百万貔貅熊豹。军令悄，鱼丽鹅鹳，风云蛇鸟。

赳赳电掣鹰扬，在伐罪安民，去残除暴。天与人归，豪杰

削平多少。万里烟尘净洗，正红日一轮高照。膺大宝，王业万年相保。

八月南吕，本宫南吕宫，俗名中管仙吕，曲名《凤凰吟》：紫微翠盖拥蓬莱，圣天子，帝图开。历数应江淮，看五色云生上台。

栉风沐雨，攻坚击锐，将士总英才。跃马定尘埃，创万古山河壮哉。

九月无射，本宫无射宫，俗名黄钟，曲名《飞龙引》，词同前《起临濠》之曲。

十月应钟，本宫姑洗征，俗名中吕正征，曲名《龙池宴》：大明英主承天运，倡义拥天戈。星辰旋绕，风云围护，龙虎麾诃。

旌旗所指，羌夷纳款，江海停波。从今平定，万年疆宇，百二山河。

十一月黄钟，本宫夷则角，俗名仙吕角，曲名《金门乐》：庆皇明圣主开宝祚，起临濠。正汝颖尘飞，江淮浪卷，赤子呼号。天戈奋然倡义，拥神兵百万总英豪。貔虎朝屯壁垒，虹霓夜绕弓刀。

凤凰同势耸层霄，佳气五云高。爰士伍同心，君臣协力，不惮勤劳。风云一时相会，看鱼龙飞舞出波涛。静扫八方氛祲，咸听九奏箫韶。

十二月大吕，本宫大吕宫，俗名高宫，曲名《风云会》：天眷顾淮西，真人起布衣，正干刚九五龙飞。驾馭英雄收俊杰，承永命，布皇威。

一剑立鸿基，三军拥义旗，望云霓四海人归。整顿乾坤除暴虐，歌圣德，庆雍熙。

武舞曲，名《清海宇》：拔剑起淮土，策马定寰区。王气

开天统，宝历应干符。武略文谟，龙虎风云创业初。将军星绕弁，勇士月弯弧。选骑平南楚，结阵下东吴，跨蜀驱胡，万里山河壮帝居。

文舞曲，名《泰阶平》：乾坤清宁，治功告成，武定祸乱，文致太平。郊则致其礼，庙则尽其诚。卿云在天甘露零，风雨时若百谷登。礼乐雍和，政刑肃清。储嗣既立，封建乃行。谗佞屏四海，贤俊立朝廷。玉帛钟鼓陈两楹，君臣赓歌扬颂声。

四夷舞曲，其一，《小将军》：大明君，定宇寰，圣恩宽，掌江山，东虜西戎，北狄南蛮，手高擎，宝贝盘。其二，《殿前欢》：五云宫阙连霄汉，金光明照眼。玉沟金水声潺潺，俯函观，趋跄看，仪銮严肃百千般，威人心胆寒。其三，《庆新年》：虎豹关，文武班，五彩间庆云朝霞灿。黄金殿，喜气增，丹墀内，仰圣颜。翠绕红围锦绣班，高楼十二栏。笙箫趁紫坛，仙音韵，瑶闾按，拜舞齐，歌谣缦，吾皇万寿安。其四，《过门子》：定宇寰，定宇寰，掌江山，抚百蛮。讴歌拜舞仰祝缦，万万年，帝业安。

洪武十五年复位宴飨九奏乐章。

一奏《炎精开运之曲》：炎精开运，笃生圣皇。大明御极，远绍虞唐。河清海宴，物阜民康。威加夷僚，德被戎羌。八珍有荐，九鼎馨香。鼓钟鏜鏜，宫征洋洋。怡神养寿，理阴顺阳。保兹遐福，地久天长。

二奏《皇风之曲》：皇风被八表，熙熙声教宣。时和景象明，紫宸开绣筵。龙袞曜朝日，金炉裊祥烟。济济公与侯，被服丽且鲜。列坐侍丹宸，罄折在周旋。羔豚升华俎，玉饌充方圆。初筵奏《南风》，继歌赓载篇，瑶觞欣再举，拜俯礼无愆。同乐及斯辰，于皇千万年。

奏《平定天下之舞》，曲名《清海宇》。同前。

三奏《眷皇明之曲》：赫赫上帝，眷我皇明。大命既集，本固支荣。厥本伊何？育德春宫。厥支伊何？藩邦以宁。庆延百世，泽被群生。及时为乐，天禄是膺。千秋万岁，永观厥成。

奏《抚安四夷之舞》，曲名《小将军》、《殿前欢》、《庆新年》、《过门子》。俱同前。

四奏《天道传之曲》：马负图兮天道传，龟载书兮人文宣。羲画卦兮禹畴叙，皇极建兮合自然。绵绵历数归明主，祥麟在郊威凤舞。九夷入贡康衢谣，圣子神孙继祖武，垂拱无为迈前古。

奏《车书会同之舞》，曲名《泰阶平》。同前

五奏《振皇纲之曲》：《周南》咏麟趾，《卷阿》歌凤凰。蔼蔼称多士，为桢振皇纲。赫赫我大明，德尊逾汉唐。百揆修庶绩，公辅理阴阳。峨冠正襟佩，都俞在高堂，坐令八紘内，熙熙民乐康。气和风雨时，田畴岁丰穰。献礼过三爵，欢娱良未央。

六奏《金陵之曲》：钟山蟠苍龙，石城踞金虎。千年王气都，于今归圣主。六代繁华经几秋，江流东去无时休。谁言天堑分南北，英雄岂但嗤曹刘。我皇昔住濠梁屋，神游天锡真人服，提兵乘势渡江来，语臣早献《金陵曲》。歌金陵，进珍饌，皆八音，继三叹。请观汉祖用兵时，为尝冯异滹沱饭。

七奏《长杨之曲》：长杨曳绿，黄鸟和鸣。菡萏呈鲜，紫燕轻盈。千花浥露，日丽风清。及时为乐，芳尊在庭。管音嘈嘈，丝韵泠泠，玉振金声，各奏尔能。皤皤国老，载劝载惩。明德惟馨，垂之圣经。《唐风》示戒，永保嘉名。无已太康，哲人是听。

八奏《芳醴之曲》：夏王厌芳醴，商汤远色声。圣人示深戒，千春垂令名。惟皇登九五，玉食保尊荣。日昃不遑餐，布

德延群生。天庖具丰膳，鼎鼐事调烹，岂但资肥甘，亦足养遐龄。达人悟兹理，恒令五气平。随时知有节，昭哉天道行。

九奏《驾六龙之曲》：日丽中天漏下迟，公卿侍宴多令仪。箫韶九奏觞九献，炉烟细逐祥风吹。群臣舞蹈天颜喜，岁熟民康常若此。六龙回驾凤楼深，宝扇齐开扶玉几。景星呈瑞庆云多，两曜增晖四序和。圣人道大如天地，岁岁年年奈乐何。

进膳曲，《水龙吟》：宝殿祥云紫气蒙，圣明君，龙德宫。氤氲雾霭，桧柏间青松。龙楼凤阁，雕梁画栋，此是蓬莱洞。

太平清乐曲，《太清歌》：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托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将兵器销为农器。旌旗不动酒旗招，仰荷天地。《上清歌》：一愿四时风调雨顺民心喜。摄外国，将宝贝；摄外国，将宝贝；见君王，来朝宝殿里，珊瑚、玛瑙、玻璃，进在丹墀。《开天门》：托长生，日月光天德，万万岁永固皇基。公卿文武来朝会，开玳筵，捧金杯。

迎膳，奏《水龙吟曲》，与进膳同。升座、还宫、百官行礼，奏《万岁乐》、《朝天子》二曲，与朝贺同。

大祀庆成大宴，用《万国来朝队舞》、《纓鞭得胜队舞》。

万寿圣节大宴，用《九夷进宝队舞》、《寿星队舞》。冬至大宴，用《赞圣喜队舞》、《百花圣朝队舞》。

正旦大宴，用《百戏莲花盆队舞》、《胜鼓采莲队舞》。

永乐十八年定宴飨乐舞。

一奏《上万寿之曲》：龙飞定万方，受天命，振纪纲。彝伦攸叙四海康，普天率土尽来王。臣民舞蹈，嵩呼载扬，称觞奉吾皇，圣寿天长。

《平定天下舞曲》，其一，《四边静》：威伏千邦，四夷来宾纳表章。显祯祥，承干象，皇基永昌，万载山河壮。其二，

《刮地风》：圣主过尧、舜、禹、汤，立五常三纲。八蛮进贡朝今上，顿首诚惶。朝中宰相，变理阴阳。五谷收成，万民欢畅。贺吾皇，齐赞扬，万国来降。

二奏《仰天恩之曲》：皇天眷圣明，五辰顺，四海宁，风调雨顺百谷登，臣民鼓舞乐太平。贤良在位，邦家永祚。吾皇仰洪恩，夙夜存诚。

黄童白叟鼓腹讴歌承应曲，曰《豆叶黄》：雨顺风调，五谷收成，仓廩丰盈，大利民生。托赖着皇恩四海清，鼓腹讴歌，白叟黄童，共乐咸宁。

四夷舞曲，其一，《小将军》：顺天心，圣德诚，化番邦，尽朝京。四夷归伏，舞于龙廷。贡皇明，宝贝擎。其二，《殿前欢》：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仁圣。天阶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其三，《庆丰年》：和气增，鸾凤鸣，紫雾生，祥云朝霞映。熬金炉，香味馨，列丹墀，御驾盈。弦管箫韶五音应，龙笛间凤笙。其四，《渤海令》：金杯中，酒满盛。御案前，列群英。君德成，皇图庆，嵩呼万岁声。其五，《过门子》：圣主兴，圣主兴，显威灵，蛮夷静。至仁至德至圣明，万万年，帝业成。

三奏《感地德之曲》：皇心感地灵，顺天时，德厚生。含弘光大品物亨，钟奇毓秀产俊英。河清海宴，麟来凤鸣，阴阳永和平，相我文明。

《车书会同舞曲》，其一，《新水令》：锦衣花帽设丹墀，具公服百司同会。麟至舞，凤来仪，文武班齐，朝贺圣明帝。其二，《水仙子》：八方四面锦华夷，天下苍生仰圣德。风调雨顺升平世，遍乾坤，皆赞礼，托君恩民乐雍熙。万万年皇基坚固，万万载江山定体，万万岁洪福天齐。

四奏《民乐生之曲》：世间的万民，荷天地，感圣恩。干

坤定位四海春，君臣父子正大伦。皇风浩荡，人心载醇，熙熙乐天真，永戴明君。

《表正万邦舞曲》，其一，《庆太平》：奸邪浊乱朝纲，构祸难，煽动戈。赫怒吾皇，亲征灞上，指天戈，敌皆降。其二，《武士欢》：白沟战场，旌旗云合迷日光。令严气张，三军踊跃齐奋扬，扫除残甲如风荡，凯歌传四方。仁圣不杀降，望河南，失櫜枪。其三，《滚绣球》：肆旅拒，恃力强，一心构殃，筑沧洲百尺城隍。骋蚕毒，恣虎狼，孰能御当。顺天心有德隆昌，倒戈敛甲齐归降，抚将生还达故乡，自此仁闻愈彰。其四，《阵阵赢》：不数孙吴兵法良，神谋睿算合阴阳，八阵堂堂行天上，虎略龙韬孰敢当。俘囚十万皆疏放，感荷仁恩戴上苍。其五，《得胜回》：两傍四方，展鸟翼风云雁行。出奇兵，敌难量，士强马强。遍百里，眠旌卧枪。胜兵回，乐洋洋。其六，《小梁州》：敌兵战败神魂丧，拥貔貅，直渡长江。开市门，肆不移，宣圣恩，如天旷。纶音颁降，普天下，仰吾皇。

五奏《感皇恩之曲》：当今四海宁，颂声作，礼乐兴。君臣庆会跻太平，衣冠济济宴彤庭。文臣武将，共荷恩荣，忠心尽微诚，仰答皇明。

《天命有德舞曲》，其一，《庆宣和》：雨顺风调万物熙，一统华夷。四野嘉禾感和气，一干百穗，一干百穗。其二，《窄砖儿》：梯航万国来丹陛，太平年，永固洪基。正东西南北来朝会，洽寰宇，布春晖，四夷咸宾声教美。自古明王在慎德，不须威武服戎狄。祥瑞集，凤来仪。佳期万万岁，圣明君，主华夷。

六奏《庆丰年之曲》：万方仰圣君，大一统，抚万民。丰年时序雨露均，穰穰五谷货财殷。酣歌击壤，风清俗淳，四夷悉来宾，正统皇仁。

七奏《集禎应之曲》：皇天眷大明，五星聚，兆太平；骆虞出现甘露零，野蚕成茧嘉禾生，醴泉涌地河水清。乾坤万万年，四海永宁。

八奏《永皇图之曲》：天心眷圣皇，正天位，抚万邦。仁风宣布礼乐张，戎夷稽首朝明堂。皇图巩固，贤臣赞襄。太平日月光，地久天长。

九奏《乐太平之曲》：皇恩被八纮，三光明，四海清。人康物阜岁屡登，含哺鼓腹皆欢声。民歌帝力，唐尧至仁。乾坤永清，共乐太平。

导膳、迎膳、进膳及升座、还宫、百官行礼诸曲，俱与洪武间同。

大祀庆成，用《纓鞭得胜蛮夷队舞》；万寿圣节，《九夷进宝队舞》；冬至节，《赞圣喜队舞》；正旦节，《百戏莲盆队舞》。

嘉靖间续定庆成宴乐章

升座，乐曲《万岁乐》：五百昌期嘉庆会，启圣皇，龙飞天位。九州四海重华日，大明朝，万万世。

百官行礼，乐曲《朝天子》：满前瑞烟，香绕蓬莱殿，风回韶律鼓渊渊，列陛上，旌旗绚，日至朱躔。阳生赤甸气和融，彻上元。历年万千，长庆天宫宴。

上护衣、上花，乐曲《水龙吟》：宝殿金炉瑞霭浮，陈玉案，列珍羞。天花炫彩，照曜翠云裘。鸾歌凤舞，虞庭乐奏，万岁君王寿。

一奏《上万岁之曲》：圣主垂衣裳，兴礼乐，迈虞唐。箫韶九成仪凤凰，日月中天照八荒。民安物阜，时和岁康。上奉万年觞，胤祚无疆。

奏《平定天下舞曲》，其一，《四边静》：天启嘉祥，圣主中兴振纪纲。颂洋洋，功荡荡，国运隆昌，万岁皇图壮。其二，

《凤鸾吟》：维皇上天佑圣明，景命宣，五云辉，三台润，七纬光悬。协气生，嘉祥见。正万民，用群贤。垂袞御经筵，宵衣勤政殿。礼闋丘大祀精虔，明水洁，苍璧圆。秉周文，承殷荐，眷皇家亿万斯年。

二奏《仰天恩之曲》：皇穹启圣神，钦干运，祇郊禋。一阳初动霭先春，万福来同仰至仁。祥开日月，瑞见星辰。礼乐协神人，宇宙咸新。

迎膳曲，《水龙吟》：春满雕盘献玉桃，葭管动，日轮高。熏微霁色，遥映袞龙袍。千官舞蹈，钧韶迭奏，曲度升平调。

进膳曲，《水龙吟》：紫禁琼筵暖应冬，骖八螭，乘六龙，玉卮琼斝，黼座献重瞳。尧天广运，舜云飞动，喜听赓歌颂。

进汤曲，其一，《太清歌》：长至日，开黄道，喜乾坤佳气，阳长阴消。奏钧韶，音调凤辇，律协鸾箫。仰龙颜，天日表，如舜如尧。金炉烟暖御香飘，玉墀晴霁祥光绕。宫梅苑柳迎春好，燕乐蓬莱岛。其二，《上清歌》：云捧宸居，五星光映三台丽。仰日月，层霄霁；仰日月，层霄霁。中兴重见唐虞际，太和元气自阳回，兆姓欢愉。其三，《开天门》：九重霄，日转皇州晓。宴天家，共歌《鱼藻》。龙鳞雉尾高，祝圣寿，庆清朝。

奏黄童白叟鼓腹讴歌承应曲，《御銮歌》：雅奏乐升平，瞻绛阙，集瑶京。黄童白叟喜气盈，讴歌鼓舞四海宁。金枝结秀，玉树含英。听康衢击壤声，帝力难名。

三奏《感昊德之曲》：帝德运光明，一阳动，万物生。升中大报苍璧陈，礼崇乐畅歆太清。星悬紫极，日丽璇庭，乾坤瑞气盈，海宇安宁。

奏《抚安四夷舞曲》，其一，《贺圣朝》：华夷一统，万国来同。献方物，修庭贡，远慕皇风，自南自北，自西自东。望天官，佳气郁重重，四灵毕至，麟凤龟龙。其二，《殿前欢》：

瑞云晴霭浮宫殿，一脉阳和转。礼成交泰开周宴，凤笙调，龙幄展，天心感格人欢忭，四海讴歌遍。其三，《庆丰年》：赖皇天，锡丰年，勤禹稼，力舜田，喜慰三农愿。嘉禾秀，瑞麦鲜，赋九州，贡八埏。神仓御廩咸充满，养民以养贤。其四，《新水令》：圣德精禋格昊穹，大一统。四夷来贡，玉帛捧。文轨同，世际昌隆，共听舆人颂。其五，《太平令》：诞明禋，天鉴元后，光四表，惠泽周流。来四裔，趋前拥后，献万宝，充庭满囿。稽首顿首，天高地厚，祝圣人，多男福寿。

四奏《民乐生之曲》：大报礼初成，象干德，运皇诚。神州赤县永清宁，灵雨和风乐太平。阴阳交畅，品物咸亨，元化自流行，允殖群生。

迎膳曲，《水龙吟》：五色祥云捧玉皇，开闾阖，坐明光。钧天乐奏，冬日御筵张。文恬武熙，太平气象，人在唐虞上。

进膳曲，《水龙吟》：玉律阳回景运新，燕镐京，蔼皇仁。光昭云汉，一气沸韶箴。锦瑟和声，瑶琴清韵，瞻仰天颜近。

进汤曲，《太清歌》：万方民，乐时雍，鼓舞荷天工，雷行风动。喜今逢，南蛮北貊，东夷西戎，来朝贡。大明宫，星罗斗拱。九重天上六飞龙，五色云间双彩凤，普天率土效华封，允协河清颂。

奏《车书会同舞曲》，其一，《新水令》：五云深护九重城，感洪恩。一人有庆，阳初长，礼方行。帝德文明，表率邦家正。其二，《水仙子》：万方安堵乐康宁，九域同仁荷圣明。千年抚运承天命，露垂甘，河献清，见双岐秀麦连茎，喜灵雪随冬应，睹祥云拂曙生，神与化并运同行。

五奏《感皇恩之曲》：双阙五星光，霓旌树，紫盖张。璇台玉历转新阳，钧天广乐谐宫商。恩深露湛，喜溢霞觞，日月焕龙章，地久天长。

奏《表正万邦舞曲》，其一，《庆太平》：维天眷我圣明，礼闋丘，至德精诚。干元永清，洪膺景命，休征应，泰阶平。其二，《千秋岁》：圣主乘龙御万邦，庆云翔化日重光。群臣拜舞称寿觞，载歌《天保》章。其三，《滚绣球》：五云车，度九重，利见飞龙。耀袞章，火藻华虫。击虎敌，考皐钟，鼉鼓逢逢。八珍列，九鼎丰隆。尧眉扬彩舜重瞳，万国咸熙四海雍，齐歌颂圣德神功。其四，《殿前欢》：万年礼乐中兴日，大化睹重熙。河清海宴臻祥瑞，五行顺，七政齐，超三迈五贞元会，既醉颂皐鬻。其五，《天下乐》：万灵朝拱接清都，享南郊，钦天法祖。愿圣人，承干纳祐，中和位育，龟献范，马陈图。其六，《醉太平》：礼乐万年规，讴歌四海熙。衣冠蹈舞九龙墀，丽正仰南离。紫云高捧唐虞帝，垂衣天下文明治。镐鸟岐凤呈嘉瑞，真个是人在成周世。

六奏《庆丰年之曲》：圣人懋承干，绥万邦，屡丰年。神仓御廩登天田，明粢郁鬯祀孔虔。輿情咸豫，协气用宣，万古帝图传，璧合珠联。

七奏《集禎应之曲》：天保泰阶平，宝露降，浑河清，喜禾秀麦集休禎，遐陬绝域喜气盈。一人有庆，百度惟贞，万国颂咸宁，丽正重明。

八奏《永皇图之曲》：镐燕集天京，颂《鱼藻》，歌《鹿鸣》。边陲安堵万国宁，重译来庭四海清。咸池日曙，昧谷云征，帝座仰前星，豫大丰亨。

九奏《乐太平之曲》：皇极永登祥，干符启，泰运昌。玉管回春动一阳，金銮锡燕歌九章，虞庭兽舞，岐山凤翊，日丽袞龙裳，主圣臣良。

迎膳曲，《水龙吟》：香雾氤氲紫阁重，仰天德，瞻帝容。星辉海润，甘雨间和风。乐比鸞鱼，瑞呈麟凤，永献《卷阿》

颂。

进膳曲，其一，《水龙吟》：万户千门启建章，台阶峻，帝座张。三垣九道，北斗玉衡光。元气调和，雅韵铿锵，昭代庆明良。其二，《太清歌》：万方国，尽来庭。稽首歌帝仁，仰荷生成。振干纲，阴阳顺序，民物乐生。逢明圣，万年春，永膺休命。华夷蛮僚咸归正，苍生至老不知兵，鼓腹含哺囿太平，九有享清宁。

奏《天命有德舞曲》，其一，《万岁乐》：太平天子兴隆日，履初长，阳回元吉。醴泉芝草休征集，曾闻道五星聚室。其二，《贺圣朝》：一人元良，百度维新。握赤符，凝玄应，享太清。大礼方行，祀事孔明感天心，亿载恒承庆。明王慎德，四裔咸宾。

奏《纓鞭得胜蛮夷队舞承应曲》，其一，《醉太平》：星华紫殿高，云气彤楼绕。九夷重译梯航到，皇图光八表。玉宇无尘明月皎，银河自转扶桑晓，平平荡荡归王道。百兽舞，凤鸣箫韶。其二，《看花会》：普天下，都赖吾皇至圣。看玉关频款，天山已定，四夷效顺归王命。《天保》歌，群黎百姓。其三，《天下乐》：九重乐奏万花开，望龙楼，云蒸雾霭。仰天工，雍熙帝载，臣民欢戴。溥仁恩，遍九垓。其四，《清江引》：黄钟既奏阳和长，德盛天心祝。人文日月明，国势山河壮，衢室民谣频击壤。

奏致语曲，其一，《清江引》：钧天毕奏日方中，既醉欢声动。云章傍袞龙，飙势翔威凤，万方安乐兴嘉颂。其二，《千秋岁》：上下交欢燕礼成，一阳奋，万汇咸亨。风云会合开明运，紫极转璇衡。

宴毕，百官行礼曲，《朝天子》：文班武班，欢动承明殿，礼成乐备颂声喧。真咫尺，仰天颜，日照龙筵。风回雉扇翠蕤

旋，奉仙銮，云间斗间，五色金章灿。

还宫曲，《万岁乐》：天回北极云成瑞，望层霄，重华日丽。九垓八极乐雍熙，祝圣寿，万万岁。

永乐间小宴乐章。

一奏《本太初之曲》，《朝天子》：混兮沌兮，水土成元气，不分南北与东西，未辨天和地。万象包涵，其中秘密，难穷造化机，是阴阳本体。乃为之太极，两仪因而立。

二奏《仰大明之曲》，《归朝欢》：太极分，混然方始见仪形，清浮浊偃乾坤定。日月齐兴，照青霄，万象明。阳须动，阴须静，阴与阳，皆相应。流行二气，万物俱生。

三奏《民初生之曲》，其一，《沽美酒》：乾坤清，宇宙宁，六合净，四维正，万象原来一气生。定三才五行，民与物，共成群。其二，《太平令》：为一类不分人品，竟生食岂晓庖烹，避寒暑巢居穴遁，披树叶相寻趁，如何是爱亲。世情治生。虽混然各安其性。

四奏《品物亨之曲》，《醉太平》：黎民生世间，万物长尘寰，阴阳交运转循环，久远时庶繁。相传气候应无间，品物交错凭谁鉴。望圣人出世整江山，主万民得安。

五奏《御六龙之曲》，其一，《清江引》：人心久仰生圣君，天使人生圣。圣人受天机，体天居中正，御六龙，驿明登九重。其二，《碧玉箫》：君坐神京，海岳共从新。民仰君恩，圣治有人伦。人品分，万物增，圣承干，百福臻。垂法明，尊天命，兴后朝，皆从正。

六奏《泰阶平之曲》，《十二月》：圣乃有言天，天是无言圣。圣人临正，万物亨通，恩威盛，社稷安，仁德感，江山定。选用英贤兴王政，分善恶赏罚均平。三公九卿，左右股肱，庶事康宁。

七奏《君德成之曲》，其一，《十二月》：皇基以兴，圣帝修身，奉天体道，圣德愈明。敬天地，勤劳万民；立法度，上下咸宁。其二《尧民歌》：风俗礼乐厚彝伦，爰兴学校进儒经，贤臣良将保朝廷，四野人民颂欢声。用的是贤英，贤英定太平，寰海皆归正。

八奏《圣道行之曲》，其一，《金殿万年欢》：三纲既定，九畴复兴。圣道如天，嘉禾齐秀，寒暑和平。圣威无边皇基稳，胜盘石，庆云生。景星长现，三光辉耀，百谷收成，万姓安宁。其二，《得胜令》：圣德感皇干，甘露降山川。万邦来朝贡，奇珍摆布全，玉阶下鸣鞭。仰圣主，升金殿，丹墀列英贤，赞吾皇，丰稔年。

九奏《乐清宁之曲》，其一，《普天乐》：万邦宁，皇图正。父君母后，天下咸钦。君治外，永圣明；后治内，长安静。后圣承干皆从正，德相传，圣子神孙。天威浩荡，江山永固，洪福无穷。其二，《沽美酒》：和气生，满玉京；祥烟起，映皇宫。明圣开基整万民，风云会帝庭。奏箫韶，九韵成。其三，《太平令》：紫雾隐金鸾彩凤，祥光罩良将贤臣。玉案列珍羞美酝，宝鼎爇龙涎香喷。至尊永宁，储嗣守成，贺万万岁一人有庆。

右二奏至八奏，俱奏百戏承应；第九奏，《鱼跃于渊》承应。奉天门宴百官，止用《本太初》、《仰大明》、《民初生》三奏曲，其进酒、进膳乐同。惟百官叩头礼，用《朝天子》曲。宴毕，导驾还宫，用《御銮歌》。

嘉靖间仁寿宫落成宴飨乐章。

一奏《本太初之曲》，《朝天子》：帝诚帝明，宝位基昌命。仙苑开筵歌《鹿鸣》，亭殿天章映。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示周行，昭德音。日升月恒，万载皇图正。

二奏《仰大明之曲》，《殿前欢》：天保定圣人，多寿多男

庆。修和礼乐协中兴，丽正重明，如山阜，如冈陵，如川方至莫不增。协气生，祯祥应，百神受命，万国来庭。

三奏《民初生之曲》，其一，《沽美酒》：黄河清，宝露凝，瑞麦呈，灵鹊鸣，诸福来同仰圣明。喜万宝告成，占景纬，泰阶平。其二，《太平令》：念农桑，衣食之本；仰君德，独厚民生。事耕凿，群黎百姓。歌《鹿鸣》，神人胥庆，明主宴嘉宾，承筐鼓瑟吹笙，继自今福增天定。

四奏《品物亨之曲》，《醉太平》：瑶宫怡圣颜，阆苑隔人寰。吹笙鼓瑟宾，旨酒天开宴，《鹿鸣》歌舞黄金殿，赖吾皇锡福万民安，醉歌《天保》欢。

五奏《御六龙之曲》，其一，《清江引》：圣主有道乐升平，宴会延休庆。务本轸民生，弘化凝天命。欣落成，万载开鸿运。其二，《碧玉箫》：帝重农桑，法驾起明光。麟游凤翔，宴陈《天保》章。开玳筵，荐瑶觞，既醉颂洋洋。圣德巍，皇恩荡，世际唐虞上。

进膳曲，其一，《水龙吟》：宝瑟瑶笙鼓吹喧，圣天子，御华筵。南山万寿，瑞日正中天。百谷丰年，八方珍膳，人乐升平宴。其二，《太清歌》：祥麦嘉瓜臻瑞，仰荷尧舜主，爱育群黎，感天意五风十雨。秋报春祈遍尔德，劝农桑，日用衣食。嘉宾和乐开筵地，红云捧雕盘珍味。山呼万岁福无疆，日升川至。其三，《上清歌》：仰赖吾皇，参天两地凝和气。四三王，六五帝，四三王，六五帝，国家兴，贤才为上瑞。养万民，九域熙，百禄咸宜。其四，《开天门》：宝殿辉，龙虎风云会。瞻丹陛，覲紫微，周诗歌《既醉》，《螽斯》《麟趾》开祥瑞，仰飞龙，在天位。

豳风亭宴讲官乐章。

一奏《本太初之曲》，《朝天子》：九重诏传，殿阁开秋宴。

授衣时节肃霜天，禾稼登场遍。鼓瑟吹笙，升平重见，工歌《七月》篇。春酒当筵献，愿吾皇万年，岁岁临西苑。

二奏《仰大明之曲》，《殿前欢》：凤苑御筵开，黄花映玉阶。《鹿鸣》《天保》歌三代，古调新裁，奉君王寿杯。日月明，乾坤大，看年年秋报赛。太平有象，元首明哉。

三奏《民初生之曲》，其一，《沽美酒》：熙春阳，化日长。执懿筐，采柔桑。拾茧缲丝有万箱。染红黄孔阳，为公子制衣裳。其二，《太平令》：勤树艺，岁年丰穰，九十月禾黍登场。为春酒瓮浮新酿，村田乐齐歌齐唱。飨公堂，杀羊举觞，继进着兕觥，祝圣寿，万灵扶相。

四奏《品物亨之曲》，《醉太平》：纳嘉禾满场，酿御酒盈缸，公桑蚕绩制玄黄，服龙衣裳。螽斯蟋蟀谐清唱，水光山色明仙仗，幽风亭殿进霞觞，祝圣寿无疆。

五奏《御六龙之曲》，其一，《清江引》：九月风光何处有？凤苑在龙池右。农夫稼已登，公子衣方授，万岁君王频进酒。其二，《碧玉箫》：凡我生民，农桑最苦辛，终岁经营。气候变冬春，田峻欣，妇子勤。永幽诗，仰化钧，场圃新，风雨顺。宴御墀，龙颜近。

进膳曲，其一，《水龙吟》：养老休农敞御筵，泻春酒，介耆年，刳羊剪韭，社鼓正阗阗。香粳米颗，升堂拜献，此乐真堪羨。其二，《太清歌》：九月天，开西苑，宸居无逸殿，讲幄张筵。集儒流，云蒸星炫，璧纬珠躔。睹御制，焕天章，昭回云汉。尧天舜日民安宴，御廩神仓百谷登，金辉玉灿休征见，大有丰年。其三，《上清歌》：凤苑宸居，公桑帝藉今方举。躬耕蚕，劝士女，躬耕蚕，劝士女。献羊羔，升堂奏乐舞，葵菽枣壶上珍厨，万寿山呼。其四，《开天门》：幽风亭，共仰吾皇圣。百谷登，万国咸宁。民康物阜祯祥应，仰干运，俯坤灵。

隆庆三年大阅礼成回銮乐章。

《武成之曲》：吾皇阅武成，简戎旅，壮帝京。龙旗照耀虎豹营，六师云拥甲冑明。威灵广播，蛮夷震惊，稽首颂升平，四海澄清。

嘉靖间皇后亲蚕宴内外命妇乐章。

升座，奏《天香凤韶之曲》：春云缭绕芳郊曙，喜乾坤万象感舒，兰皋蕙圃迎仙驭。采桑条，攀茂树。蚕宫茧馆亲临御。璧月珠星照太虚，开筵还驻翠旂，万载垂贞誉。

进膳曲，《沽美酒》：蚕礼成，凤辇停，荐霞觞，列云屏。宫妃世妇仰坤宁。祥云映紫冥，同祝颂，耀前星。

回宫，《御銮歌》：惟天启圣皇，君耕藉，后躬桑，身先田织率万邦。天清地宁民阜康，百谷用成，四夷来王。治化登虞唐，世发祯祥。

永乐间定东宫宴飨乐章。

一奏《喜千春之曲》，《贺圣朝》：开国承天，圣感极多，总一统，封疆阔。百姓快活，万物荣光，共沐恩波。仙音韵，合赞升平咏歌。齐朝拜，千千岁东宫，满国春和。

二奏《永南山之曲》，《水仙子》：洪基永固海波清，盛世明时礼乐兴，华夷一统江山静。民通和，乐太平。赞东宫仁孝贤明，秉钧衡端正，顺乾坤泰亨，坐中华万世昌宁。

三奏《桂枝香之曲》，《蟾宫曲》：晓光融，宴飨春宫，日朗风和，喜气葱葱。镇领台枢，规宏纲宪，礼节至公。事圣上柔声婉容，问安宁勤孝虔恭。果断宽洪，刚健文明，圣德合同。

四奏《初春晓之曲》，《小梁州》：端拱严宸事紫微，秉运璇玑，四时百物总相宜。仰赖明君德，大业胜盘石。皇储仁孝明忠义，美遐方顺化朝仪。孝能欢慈爱心，敬笃上尊卑意，礼上和下睦民，鼓舞乐雍熙。

五奏《乾坤泰之曲》，《满庭芳》：春和玳筵，安邦兴国，钦圣尊贤，文英武烈于民便。礼乐成全，享大业中庸不偏，顺天常节俭为先，达文献严仪训典，孝敬亿千年。

六奏《昌运颂之曲》，《喜秋风》：文武安，军民乐。宴文华，会班僚，五云齐动钧天乐。贺春宫，赞皇朝。

右二奏至六奏，俱奏百戏承应。

七奏《泰道开之曲》，《沽美酒》：布春风，满画楼，对嘉景，凤凰洲。高捧金波碧玉瓯，设威仪左右，分品从，列公侯。其二，《太平令》：效圣上诚心勤厚，主宗器严备《春秋》，谐律吕仙音齐奏，钦王政皇天保佑。拜舞顿首，赞祝进酒，千千岁康宁福寿。

迎膳乐曲，《水龙吟》：方响笙闾鼓乐喧，排宝器，开玳筵。鸾仪旌工，锦绣景相连。簪纓趋进，皆来朝见，春满文华殿。

升座、还宫、百官行礼，奏《千秋岁曲》：尧年舜日胜禹周，庆云生缭绕凤楼。风调雨顺五谷收，万民畅歌讴。朔望朝参同。

## 志第四十

### 仪卫

《周官》，王之仪卫分掌于天官、春官、夏官之属，而蹕事则专属于秋官。汉朝会，则卫官陈车骑，张旗帜。唐沿隋制，置卫尉卿，掌仪仗帐幕之事。宋卫尉领左右金吾卫司、左右金吾仗司、六军仪仗司，主清道、徼巡、排列、奉引仪仗。元置拱卫司，领控鹤户以供其事。历代制度虽有沿革异同，总以谨出入之防，严尊卑之分。慎重则尊严，尊严则整肃，是故文谓之仪，武谓之卫。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而唐制四品以上皆给卤簿，则君臣并得通称也。明初诏礼官，卤簿弥文，务从省节，以示尚质去奢之意。凡正、至、圣节、朝会，及册拜、接见蕃臣，仪鸾司陈设仪仗。而中宫、东宫、亲王皆有仪仗之制。后或随时增饰，要以洪武创制为准则焉。兹撮《集礼》所载大凡，以备考核。其郡王及皇妃、东宫妃以下仪仗，载在《会典》者，并着于篇云。

皇帝仪仗：吴元年十二月辛酉，中书左相国李善长率礼官以即位礼仪进。是日清晨，拱卫司陈设卤簿，列甲士于午门外之东西，列旗仗于奉天门外之东西。龙旗十二，分左右，用甲士十二人。北斗旗一、纛一居前，豹尾一居后，俱用甲士三人。虎豹各二，驯象六，分左右。布旗六十四：门旗、日旗、月旗，青龙、白虎、风、云、雷、雨、江、河、淮、济旗，天马、天

禄、白泽、朱雀、玄武等旗，木、火、土、金、水五星旗，五岳旗，熊旗，鸾旗及二十八宿旗，各六行；每旗用甲士五人，一人执旗，四人执弓弩。设五辂于奉天门外：玉辂居中，左金辂，次革辂，右象辂，次木辂，俱并列。丹墀左右布黄麾仗、黄盖、华盖、曲盖、紫方伞、红方伞、雉扇、朱团扇、羽葆幢、豹尾、龙头竿、信幡、传教幡、告止幡、绛引幡、戟、戈、仪、钲、等，各三行。丹陛左右陈幢节、响节、金节、烛笼、青龙白虎幢、班剑、吾杖、立瓜、卧瓜、仪刀、钺杖、戟、骨朵、朱雀玄武幢等，各三行。殿门左右设圆盖一、金交椅、金脚踏、水盆、水罐、团黄扇、红扇。皆校尉擎执。

洪武元年十月，定元旦朝贺仪：金吾卫于奉天门外分设旗帜。宿卫于午门外分设兵仗。卫尉寺于奉天殿门及丹陛、丹墀设黄麾仗。内使监擎执于殿上。凡遇冬至、圣节、册拜、亲王及蕃使来朝，仪俱同。其宣诏赦、降香，则惟设奉天殿门及丹陛仪仗、殿上擎执云。其陈布次第，午门外，刀、盾、殳、叉各置于东西，甲士用赤。奉天门外中道，金吾、宿卫二卫设龙旗十二，分左右，用青甲士十二人。北斗旗一、纛一居前，豹尾一居后，俱用黑甲士三人。虎豹各二，驯象六，分左右。左右布旗六十四：左前第一行，门旗二，每旗用红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弓箭。第二行，月旗一，用白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青龙旗一，用青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第三行，风、云、雷、雨旗各一，每旗用黑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弓箭；天马、白泽、朱雀旗各一，每旗用红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弓箭。第四行，木、火、土、金、水五星旗各一，随其方色，每旗用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其甲木青、火红、土黄、金白、水黑、熊旗、鸾旗各一，每旗用红甲士五人，内

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第五行角、亢、氏、房、心、尾、箕旗各一，每旗用青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弓箭。第六行斗、牛、女、虚、危、室、壁旗各一，每旗用青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右前第一行，门旗二，每旗用红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弓箭。第二行，日旗一，用红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白虎旗一，用白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第三行，江、河、淮、济旗各一，随其方色，每旗用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弓箭，其甲江红、河白、淮青、济黑；天禄、白泽、玄武旗各一，每旗用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弓箭，天禄、白泽红甲，玄武黑甲。第四行，东、南、中、西、北五岳旗各一，随其方色，每旗用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其甲东岳青、南岳红、中岳黄、西岳白、北岳黑；熊旗、麟旗各一，每旗用红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第五行，奎、娄、胃、昴、毕、觜、参旗各一，每旗用青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弓箭。第六行，井、鬼、柳、星、张、翼、轸旗各一，每旗用青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奉天门外，拱卫司设五辂。玉辂居中；左金辂，次革辂；右象辂，次木辂。俱并列。典牧所设乘马于文武楼之南，各三，东西相向。丹墀左右布黄麾仗凡九十，分左右，各三行。左前第一行，十五：黄盖一，红大伞二，华盖一，曲盖一，紫方伞一，红方伞一，雉扇四，朱团扇四。第二行，十五：羽葆幢二，豹尾二，龙头竿二，信幡二，传教幡二，告止幡二，绛引幡二，黄麾一。第三行，十五：戟麾五，戈麾五，仪镗麾五。右前第一行，十五：黄盖一，红大伞二，华盖一，曲盖一，紫方伞一，红方伞一，雉扇四，朱团扇四。第二行，十五：羽葆幢二，豹尾二，龙头竿二，信幡二，传教幡二，告止幡二，

绛引幡二，黄麾一。第三行，十五：戟麾五，戈麾五，仪钲麾五。皆校尉擎执。丹陛左右，拱卫司陈幢节等仗九十，分左右，为四行。左前第一行，响节十二，金节三，烛笼三。第二行，青龙幢一，班剑三，吾杖三，立瓜三，卧瓜三，仪刀三，镫杖三，戟三，骨朵三，朱雀幢一。右前第一行，响节十二，金节三，烛笼三。第二行，白虎幢一，班剑三，吾杖三，立瓜三，卧瓜三，仪刀三，镫杖三，戟三，骨朵三，玄武幢一。皆校尉擎执。奉天殿门左右，拱卫司陈设：左行，圆盖一，金脚踏一，金水盆一，团黄扇三，红扇三；右行，圆盖一，金交椅一，金水罐一，团黄扇三，红扇三。皆校尉擎执。殿上左右内使监陈设：左，拂子二，金唾壶一，金香合一；右，拂子二，金唾盂一，金香炉一。皆内使擎执。和声郎陈乐于丹墀文武官拜位之南，其器数详见《乐志》内。

三年，命制郊丘祭祀拜褥。郊丘用席表蒲里为褥，宗庙、社稷、先农、山川用红文绮表红木棉布里为褥。十二年，命礼部增设丹墀仪仗，黄伞、华盖、曲盖、紫方伞、红方伞各二，雉扇、红团扇各四，羽葆幢、龙头竿、绛引、传教、告止、信幡各六，戟麾、戈麾、仪钲麾各十。

永乐元年，礼部言卤簿中宜有九龙车一乘，请增置。帝曰：礼贵得中，过为奢，不及为俭，先朝审之精矣。当遵用旧章，岂可辄有增益，以启后世之奢哉？九龙车既先朝所无，其仍旧便。”宣德元年，更造卤簿仪仗，有具服幄殿一座，金交椅一，金脚踏一，金盆一，金罐一，金马杌一，鞍笼一，金香炉一，金香合一，金唾盂一，金唾壶一，御杖二，摆锡明甲一百副，盔一百，弓一百，箭三千，刀一百。其执事校尉，每人鹅帽，只孙衣，铜带靴履鞋一副。常朝，各色罗掌扇四十，各色罗绢伞十，万寿伞一，黄双龙扇二。筵宴，销金罗伞四，销

金雨伞四，金龙响节二十四。

皇后仪仗，洪武元年定：丹陛仪仗三十六人：黄麾二，戟五色绣幡六，戈五色绣幡六，钺五色锦幡六，小雉扇四，红杂花团扇四，锦曲盖二，紫方伞二，红大伞四。丹墀仪仗五十八人：班剑四，金吾杖四，立瓜四，卧瓜四，仪刀四，钺杖四，骨朵四，斧四，响节十二，锦花盖二，金交椅一，金脚踏一，金水盆一，金水罐一，方扇八。宫中常用仪卫二十人：内使八人，色绣幡二，金斧二，金骨朵二，金交椅一，金脚踏一；宫女十二人，金水盆一，金水罐一，金香炉一，金香合一，金唾壶一，金唾盂一，拂子二，方扇四。永乐元年增制红杖一对。太皇太后、皇太后仪仗与皇后同。

皇太子仪仗，洪武元年定：门外中道设龙旗六，其执龙旗者并戎服。黄旗一居中，左前青旗一，右前赤旗一，左后黑旗一，右后白旗一，每旗执弓弩军士六人，服各随旗色。殿下设三十六人：绛引幡二，戟麾六，戈麾六，仪钺麾六，羽葆幢六，青方伞二，青小方扇四，青杂花团扇四，皆校尉擎执。殿前设四十八人：班剑四，吾杖四，立瓜四，卧瓜四，仪刀四，钺杖四，骨朵四，斧四，响节十二，金节四，皆校尉擎执。殿门设十二人：金交椅一，金脚踏一，金水罐一，金水盆一，青罗团扇六，红圆盖二，皆校尉擎执。殿上设六人：金香炉一，香合一，唾盂一，唾壶一，拂子二，皆内使擎执。永乐二年，礼部言，东宫仪仗，有司失纪载，视亲王差少，宜增制金香炉、金香合一，受二，叉二，传教、告止、信幡各二，节二，幢二，夹槊二，槊、刀、盾各二十，戟八，红纸油灯笼六，红罗销金边圆伞、红罗绣圆伞各一，红罗曲盖绣伞、红罗素圆伞、红罗素方伞、青罗素方伞各二，红罗绣孔雀方扇、红罗绣四季花团扇各四，拂子二，唾盂、唾壶各一，鞍笼一，诞马八，红令旗

二，清道旗四， 弩一，白泽旗二，弓箭二十副。从之。

亲王仪仗，洪武六年定：宫门外设方色旗二，青色白泽旗二，执人服随旗色，并戎服。殿下，绛引幡二，戟擎二，戈擎二，仪镗擎二，皆校尉执。殿前，班剑二，吾杖二，立瓜二，卧瓜二，仪刀二，镫杖二，骨朵二，斧二，响节八，皆校尉执。殿门，交椅一，脚踏一，水罐一，水盆一，团扇四，盖二，皆校尉执。殿上，拂子二，香炉一，香合一，唾壶一，唾盂一。十六年诏，亲王仪仗内交椅、盆、罐用银者，悉改用金。建文四年，礼部言，亲王仪仗合增红油绢销金雨伞一，红纱灯笼、红油纸灯笼各四，敌灯二，大小铜角四。从之。永乐三年命工部，亲王仪仗内红销金伞，仍用宝珠龙文。凡世子仪仗同。

郡王仪仗：令旗二，清道旗二， 弩一，刀盾十六，弓箭十八副，绛引、传教、告止、信幡各二，吾杖、仪刀、立瓜、卧瓜、骨朵、斧各二，戟十六，槊十六，麾一，幢一，节一，响节六，红销金圆伞一，红圆伞一，红曲柄伞二，红方伞二，青圆扇四，红圆扇四，诞马四，鞍笼一，马机一，拂子二，交椅一，脚踏一，水盆一，水罐一，香炉一，红纱灯笼二，敌灯二，帐房一座。

皇妃仪仗：红杖二，清道旗二，绛引幡二，戈擎、戟擎、仪镗擎、吾杖、仪刀、班剑、立瓜、卧瓜、镫杖、骨朵、金钺各二，响节四，青方伞四，红绣圆伞一，绣方扇四，红花圆扇四，青绣圆扇四，交椅一，脚踏一，拂子二，水盆一，水罐一，香炉一，香合一，唾盂一，唾壶一，红纱灯笼四。

东宫妃仪仗：红杖二，清道旗二，绛引幡二，仪镗擎、戈擎、戟擎、吾杖、仪刀、班剑、立瓜、卧瓜、镫杖、骨朵、金钺各二，响节四，青方伞二，红素圆伞二，红绣圆伞一，红绣方扇四，红绣花圆扇四，青绣圆扇四，交椅一，脚踏一，拂子

二，水盆一，水罐一，香炉一，香合一，红纱灯笼四。永乐二年，礼部言，东宫妃仪仗如亲王妃，惟香炉、香合如中宫，但亦不用金，其水盆、水罐皆用银，从之。

亲王妃仪仗：红杖二，清道旗二，绛引幡二，戟、吾杖、仪刀、班剑、立瓜、卧瓜、骨朵、镫杖各二，响节四，青方伞二，红彩画云凤伞一，青孔雀圆扇四，红花扇四，交椅一，脚踏一，水盆一，水罐一，红纱灯笼四，拂子二。公主、世子妃仪仗俱同。

郡王妃仪仗：红杖二，清道旗二，绛引幡二，戟、吾杖、班剑、立瓜、骨朵各二，响节二，青方伞二，红圆伞一，青圆扇二，红圆扇二，交椅一，脚踏一，拂子二，红纱灯笼二，水盆一，水罐一。

郡主仪仗：红杖二，清道旗二，班剑、吾杖、立瓜、骨朵各二，响节二，青方伞一，红圆伞一，青圆扇二，红圆扇二，交椅一，脚踏一，水盆一，水罐一，红纱灯笼二，拂子二。

旧例，郡王仪仗有交椅、马机，皆木质银裹；水盆、水罐及香炉、香合，皆银质抹金；量折银三百二十两。郡王妃仪仗，有交椅等大器，量折银一百六十两。余皆自备充用。嘉靖四十四年定，除亲王及亲王妃初封仪仗照例颁给外，其初封郡王及郡王妃折银等项，并停止。万历十年定，郡王初封系帝孙者，仪仗照例全给，系王孙者免。盖宗室分封渐多，势难遍给也。

## 志第四十一

### 輿服一

大辂玉辂大马辇小马辇步辇

大凉步辇板轿耕根车后妃车輿皇太子亲王以下车輿公卿以下车輿伞盖鞍辔

有虞氏御天下，车服以庸。夏则黻冕致美。商则大辂示俭。成周有巾车、典辂、弁师、司服之职，天子以之表式万邦，而服车五乘，下逮臣民。汉承秦制，御金根为乘輿，服衮玄以承大祀。东都乃有九旒、云罕、旒冕、絢屨之仪物，踵事增华，日新代异。江左偏安，玉辂栖宝凤，采旄衔金龙。其服冕也，或饰翡翠、珊瑚、杂珠。岂古所谓法驾、法服者哉？唐武德间着车輿、衣服之制，上得兼下，下不得拟上。宋初，衮冕不缀珠玉。政和中诏修车辂，并建旗常，议礼局所厘定，用为成宪。元制，郊祀则驾玉辂，服衮冕；巡幸，或乘象轿，四时质孙之服，各随其宜。明太祖甫有天下，考定邦礼，车服尚质。酌古通今，合乎礼意。迄于世宗，藉田造耕根，燕居服燕弁，讲武用武弁，更为忠靖冠以风有位，为保和冠以亲宗藩，亦一王之制也。若夫前代伞扇、鞍勒之仪，门戟、旌节之属，咸别等威，至宋加密。明初俭德开基，宫殿落成，不用文石螭地。以此坊民，武臣犹有饰金龙于床幔，马厩用九五间数，而豪民亦或熔金为酒器，饰以玉珠。太祖皆重惩其弊。乃命儒臣稽古讲礼，

定官民服舍器用制度。历代守之，递有禁例。兹更以朝家册宝、中外符信及宫室器用之等差，附叙于后焉。

天子车辂：明初大朝会，则拱卫司设五辂于奉天门，玉居中，左金，次革，右象，次木。驾出则乘玉辂，后有腰舆，以八人载之。其后太祖考《周礼》五辂，以询儒臣，曰：“玉辂太多，何若祇用木辂？”博士詹同对曰：“孔子云‘乘殷之辂’，即木辂也。”太祖曰：“以玉饰车，古惟祀天用之，常乘宜用殷辂。然祀天之际，玉辂未备，木辂亦未为不可。”参政张昶曰：“木辂，戎辂也，不可以祀天。”太祖曰：“孔子斟酌四代礼乐，以为万世法，木辂宁不可祀？祀在诚敬，岂泥仪文。”洪武元年，有司奏乘舆服御，应以金饰，诏用铜。有司言费小不足惜。太祖曰：“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第俭约非身先无以率下，且奢泰之习，未有不由小而至大者也。”六年，命礼官考五辂制，为木辂二乘。一以丹漆，祭祀用之；一以皮鞮，行幸用之。是冬，大辂成。命更造大辂一，象辂十，中宫辂一，后宫车十，饰俱以凤。以将幸中立府，故造之，非常制也。二十六年，始定卤簿大驾之制。玉辂一，大辂一，九龙车一，步辇一。后罢九龙车。永乐三年更定卤簿大驾，有大辂、玉辂、大马辇、小马辇、步辇、大凉步辇、板轿各一，具服、幄殿各一。

大辂，高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广八尺二寸五分。辂座高四尺一寸有奇，上平盘。前后车椽并雁翅及四垂如意滴珠板。辕长二丈二尺九寸有奇，红髹。镀金铜龙头、龙尾、龙鳞叶片装钉。平盘下方箱，四周红髹，匡俱十二橐。内饰绿地描金，绘兽六，麟、狻猊、犀、象、天马、天禄；禽六，鸾、凤、孔雀、朱雀、翟、鹤。盘左右下有护泥板及车轮二，贯轴一。每轮辐十有八，其辘皆红髹，抹金铜钹花叶片装钉。轮内车心，用抹

金铜钹莲花瓣轮盘装钉，轴中缠黄绒驾辕诸索。辂亭高六尺七寸九分，四柱长五尺八寸四分。槛座皆红髹。前二柱钹金，柱首宝相花，中云龙文，下龟文锦。前左右有门，高五尺一寸九分，广二尺四寸九分，四周装雕木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门旁榻各二及明欵，俱红髹，以抹金铜钹花叶片装钉，榻编以黄线条。后红髹屏风，上雕描金云龙五，红髹板钹金云龙一。屏后地沉香色，上四榻雕描金云龙四，其次云板如之。下三榻雕描金云龙三，其次云板亦如之。俱抹金铜钹花叶片装钉。亭内黄线条编红髹匡软座，下莲花坠石，上施花毯、红锦褥席、红髹坐椅。靠背上雕描金云龙一，下雕云板一，红髹福寿板一，并褥。椅中黄织金椅靠坐褥，四围椅裙，施黄绮帷幔。亭外青绮缘边红帘十扇。辂顶并圆盘，高三尺有奇，镀金铜蹲龙顶，带仰覆莲座，垂攀顶黄线圆条。盘上以红髹，其下外四面地沉香色，描金云；内四角地青，绘五彩云。以青饰辂盖，亭内贴金斗拱，承红髹匡宝盖，斗以八顶，冒以黄绮，谓之黄屋；中并四周绣五彩云龙九。天轮三层，皆红髹，上安雕木贴金边耀叶板八十一片，内绿地雕木贴金云龙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八十一片。盘下四周，黄铜钉装，施黄绮沥水三层，每层八十一折，间绣五彩云龙文。四角垂青绮络带，各绣五彩云升龙。圆盘四角连辂坐板，用攀顶黄线圆条，并贴金木鱼。辂亭前有左右转角阑干二扇，后一字带左右转角阑干一扇，皆红髹，内嵌雕木贴金龙，间以五彩云。三扇共十二柱，柱首雕木贴金蹲龙及线金五彩莲花抱柱。阑干内四周布花毯。亭后树太常旗二，以黄线罗为之，皆十有二旂，每旂内外绣升龙一。左旗腰绣日月北斗，竿首用镀金铜龙首。右旗腰绣黻字，竿首用镀金铜戟。各缀抹金铜铃二，垂红纓十二，纓上施抹金铜宝盖，下垂青线盼鍔。踏梯一，红髹，以抹金铜钹花叶片装钉。行马架二，红

髹，上有黄绒匾条，用抹金铜叶片装钉。有黄绢幪衣、即遮尘。油绢雨衣、青毡衣及红油合扇梯、红油托叉各一。辂以二象驾之。

玉辂，亦驾以二象，制如大辂，而无平盘下十二榻之饰。辂亭前二柱，饰以搏换贴金升龙。屏风后无上四榻云龙及云板之饰。天轮内用青地雕木饰玉色云龙文。而太常旗及踏梯、行马之类，悉与大辂同。

大马辇，古者辇以人挽之。《周礼·巾车》后五辂，其一“辇车，组挽”。然《县师》有“车辇之稽”，《黍苗》诗云“我任我辇”，则臣民所乘亦名辇。至秦始皇去其轮，而制乃尊。明诸辇有轮者驾以马，以别于步辇焉。其制，高一丈二尺五寸九分，广八尺九寸五分，辕长二丈五寸有奇，辇座高三尺四寸有奇，余同大辂。辇亭高六尺四寸有奇，红髹四柱，长五尺四寸有奇。槛座高与辂同，四周红髹条环板。前左右有门，高五尺有奇，广二尺四寸有奇。门旁榻各二，后榻三及明欵，皆红髹，抹金铜钹花叶片装钉。榻心编以黄线条。亭内制与大辂同，第软座上不用花毯，而用红毯。亭外用红帘十二扇。辇顶并圆盘高二尺六寸有奇，上下俱红髹，以青饰辇盖。其铜龙、莲座、宝盖、黄屋及天轮、辇亭，制悉与大辂同。太常旗、踏梯、行马之属，亦同大辂。驾以八马，备鞍鞞、秋辔、铃纓之饰。

小马辇，视大马辇高广皆减一尺，辕长一丈九尺有奇，余同大马辇。辇亭高五尺五寸有奇，红髹四柱，长五尺四寸有奇。槛座红髹，四周条环板，前左右有门，高五尺，广二尺二寸有奇。门旁榻各二及明欵，后屏风壁板，俱红髹，用抹金铜钹花叶片装钉。亭底红髹，上施红花毯、红锦褥席。外用红帘四扇，驾以四马。余同大马辇。

步辇者，古之步挽。明制，高一丈三尺二寸有奇，广八尺

二寸有奇。辇座高三尺二寸有奇，四周雕木五彩云浑贴金龙板十二片，间以浑贴金仰覆莲座，下雕木线金五彩云板十二片。轘四，红髹。中二轘长三丈五尺九寸，左右二轘长二丈九尺五寸有奇，俱以镀金铜龙头、龙尾装钉。辇亭高六尺三寸有奇，四柱长六尺二寸有奇。槛座红髹，四周雕木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抹金铜钹花叶片装钉。前左右有门，高五尺七寸有奇，广二尺四寸有奇。门旁红髹十字榻各二扇，雕饰沉香色描金云龙板八片，下云板如其数。后红髹屏风，上雕沉香色描金云龙五。屏后雕沉香色描金云龙板三片，又云板如其数，俱用抹金铜钹花叶片装钉。余同马辇，惟红帘用十扇。辇顶并圆盘高二尺六寸有奇，其莲座、辇盖、天轮、衣之属，俱同马辇。

大凉步辇，高一丈二尺五寸有奇，广一丈二尺五寸有奇。四面红髹匡，装雕木五彩云板二十片，间以贴金仰覆莲座，下红髹如意条环板，如其数。红髹轘六：中二轘长四丈三尺五寸有奇，左右二轘长四丈有奇，外二轘长三丈六尺五寸有奇，前后俱饰以雕木贴金龙头、龙尾。辇亭高六尺五寸有奇，广八尺五寸有奇，四柱红髹。前左右有门，高五尺八寸有奇，广二尺五寸有奇，四周描金香草板十二片。门旁榻各二，后榻三及明杌皆红髹，编以黄线条。亭底上施垫毡，加红锦褥并席。红髹坐椅一，四周雕木沉香色，描金宝相花，靠背、褥、裙、帷幔与马辇同。内设红髹桌二；红髹阑干香桌一，阑干四，柱首俱雕木贴金蹲龙；镀金铜龙盖香炉一，并香匙、箸、瓶；红锦墩二。外红帘三扇。辇顶高二尺七寸有奇，又镀金铜宝珠顶，带仰覆莲座，高一尺三寸有奇；垂辇顶黄线圆条四。顶用丹漆，上冒红毡，四垂以黄毡为如意云，黄毡缘条；四周施黄绮沥水三层，每层百三十二折，间绣五彩云龙文。或用大红罗冒顶，以黄罗为如意云缘条，沥水亦用黄罗。顶下四周以红毡为帷，

黄毡缘条，四角镀金铜云四。亭内宝盖绣五龙，顶以红髹木匡，冒以黄绮为黄屋，顶心四周绣云龙各一。辇亭四角至辇座，用攀顶黄线圆条四，并贴金木鱼。辇亭前左右转角阑干二扇，后一字带转角阑干一扇，皆红髹，雕木浑贴金龙，间以五彩云板。阑干内四周布席。其阑干十二柱之饰及踏梯之属，俱与马辇同。

轿者，肩行之车。宋中兴以后，皇后尝乘龙肩舆。又以征伐，道路险阻，诏百官乘轿，名曰“竹轿子”，亦曰“竹舆”。元皇帝用象轿，驾以二象。至用红板轿，则自明始也。其制，高六尺九寸有奇。顶红髹。近顶装圆匡蜊房窗，镀金铜火焰宝，带仰覆莲座，四角镀金铜云朵。轿杠二，前后以镀金铜龙头、龙尾装钉，有黄绒坠角索。四周红髹板，左右门二，用镀金铜钉铰。轿内红髹匡坐椅一，福寿板一并褥。椅内黄织金绮靠坐褥，四周椅裙，下铺席并踏褥。有黄绢轿衣、油绢雨衣各一，青毡衣，红毡缘条云子。嘉靖十三年谒庙，帝及后妃俱乘肩舆出宫，至奉天门降舆升辇。隆庆四年设郊祀庆成宴，帝乘板舆由归极门出，入皇极门，至殿上降舆。

车驾之出，有具服幄殿。按《周官》大小次，木架苇障，上下四旁周以幄坝，以象宫室。明卤簿载具服幄殿，仪仗有黄帐房，仍元制也。帐并帷幕，以黄木棉布为之。上施兽吻，柱竿红髹，竿首彩装蹲狮，毡顶。

耕根车，世宗朝始造。汉有耕车，晋曰耕根车，俱天子亲耕所用。嘉靖十年，帝将耕藉田，诏造耕根车。礼官上言：“考《大明集礼》，耕藉用宋制，乘玉辂，以耕根车载耒耜同行。今考仪注，顺天府官奉耒耜及耨种置彩舆，先于祭前二日而出。今用耕根车以载耒耜，宜令造车，于祭祀日早进呈，置耒耜，先玉辂以行。第稽诸礼书，只有图式，而无高广尺寸。宜依今置车式差小，通用青质。”从之。

皇后辂：一，高一丈一尺三寸有奇，平盘。前后车椽并雁翅，四垂如意滴珠板。辕长一丈九尺六寸，皆红髹。辕用抹金铜凤头、凤尾、凤翎叶片装钉。平盘左右垂护泥板及轮二，贯轴一。每轮辐十有八，皆红髹，辘以抹金钹花铜叶片装钉。轮内车毂，用抹金铜钹莲花瓣轮盘装钉，轴中缠黄绒驾辕诸索。辂亭高五尺八寸有奇，红髹四柱。槛座上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左右有门，高四尺五寸有奇，广二尺四寸有奇。门旁沈香气线金菱花榻各二，下条环板，有明欂，抹金铜钹花叶片装钉。后红髹五山屏风，钹金鸾凤云文，屏上红髹板，钹金云文，中装雕木浑贴金凤一。屏后红髹板，俱用抹金铜钹花叶片装钉。亭底红髹，上施红花毯、红锦褥席、红髹坐椅一。靠背雕木线金五彩装凤一，上下香草云板各一，红福寿板一并褥。椅中黄织金绮靠坐褥，四周有椅裙，施黄绮帷幔。或黄线罗。外用红帘十二扇。前二柱，钹金，上宝相花，中鸾凤云文，下龟文锦。辂顶并圆盘，高二尺有奇，抹金铜立凤顶，带仰覆莲座，垂攀顶黄线圆条四。盘上红髹，下四周沉香色描金云文，内青地五彩云文，以青饰辂盖。内宝盖，红髹匡，斗以八顶，冒以黄绮；顶心及四周绣凤九，并五彩云文。天轮三层，红髹，上雕木贴金边耀叶板七十二片，内饰青地雕木五彩云鸾凤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七十二片。下四周黄铜装钉，上施黄绮沥水三层，间绣鸾凤文。四垂青绮络带，绣鸾凤各一。圆盘四角连辂座板，用攀顶黄线圆条四。辂亭前后有左右转角阑干各二扇，内嵌条环板，皆红髹；计十二柱，柱首雕木红莲花，线金青绿装莲花抱柱。其踏梯、行马之属，与大马辇同。

安车，本《周礼》后五辂之一。应劭《汉官鹵簿图》有五色安车。晋皇后乘云母安车。唐皇后安车，制如金辂。明皇后安车独简素。其制，高九尺七寸有奇，平盘，前后车椽并雁翅

板。轅二，长一丈六尺七寸有奇，皆红髹，用抹金铜凤头、凤尾、凤翎叶片装钉。平盘左右垂护泥板及轮二，贯轴一。每轮辐十有八，皆红髹，轴中缠黄绒驾轅诸索。车亭高四尺四寸，红髹方柱四，上装五彩花板十二片。前左右有门，高三尺七寸有奇，广二尺二寸有奇。门旁红髹十字榻各二。后三山屏凤，屏后壁板俱红髹，用抹金铜钹花叶片装钉。亭底红髹板，上施红花毯、红锦褥，四周施黄绮帷幔，外用红帘四扇。车盖用红髹抹金铜宝珠顶，带莲座，高六寸，四角抹金铜凤头，用攀条四，并红髹木鱼。盖施黄绮沥水三层，销金鸾凤文，凤头下垂红帔。其踏梯、行马、衣与辂同。

行障：坐障，自唐、宋有之。皇后重翟车后，皆有行障六，坐障三，左右夹车宫人执之。而《唐书》、《宋史》不载其制。

《金史》：行障长八尺，高六尺；坐障长七尺，高五尺。明皇后用行障、坐障，皆以红绫为之，绘升降鸾凤云文；行障绘瑞草于沥水，坐障绘云文于顶。

太皇太后、皇太后辂及安车、行障、坐障，制与皇后同。

皇妃车曰凤轿，与历代异名。其制，青顶，上抹金铜珠顶，四角抹金铜飞凤各一，垂银香圆宝盖并彩结。轿身红髹木匡，三面篾织纹篔，绘以翟文，抹金铜钹花叶片装钉。红髹柄，饰以抹金铜凤头、凤尾。青销金罗缘边红帘并看带，内红交床并坐踏褥。红销金罗轿衣一顶，用销金宝珠文；沥水，香草文；看带并帔，皆凤文。红油绢雨轿衣一。

自皇后以下，皆用行障二，坐障一，第别以彩绘。皇妃行障、坐障，俱红绫为之，绘云凤，而行障沥水绘香草。

皇太子金辂，高一丈二尺二寸有奇，广八尺九寸。轅长一丈九尺五寸。辂座高三尺二寸有奇。平盘、滴珠板、轮辐、轮辋悉同玉辂。辂亭高六尺四寸有奇，红髹四柱，长五尺四寸。

槛座上四周线金五彩香草板。前左右有门，高五尺有奇，广二尺四寸有奇。门旁榻各二，编红线条及明欵，皆红髹。后五山屏风，青地上雕木贴金龙五，间以五彩云文。屏后红髹板，皆抹金铜钹花叶片装钉。红髹匡软座，红绒坠座，大索四，下垂莲花坠石，上施红毯红锦褥席。红髹椅一，纳板一并褥。椅中红织金绮靠坐褥，四周有椅裙，施红罗帷幔，外用青绮缘边。红帘十二扇。椅雕贴金龙彩云，下线金彩云板一。亭内编红线条。辂顶并圆盘，高二尺五寸有奇，又镀金铜宝珠顶，带仰覆莲座，高九寸，垂攀顶红线圆条四。盘上丹漆，下内外皆青地绘云文，以青饰辂盖。亭内周围青斗拱，承以丹漆匡，宝盖斗以八顶，冒以红绮，顶心绣云龙，余绣五彩云文。天轮三层皆红髹，上雕木贴金边耀叶板七十二片，内饰青地雕木贴金云龙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七十二片，四周黄铜装钉。上施红绮沥水三层，每层七十二折，间绣五彩云龙文。四角之饰与大辂同，第圆条用红线。辂亭前一字阑干一扇，后一字带转角阑干一扇，左右阑干二扇，内嵌五彩云板，皆丹漆。计十四柱，柱首制与大辂同。亭后建红旗二，以红罗为之。九旂，每旂内外绣升龙一。左旗腰绣日月北斗，竿用抹金铜龙首。右旗腰绣黻字，竿用抹金铜戟。缀抹金铜铃二，垂红纓。其踏梯、行马之属，与玉辂同。帐房用青木棉布，竿首青绿蹲狻，余同乘舆帐房。

东宫妃车，亦曰凤轿、小轿，制同皇妃。行障、坐障之制亦同。

亲王象辂，其高视金辂减六寸，其广减一尺。辕长视大辂减一尺。辂座高三尺有奇，余饰同金辂。辂亭高五尺二寸有奇，红髹四柱。槛座上四周红髹条环板。前左右有门，高四尺五寸有奇，广二尺二寸有奇。门旁榻各二及明欵、后五山屏风，皆

红髹，用抹金铜钹花叶片装钉。亭底红髹，施红花毯、红锦褥席。其椅靠、坐褥、帷幔、红帘之制，俱同金辂。辂顶并圆盘，高二尺四寸有奇，用抹金铜宝珠顶，余同金辂。天轮三层，皆红髹，上雕木贴金边耀叶板六十三片，内饰青地雕木五彩云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六十三片，四周黄铜装钉。上施红绮沥水三层，每层八十一折，绣瑞草文。前垂青绮络带二，俱绣升龙五彩云文。圆盘四角连辂座板，用攀顶红线圆条四，并红髹木鱼。亭前后阑干同金辂，左右阑干各一扇，内嵌条环板，皆红髹。计十四柱，柱首雕木红莲花，线金青绿装莲花抱柱，前阑干内布花毯。红旗二，与金辂所树同，竿上只垂红纓五。其踏梯、行马之属，亦同金辂。帐房用绿色螭头，余与东宫同。

亲王妃车，亦曰凤轿、小轿，制俱同东宫妃。惟凤轿衣用木红平罗。小轿衣二：一用矾红素纒丝，一用木红平罗。行障、坐障，制同东宫妃。

公主车，宋用厌翟车，明初因之。其后定制，凤轿、行障、坐障，如亲王妃。

皇孙车，永乐中，定皇太孙婚礼仪仗如亲王，降皇太子一等，而用象辂。

郡王无辂，只有帐房，制同亲王。

郡王妃及郡主俱用翟轿，制与皇妃凤轿同，第易凤为翟。行障、坐障同亲王妃，而绘云翟文。

百官乘车之制：洪武元年令，凡车不得雕饰龙凤文。职官一品至三品，用间金饰银螭绣带，青纒。四品五品，素狮头绣带，青纒。六品至九品，用素云头青带，青纒。轿同车制。庶民车及轿，并用黑油，齐头平顶，阜纒，禁用云头。六年令，凡车轿禁丹漆，五品以上车止用青纒。妇女许坐轿，官民老疾者亦得乘之。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弘治七年令，

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永乐元年，驸马都尉胡观越制乘晋王济 熏朱 棕轿，为给事中周景所劾。有诏宥观而赐济 熏书，切责之。惟文职大臣乘轿，庶官亦乘马。又文臣皆许乘车，大臣得乘安车。后久废不用。正德四年，礼部侍郎刘机言，《大明集礼》，公卿大臣得乘安车，因请定轿扇伞盖品级等差。帝以京城内安车伞盖久不行，却其请，而命轿扇俱如例行。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霍韬言：“礼仪定式，京官三品以上乘轿，迓者文官皆用肩舆，或乘女轿。乞申明礼制，俾臣下有所遵守。”乃定四品下不许乘轿，亦毋得用肩舆。隆庆二年，给事中徐尚劾应城伯孙文栋等乘轿出入，骄僭无状。帝命夺文栋等俸。乃谕两京武职非奉特恩不许乘轿，文官四品以下用帷轿者，禁如例。万历三年奏定勋戚及武臣不许用帷轿、肩舆并交床上马。至若破格殊典，则宣德中少保黄淮陪游西苑，尝乘肩舆入禁中。嘉靖间，严嵩奉诏苑直，年及八旬，出入得乘肩舆。武臣则郭勋、朱希忠特命乘肩舆扈南巡，后遂赐常乘焉。皆非制也。

伞盖之制：洪武元年，令庶民不得用罗绢凉伞，但许用油纸雨伞。三年，令京城内一品二品用伞盖，其余用雨伞。十六年，令尚书、侍郎、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太常卿、应天府尹、国子祭酒、翰林学士许张伞盖。二十六年定一品、二品伞用银浮屠顶，三品、四品用红浮屠顶，俱用黑色茶褐罗表，红绢裹，三檐；雨伞用红油绢。五品红浮屠顶，青罗表，红绢裹，两檐；雨伞同。四品、六品至九品，用红浮屠顶，青绢表，红绢裹，两檐；雨伞俱用油纸。三十五年，官员伞盖不许用金绣，朱丹装饰。公、侯、驸马、伯与一品、二品同。成化九年，令两京

官遇雨任用油伞，其凉伞不许张于京城。

鞍辔之制：洪武六年，令庶民不得描金，惟铜铁装饰。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二品用银，铁事件，占用描银。三品至五品，用银，铁事件，占用油画。六品至九品，用摆锡，铁事件，占用油画。三十五年，官民人等马额下纓并秋辔俱用黑色，不许红纓及描金、嵌金、天青、朱红装饰。军民用铁事件，黑绿油占。

## 志第四十二

### 輿服二

皇帝冕服后妃冠服皇太子亲王以下冠服

皇帝冕服：洪武元年，学士陶安请制五冕。太祖曰：“此礼太繁。祭天地、宗庙，服衮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三年，更定正旦、冬至、圣节并服衮冕，祭社稷、先农、册拜，亦如之。十六年，定衮冕之制。冕，前圆后方，玄表纁里。前后各十二旒，旒五采，玉十二，珠五，采纁十有二就，就相去一寸。红丝组为纓，黠纁充耳，玉簪导。衮，玄衣黄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织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绣于裳。白罗大带，红里。蔽膝随裳色，绣龙、火、山文。玉革带，玉佩。大绶六采，赤、黄、黑、白、缥、绿，小绶三，色同大绶。间施三玉环。白罗中单，黻领，青缘襜。黄袜黄舄，金饰。二十六年，更定衮冕十二章。冕版广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冠上有覆，玄表朱里，余如旧制。圭长一尺二寸。衮，玄衣纁裳，十二章如旧制。中单以素纱为之。红罗蔽膝，上广一尺，下广二尺，长三尺，织火、龙、山三章。革带佩玉，长三尺三寸。大带素表朱里，两边用缘，上以朱锦，下以绿锦。大绶，六采黄、白、赤、玄、缥、绿织成，纯玄质五百首。凡合单纺为一系，四系为一扶，五扶为一首。小绶三，色同大绶。间织三玉环。朱袜，赤舄。

永乐三年定，冕冠以阜纱为之，上覆曰緹，桐板为质，衣之以绮，玄表朱里，前圆后方。以玉衡维冠，玉簪贯纽，纽与冠武足前体下曰武，绶在冠之下，亦曰武。并系纓处，皆饰以金。緹以左右垂鞞纒充耳，用黄玉。系以玄紬，承以白玉瑱朱紉。余如旧制。玉圭长一尺二寸，剡其上，刻山四，以象四镇之山，盖周镇圭之制，异于大圭不象者也。以黄绮约其下，别以囊韬之，金龙文。袞服十有二章。玄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织成本色领襍褙裾。襍者袖端。褙者衣缘。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前后不相属，共腰，有辟积，本色褙褙。裳侧有纯谓之褙，裳下有纯谓之褙，纯者缘也。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襍褙裾，领织黻文十三。蔽膝随裳色，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本色缘，有紉，施于缝中。玉钩二。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冲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象饰云龙文描金。自珩而下系组五，贯以玉珠。行则冲牙、二滴与璜相触有声。金钩二。有二小绶，六采黄、白、赤、玄、缥、绿纁质。大绶，六采黄、白、赤、玄、缥、绿纁质，三小绶，色同大绶。间施三玉环，龙文，皆织成。袜舄皆赤色，舄用黑紬纯，以黄饰舄首。

嘉靖八年，谕阁臣张璁：“袞冕有革带，今何不用？”璁对曰：“按陈祥道《礼书》，古革带、大带，皆谓之鞶。革带以纁佩，然后加以大带，而笏摺于二带之间。夫革带前系，后系绶，左右系佩，自古冕弁恒用之。今惟不用革带，以至前后佩服皆无所系，遂附属裳要之间，失古制矣。”帝曰：“冕服祀天地，享祖宗，若阙革带，非齐明盛服之意。及观《会典》载蔽膝用罗，上织火、山、龙三章，并大带缘用锦，皆与今所服不合。卿可并革带系蔽膝、佩、绶之式，详考绘图以进。”

又云：“衣裳分上下服，而今衣恒掩裳。裳制如帷，而今两幅。朕意衣但当与裳要下齐，而露裳之六章，何如？”已，又谕璉以变更祖制为疑。璉对曰：“臣考礼制，衣不掩裳，与圣意允合。夫衣六章，裳六章，义各有取，衣自不容掩裳。《大明集礼》及《会典》与古制不异。今衣八章，裳四章，故衣常掩裳，然于典籍无所准。内阁所藏图注，盖因官司织造，循习讹谬。今订正之，乃复祖制，非有变更。”帝意乃决。因复谕璉曰：“衣有六章，古以绘，今当以织。朕命织染局考国初冕服，日月各径五寸，当从之。裳六章，古用绣，亦当从之。古色用玄黄，取象天地。今裳用纁，于义无取，当从古。革带即束带，后当用玉，以佩绶系之于下。蔽膝随裳色，其绣上龙下火，可不用山。卿与内阁诸臣同考之。”于是杨一清等详议：“衮冕之服，自黄、虞以来，玄衣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自周以后浸，变其制，或八章，或九章，已戾于古矣。我太祖皇帝复定为十二章之制，司造之官仍习舛讹，非制作之初意。伏乞圣断不疑。”帝乃令择吉更正其制。冠以圆匡乌纱冒之，旒缀七采玉珠十二，青纁充耳，缀玉珠二，余如旧制。玄衣黄裳，衣裳各六章。洪武间旧制，日月经五寸，裳前后连属如帷，六章用绣。蔽膝随裳色，罗为之，上绣龙一，下绣火三，系于革带，大带素表朱里，上缘以朱，下以绿。革带前用玉，其后无玉，以佩绶系而掩之。中单及圭，俱如永乐间制。朱袜，赤舄，黄条缘玄纁结。

皇帝通天冠服：洪武元年定，郊庙、省牲，皇太子诸王冠婚、醮戒，则服通天冠、绛纱袍。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帻，组纓，玉簪导。绛纱袍，深衣制。白纱内单，

皐领襍褙裾。绛纱蔽膝，白假带，方心曲领。白袜，赤舄。其革带、佩绶，与袞服同。

皇帝皮弁服：朔望视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外官朝觐、策士传胪皆服之。嘉靖以后，祭太岁山川诸神亦服之。其制自洪武二十六年定。皮弁用乌纱冒之，前后各十二缝，每缝缀五采玉十二以为饰，玉簪导，红组纓。其服绛纱衣，蔽膝随衣色。白玉佩革带。玉钩苾，緋白大带。白袜，黑舄。永乐三年定，皮弁如旧制，惟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纓处，皆饰以金玉。圭长如冕服之圭，有脊，并双植文。绛纱袍，本色领襍褙裾。红裳，但不织章数。中单，红领襍褙異裾。余俱如冕服内制。

皇帝武弁服：明初亲征遣将服之。嘉靖八年谕阁臣张璁云：《会典》纪亲征、类禘之祭，皆具武弁服。不可不备。”璁对：《周礼》有韦弁，谓以韎韦为弁，又以为衣裳。国朝视古损益，有皮弁之制。今武弁当如皮弁，但皮弁以黑纱冒之，武弁当以绛纱冒之。”随具图以进。帝报曰：“览图有鞞形，但无系处。冠制古象上尖，今皮弁则圆。朕惟上锐取其轻利，当如古制。又衣裳鞞舄皆赤色，何谓？且佩绶俱无，于祭用之，可乎？”璁对：“自古服冕弁俱用革带，以前系，后系绶。韦弁之鞞，正系于革带耳。武事尚威烈，故色纯用赤。”帝复报璁：“冠服、衣裳、鞞舄俱如古制，增革带、佩绶及圭。”乃定制，弁上锐，色用赤，上十二缝，中缀五采玉，落落如星状。韎衣、韎裳、韎鞞，俱赤色。佩、绶、革带，如常制。佩绶及鞞鞞，俱上系于革带。舄如裳色。玉圭视镇圭差小，剡上方下，有篆文曰“讨罪安民”。

皇帝常服：洪武三年定，乌纱折角向上巾，盘领窄袖袍，束带间用金、琥珀、透犀。永乐三年更定，冠以乌纱冒之，折

角向上，其后名翼善冠。袍黄，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织金盘龙一。带用玉，靴以皮为之。先是，洪武二十四年，帝微行至神乐观，见有结网巾者。翼日，命取网巾，颁示十三布政使司，人无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子亦常服网巾。又《会典》载皇太孙冠礼有云：“掌冠跪加网巾”，而皇帝、皇太子冠服，俱阙而不载。

嘉靖七年，更定燕弁服。初，帝以燕居冠服，尚沿习俗，谕张璁考古帝王燕居法服之制。璁乃采《礼书》“玄端深衣”之文，图注以进。帝为参定其制，谕璁详议。璁言：“古者冕服之外，玄端深衣，其用最广。玄端自天子达于士，国家之命服也。深衣自天子达于庶人，圣贤之法服也。今以玄端加文饰，不易旧制，深衣易黄色，不离中衣，诚得帝王损益时中之道。

“帝因谕礼部曰：“古玄端上下通用，今非古人比，虽燕居，宜辨等威。”因酌古制，更名曰“燕弁”，寓深宫独处、以燕安为戒之意。其制，冠匡如皮弁之制，冒以乌纱，分十有二瓣，各以金线压之，前饰五采玉云各一，后列四山，朱条为组纓，双玉簪。服如古玄端之制，色玄，边缘以青，两肩绣日月，前盘圆龙一，后盘方龙二，边加龙文八十一，领与两祛共龙文五九。衽同前后齐，共龙文四九。衬用深衣之制，色黄。袂圆祛方，下齐负绳及踝十二幅。素带，朱里青表，绿缘边，腰围饰以玉龙九。玄履，朱缘红纓黄结。白袜。

皇后冠服：洪武三年定，受册、谒庙、朝会，服礼服。其冠圆匡，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数如之。两博鬓十二钗。袞衣，深青绘翟，赤质，五色十二等。素纱中单，黻领，朱罗縠逐襞裾。蔽膝随衣色，以縠为领缘，用翟为章三等。大带随衣色，朱里纈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玉革带。青袜、青舄，以金饰。永乐三年定制，其

冠饰翠龙九，金凤四，中一龙衔大珠一，上有翠盖，下垂珠结，余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四十片，大珠花、小珠花数如旧。三博鬓，饰以金龙、翠云，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饰珠宝钿花十二，翠钿如其数。托里金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环一对。阜罗额子一，描金龙文，用珠二十一。翟衣，深青，织翟文十有二等，间以小轮花。红领襖褙裾，织金云龙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襖褙裾，织黻文十三。蔽膝随衣色，织翟为章三等，间以小轮花四，以縠为领缘，织金云龙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彖谷文，黄绮约其下，韬以黄囊，金龙文。玉革带，青绮鞞，描金云龙文，玉事件十，金事件四。大带，表里俱青红相半，末纯红，下垂织金云龙文，上朱缘，下绿缘，青绮副带一。绶五采，黄、赤、白、缥、绿，纁质，间施二玉环，皆织成。小绶三，色同大绶。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冲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彖饰云龙文描金；自珩而下，系组五，贯以玉珠，行则冲牙二滴与二璜相触有声；上有金钩，有小绶五采以副之，纁质，织成。青袜舄，饰以描金云龙，阜纯，每舄首加珠五颗。

皇后常服：洪武三年定，双凤翊龙冠，首饰、钏镯用金玉、珠宝、翡翠。诸色团衫，金绣龙凤文，带用金玉。四年更定，龙凤珠翠冠，真红大袖衣霞帔，红罗长裙，红褙子。冠制如特髻，上加龙凤饰，衣用织金龙凤文，加绣饰。永乐三年更定，冠用阜縠，附以翠博山，上饰金龙一，翊以珠。翠凤二，皆口衔珠滴。前后珠牡丹二，花八蕊，翠叶三十六。珠翠穰花鬓二，珠翠云二十一，翠口圈一。金宝钿花九，饰以珠。金凤二，口衔珠结。三博鬓，饰以鸾凤。金宝钿二十四，边垂珠滴。金簪二。珊瑚凤冠髻一副。大衫霞帔，衫黄，霞帔深青，织金云霞龙文，或绣或铺翠圈金，饰以珠玉坠子，彖龙文。四衤癸袄

子，即褙子。深青，金绣团龙文。鞠衣红色，前后织金云龙文，或绣或铺翠圈金，饰以珠。大带红线罗为之，有缘，余或青或绿，各随鞠衣色。缘襖袄子，黄色，红领襟袷巽裾，皆织金采色云龙文。缘襖裙，红色，绿缘襖，织金采色云龙文。玉带，如翟衣内制，第减金事件一。玉花采结绶，以红绿线罗为结，玉绶花一，彖云龙文。绶带玉坠珠六，金垂头花瓣四，小金叶六。红线罗系带一。白玉云样玳榼二，如佩制，有金钩，金如意云盖一，下悬红组五贯，金方心云板一，俱钹云龙文，衬以红绮，下垂金长头花四，中小金钟一，末缀白玉云朵五。青袜舄，与翟衣内制同。

皇妃、皇嫔及内命妇冠服：洪武三年定，皇妃受册、助祭、朝会礼服。冠饰九翟、四凤花钗九树，小花数如之。两博鬓九钿。翟衣，青质绣翟，编次于衣及裳，重为九等。青纱中单，蔽领，朱纁逮襖裾。蔽膝随裳色，加文绣重雉，为章二等，以緞为领缘。大带随衣色。玉革带。青鞵舄、佩绶。常服：鸾凤冠，首饰、钿钗用金玉、珠宝、翠。诸色团衫，金绣鸾凤，不用黄。带用金、玉、犀。又定山松特髻，假髻花钿，或花钗凤冠。真红大袖衣，霞帔，红罗裙，褙子，衣用织金及绣凤文。永乐三年更定，礼服：九翟冠二，以阜纁为之，附以翠博山，饰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翟四，皆口衔珠滴。冠中宝珠一座，翠顶云一座，其珠牡丹、翠穠花髻之属，俱如双凤翊龙冠制，第减翠云十。又翠牡丹花、穠花各二，面花四，梅花环四，珠环各二。其大衫、霞帔、燕居佩服之饰，俱同中宫，第织金绣彖，俱云霞凤文，不用云龙文。

九嫔冠服：嘉靖十年始定，冠用九翟，次皇妃之凤。大衫、鞠衣，如皇妃制。圭用次玉谷文。

内命妇冠服，洪武五年定，三品以上花钗、翟衣，四品、

五品山松特髻，大衫为礼服。贵人视三品，以皇妃燕居冠及大衫、霞帔为礼服，以珠翠庆云冠，鞠衣、褙子、缘襖袄裙为常服。

宫人冠服，制与宋同。紫色，团领，窄袖，遍刺折枝小葵花，以金圈之，珠络缝金带红裙。弓样鞋，上刺小金花。乌纱帽，饰以花，帽额缀团珠。结珠鬢梳。垂珠耳饰。

皇太子冠服：陪祀天地、社稷、宗庙及大朝会、受册、纳妃则服衮冕。洪武二十六年定，衮冕九章，冕九旒，旒九玉，金簪导，红组纓，两玉瑱。圭长九寸五分。玄衣纁裳，衣五章，织山、龙、华虫、宗彝、火；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白纱中单，黻领。蔽膝随裳色，织火、山二章。革带，金钩苾，玉佩。绶五采赤、白、玄、缥、绿织成，纯赤质，三百三十首。小绶三，色同。间织三玉环。大带，白表朱里，上缘以红，下缘以绿。白袜，赤舄。永乐三年定，冕冠，玄表朱里，前圆后方，前后各九旒。每旒五采纁九就，贯五采玉九，赤、白、青、黄、黑相次。玉衡金簪，玄紘垂青纒充耳，用青玉。承以白玉瑱，朱纒纓。玉圭长九寸五分，以锦约其下，并韬。衮服九章，玄衣五章，龙在肩，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织成。本色领襖襦裾。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不相属，共腰，有襞积，本色縗裼。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襖襦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四章，织藻、粉米、黼、黻。本色缘，有紃，施于缝中。上玉钩二。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一、冲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象云龙文，描金。自珩而下，系组五，贯以玉珠。上有金钩。小绶四采赤、白、缥、绿以副之，纁质。大带，素表朱里，在腰及垂，皆有縗，上縗以朱，下縗以绿。纽约用青组。大绶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小绶三采。间

施二玉环，龙文，皆织成。袜舄皆赤色，舄用黑絢纯，黑饰舄首。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外国朝贡、朝覲，则服皮弁。永乐三年定，皮弁，冒以乌纱，前后各九缝，每缝缀五采玉九，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纓处，皆饰以金。金簪朱纓。玉圭，如冕服内制。绛纱袍，本色领襖襜褕。红裳，如冕服内裳制，但不织章数。中单以素纱为之，如深衣制。红领襖襜褕，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本色缘，有紃，施于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冕服内制，但无云龙文；有小绶四采以副之。大带、大绶、鞶舄赤色，皆如冕服内制。其常服，洪武元年定，乌纱折上巾。永乐三年定，冠乌纱折角向上巾，亦名翼善冠，亲王、郡王及世子俱同。袍赤，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金织盘龙一。玉带、靴，以皮为之。

皇太子妃冠服：洪武三年定，礼服与皇妃同。永乐三年更定，九翬四凤冠，漆竹丝为匡，冒以翡翠，上饰翠翬九、金凤四，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四十片，大珠花九树，小珠花数如之。双博鬓，饰以鸾凤，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饰珠宝钿花九，翠钿如其数。托里金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环一对。珠阜罗额子一，描金凤文，用珠二十一。翟衣，青质，织翟文九等，间以小轮花。红领襖襜褕，织金云龙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襖襜褕，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衣色，织翟为章二等，间以小轮花三，以緞为领缘，织金云凤文。其玉圭、带绶、玉佩、袜舄之制，俱同皇妃。洪武三年又定常服。犀冠，刻以花凤。首饰、钗钿、衫带俱同皇妃。四年定，冠亦与皇妃同。永乐三年定燕居冠，以阜縠为之，附以翠博山，上饰宝珠一座，翊以二珠翠凤，皆口衔珠滴。前后珠牡丹二，花八蕊，翠叶三十六。珠翠穠花鬓二。珠翠云十六片。翠口圈一副。金宝钿花九，上饰珠九。金凤一对，口衔珠结。双博鬓，饰以鸾凤。金

宝钿十八，边垂珠滴。金簪一对。珊瑚凤冠髻一副。其大衫、霞帔、燕居佩服之饰，俱同皇妃。

亲王冠服：助祭、谒庙、朝贺、受册、纳妃服袞冕，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覲服皮弁。洪武二十六年定，冕服俱如东宫，第冕旒用五采，玉圭长九寸二分五厘，青衣纁裳。永乐三年又定冕服、皮弁制，俱与东宫同，其常服亦与东宫同。

嘉靖七年，谕礼部：“朕仿古玄端，自为燕弁冠服，更制忠静冠服，锡于有位，而宗室诸王制犹未备。今酌燕弁及忠静冠之制，复为式具图，命曰保和冠服。自郡王长子以上，其式已明。镇国将军以下至奉國中尉及长史、审理、纪善、教授、伴读，俱用忠静冠服，依其品服之。仪宾及余官不许概服。夫忠静冠服之异式，尊贤之等也。保和冠服之异式，亲亲之杀也。等杀既明，庶几乎礼之所保，保斯和，和斯安，此锡名之义也。其以图说颁示诸王府，如敕遵行。”保和冠制，以燕弁为准，用九旒取，去簪与五玉，后山一扇，分画为四。服，青质青缘，前后方龙补，身用素地，边用云。衬用深衣，玉色。带青表绿里绿缘。履用皁绿结，白袜。

亲王妃冠服：受册、助祭、朝会服礼服。洪武三年定九翟四凤冠。永乐三年又定九翟冠，制同皇妃。其大衫、霞帔、燕居佩服之饰，同东宫妃，第金事件减一，玉绶花，象宝相花文。

公主冠服，与亲王妃同，惟不用圭。

亲王世子冠服：圣节、千秋节并正旦、冬至、进贺表笺及父王生日诸节庆贺，皆服袞冕。洪武二十六年定，袞冕七章，冕三采玉珠，七旒。圭长九寸。青衣三章，织华虫、火、宗彝。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素纱中单，青领襖，赤。

革带，佩白玉，玄组绶。绶紫质，用三采紫、黄、赤织成，间织三白玉环。白袜，赤舄。永乐三年更定，冕冠前后各八旒，每旒五采纁八就，贯三采玉珠八，赤、白、青色相次。玉圭长九寸。青衣三章，火在肩，华虫、宗彝在两袖，皆织成。本色领襍袜裾。其纁裳、玉佩、带、绶之制，俱与亲王同，第领织黻文减二。皮弁用乌纱冒之，前后各八缝，每缝缀三采玉八，余制如亲王。其圭佩、带绶、鞢舄如冕服内制。常服亦与亲王同。嘉靖七年定保和冠服，以燕弁为准，用八袷取，去簪玉，后山以一扇分画为四，服与亲王同。

世子妃冠服：永乐三年定，与亲王妃同，惟冠用七翟。

郡王冠服：永乐三年定，冕冠前后各七旒，每旒五采纁七就，贯三采玉珠七。圭长九寸。青衣三章，粉米在肩，藻、宗彝在两袖，皆织成。纁裳二章，织黼、黻各二。中单，领织黻文七，余与亲王世子同。皮弁，前后各七缝，每缝缀三采玉七，余与亲王世子同。其圭佩、带绶、袜舄如冕服内制。常服亦与亲王世子同。嘉靖七年定保和冠服，冠用七袷取，服与亲王世子同。

郡王妃冠服：永乐三年定，冠用七翟，与亲王世子妃同。其大衫、霞帔、燕居佩服之饰，俱同亲王妃，第绣云霞翟文，不用盘凤文。

郡王长子朝服：七梁冠，大红素罗衣，白素纱中单，大红素罗裳及蔽膝，大红素罗白素纱二色大带，玉朝带，丹矾红花锦，锦鸡绶，玉佩，象笏，白绢袜，阜皮云头履鞋。公服：阜绉纱幞头，大红素纁丝衣，玉革带。常服：乌纱帽，大红纁丝织金狮子开袷葵，圆领，玉束带，阜皮铜线靴。其保和冠，如忠静之制，用五袷取；服与郡王同，补子用织金方龙。

郡主冠服：永乐三年定，与郡王妃同。惟不用圭，减四珠

环一对。

郡王长子夫人冠服：珠翠五翟冠，大红纁丝大衫，深青纁丝金绣翟褙子，青罗金绣翟霞帔，金坠头。

镇国将军冠服，与郡王长子同。镇国将军夫人冠服，与郡王长子夫人同。辅国将军冠服，与镇国将军同，惟冠六梁，带用犀。辅国将军夫人冠服，与镇国将军夫人同，惟冠用四翟，抹金银坠头。奉国将军冠服，与辅国将军同，惟冠五梁，带用金钹花，常服大红织金虎豹。奉国将军淑人冠服，与辅国将军夫人同，惟褙子、霞帔，金绣孔雀文。镇国中尉冠服，与奉国将军同，惟冠四梁，带用素金，佩用药玉。镇国中尉恭人冠服，与奉国将军淑人同。辅国中尉冠服，与镇国中尉同，惟冠三梁，带用银钹花，绶用盘雕，公服用深青素罗，常服红织金熊罴。辅国中尉宜人冠服，与镇国中尉恭人同，惟冠用三翟，褙子、霞帔，金绣鸳鸯文，银坠头。奉国中尉冠服，与辅国中尉同，惟冠二梁，带用素银，绶用练鹊，幞头黑漆，常服红织金彪。奉国中尉安人冠服，与辅国中尉宜人同，惟大衫用丹矾红，褙子、霞帔金绣练鹊文。

县主冠服：珠翠五翟冠，大红纁丝大衫，深青纁丝金绣孔雀褙子，青罗金绣孔雀霞帔，抹金银坠头。郡君冠服，与县主同，惟冠用四翟，褙子、霞帔金绣鸳鸯文。县君冠服，与郡君同，惟冠用三翟。乡君冠服，与县君同，惟大衫用丹矾红，褙子、霞帔金绣练鹊文。

## 志第四十三

### 輿服三

文武官冠服命妇冠服内外官亲属冠服内使冠服侍仪以下冠服士庶冠服

乐工冠服

军隶冠服外蕃冠服僧道服色

群臣冠服：洪武元年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时礼部言：“各官先授散官，与见任职事高下不同。如御史董希哲前授朝列大夫澧州知州，而任七品职事；省司郎中宋冕前授亚中大夫黄州知府，而任五品职事。散官与见任之职不同，故服色不能无异，乞定其制。”乃诏省部臣定议。礼部复言：“唐制，服色皆以散官为准。元制，散官职事各从其高者，服色因之。国初服色依散官，与唐制同。”乃定服色准散官，不计见职，于是所赐袍带亦并如之。三年，礼部言：“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旗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从之。

文武官朝服：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诏、开读、进表、传制，俱用梁冠，赤罗衣，白纱中单，青饰领缘，赤罗裳，青缘，赤罗蔽膝，大带赤、白二色绢，革带，佩绶，白袜黑履。一品至九品，以冠上梁数为差。公冠八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五折，四柱，香草五段，前后玉蝉。

侯七梁，笼巾貂蝉，立笔四折，四柱，香草四段，前后金蝉。伯七梁，笼巾貂蝉，立笔二折，四柱，香草二段，前后玳瑁蝉。俱插雉尾。驸马与侯同，不用雉尾。一品，冠七梁，不用笼巾貂蝉，革带与佩俱玉，绶用黄、绿、赤、紫织成云凤四色花锦，下结青丝网，玉绶环二。二品，六梁，革带，绶环犀，余同一品。三品，五梁，革带金，佩玉，绶用黄、绿、赤、紫织成云鹤花锦，下结青丝网，金绶环二。四品，四梁，革带金，佩药玉，余同三品。五品，三梁，革带银，钹花，佩药玉，绶用黄、绿、赤、紫织成盘雕花锦，下结青丝网，银镀金绶环二。一品至五品，笏俱象牙。六品、七品，二梁，革带银，佩药玉，绶用黄、绿、赤织成练鹊三色花锦，下结青丝网，银绶环二。独御史服獬廌。八品、九品，一梁，革带乌角，佩药玉，绶用黄、绿织成鸂鶒二色花锦，下结青丝网，铜绶环二。六品至九品，笏俱槐木。其武官应直守卫者，别有服色。杂职未入流品者，大朝贺、进表行礼止用公服。三十年令视九品官，用朝服。嘉靖八年，更定朝服之制。梁冠如旧式，上衣赤罗青缘，长过腰指七寸，毋掩下裳。中单白纱青缘。下裳七幅，前三后四，每幅三襞积，赤罗青缘。蔽膝缀革带。绶，各从品级花样。革带之后佩绶，系而掩之。其环亦各从品级，用玉犀金银铜，不以织于绶。大带表里俱素，惟两耳及下垂缘绿，又以青组约之。革带俱如旧式。佩玉一如《诗传》之制，去双滴及二珩。其三品以上玉，四品以下药玉，及袜履俱如旧式。万历五年，令百官正旦朝贺毋僭躐朱履。故事，十一月百官戴暖耳。是年朝覲外官及举人、监生，不许戴暖耳入朝。

凡亲祀郊庙、社稷，文武官分献陪祀，则服祭服。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至九品，青罗衣，白纱中单，俱阜领缘。赤罗裳，阜缘。赤罗蔽膝。方心曲领。其冠带、佩绶等差，并同朝

服。又定品官家用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领。四品以下，并去佩绶。嘉靖八年，更定百官祭服。上衣青罗，阜缘，与朝服同。下裳赤罗，阜缘，与朝服同。蔽膝、绶环、大带、革带、佩玉、袜履俱与朝服同。其视牲、朝日夕月、耕藉、祭历代帝王，独锦衣卫堂上官，大红蟒衣，飞鱼，乌纱帽，鸾带，佩绣春刀。祭太庙、社稷，则大红便服。

文武官公服：洪武二十六年定，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见辞则服之。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其制，盘领右衽袍，用纁丝或纱罗绢，袖宽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公服花样，一品，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无枝叶，径二寸；四品、五品，小杂花纹，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以下无纹。幞头：漆、纱二等，展角长一尺二寸；杂职官幞头，垂带，后复令展角，不用垂带，与入流官同。笏依朝服为之。腰带：一品玉，或花或素；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乌角。袜用青革，仍垂挾尾于下。靴用阜。其后，常朝止便服，惟朔望具公服朝参。凡武官应直守卫者，别有服色，不拘此制。公、侯、驸马、伯服色花样、腰带与一品同。文武官花样，如无从织造，则用素。百官入朝，雨雪许服雨衣。奉天、华盖、武英诸殿奏事，必蹑履鞋，违者御史纠之。万历五年，令常朝俱衣本等锦绣服色，其朝覲官见辞、谢恩，不论已未入流，公服行礼。

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其带，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钹花，四品素金，五品银钹花，六品、七品素银，八品、九品乌角。凡致仕及侍亲辞闲官，纱帽、束带。为事黜降者，服与庶人同。

至二十四年，又定公、侯、伯、驸马束带与一品同，杂职官与八品、九品同。朝官常服礼鞋，洪武六年定。先是，百官入朝，遇雨皆蹶钉靴，声彻殿陛，侍仪司请禁之。太祖曰：“古者入朝有履，自唐始用靴。其令朝官为软底皮鞋，冒于靴外，出朝则释之。”

礼部言近奢侈越制。诏申禁之，仍参酌汉、唐之制，颁行遵守。凡职官，一品、二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彩绣，帽顶、帽珠用玉；三品至五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金，帽珠除玉外，随所用；六品至九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银，帽珠玛瑙、水晶、香木。一品至六品穿四爪龙，以金绣为之者听。礼部又议：“品官见尊长，用朝君公服，于理未安。宜别制梁冠、绛衣、绛裳、革带、大带、大白袜、乌舄、佩绶，其衣裳去缘襪。三品以上佩绶，三品以下不用。”从之。

二十二年，令文武官遇雨戴雨帽，公差出外戴帽子，入城不许。二十三年定制，文官衣自领至裔，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至肘。公、侯、驸马与文官同。武官去地五寸，袖长过手七寸。二十四年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鹌，九品鹤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又令品官常服用杂色纁丝、绫罗、彩绣。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朝见人员，四时并用色衣，不许纯素。三十年，令致仕官服色与见任同，若朝贺、谢恩、见辞，一体具服。

景泰四年，令锦衣卫指挥侍卫者，得衣麒麟。天顺二年，定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大鹏、像生狮子、四宝

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并玄、黄、紫及玄色、黑、绿、柳黄、姜黄、明黄诸色。弘治十三年奏定，公、侯、伯、文武大臣及镇守、守备，违例奏请蟒衣、飞鱼衣服者，科道纠劾，治以重罪。正德十一年设东、西两官厅，将士悉衣黄罩甲。中外化之。金绯盛服者，亦必加此于上。都督江彬等承日红笠之上，缀以靛染天鹅翎，以为贵饰，贵者飘三英，次者二英。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英，冠以下教场，自谓殊遇。其后巡狩所经，督饷侍郎、巡抚都御史无不衣罩甲见上者。十三年，车驾还京，传旨，俾迎候者用曳撒大帽、鸾带。寻赐群臣大红纁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五品麒麟，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皆与焉；惟部曹五品下不与。时文臣服色亦以走兽，而麒麟之服逮于四品，尤异事也。

十六年，世宗登极诏云：“近来冒滥玉带，蟒龙、飞鱼、斗牛服色，皆庶官杂流并各处将领夤缘奏乞，今俱不许。武职卑官僭用公、侯服色者，亦禁绝之。”嘉靖六年复禁中外官，不许滥服五彩装花织造违禁颜色。

七年既定燕居法服之制，阁臣张璁因言：“品官燕居之服未有明制，诡异之徒，竟为奇服以乱典章。乞更法古玄端，别为简易之制，昭布天下，使贵贱有等。”帝因复制《忠静冠服图》颁礼部，敕谕之曰：“祖宗稽古定制，品官朝祭之服，各有等差。第常人之情，多谨于明显，怠于幽独。古圣王慎之，制玄端以为燕居之服。比来衣服诡异，上下无辨，民志何由定。朕因酌古玄端之制，更名‘忠静’，庶几乎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焉。朕已着为图说，如式制造。在京许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在外许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县正堂、儒学教官服之。武官止都督以上。其余不许滥服。”礼部以图说颁布天下，如敕奉行。按忠静冠仿古玄冠，冠匡如制，

以乌纱冒之，两山俱列于后。冠顶仍方中微起，三梁各压以金线，边以金缘之。四品以下，去金，缘以浅色丝线。忠静服仿古玄端服，色用深青，以纁丝纱罗为之。三品以上云，四品以下素，缘以蓝青，前后饰本等花样补子。深衣用玉色。素带，如古大夫之带制，青表绿缘边并里。素履，青绿缘结。白袜。

十六年，群臣朝于驻蹕所，兵部尚书张瓚服蟒。帝怒，谕阁臣夏言曰：“尚书二品，何自服蟒？”言对曰：“瓚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耳。”帝曰：“飞鱼何组两角？其严禁之。”于是礼部奏定，文武官不许擅用蟒衣、飞鱼、斗牛、违禁华异服色。其大红纁丝纱罗服，惟四品以上官及在京五品堂上官、经筵讲官许服。五品官及经筵不为讲官者，俱服青绿锦绣。遇吉礼，止衣红布绒褐。品官花样，并依品级。锦衣卫指挥，侍卫者仍得衣麒麟，其带俸非侍卫，及千百户虽侍卫，不许僭用。

历朝赐服：文臣有未至一品而赐玉带者，自洪武中学士罗复仁始。衍圣公秩正二品，服织金麒麟袍、玉带，则景泰中入朝拜赐。自是以为常。内阁赐蟒衣，自弘治中刘健、李东阳始。麒麟本公、侯服，而内阁服之，则嘉靖中严嵩、徐阶皆受赐也。仙鹤，文臣一品服也，嘉靖中成国公朱希忠、都督陆炳服之，皆以玄坛供奉。而学士严讷、李春芳、董份以五品撰青词，亦赐仙鹤。寻谕供奉坛中乃用，于是尚书皆不敢衣鹤。后敕南京织闪黄补麒麟、仙鹤，赐严嵩，闪黄乃上用服色也；又赐徐阶教子升天蟒。万历中，赐张居正坐蟒；武清侯李伟以太后父，亦受赐。

仪宾朝服、公服、常服：俱视品级，与文武官同，惟笏皆象牙；常服花样视武官。弘治十三年定，郡主仪宾钹花金带，胸背狮子。县主仪宾钹花金带，郡君仪宾光素金带，胸背俱虎

豹。县君仪宾钹花银带，乡君仪宾光素银带，胸背俱彪。有僭用者，革去冠带，戴平头巾，于儒学读书习礼三年。

状元及诸进士冠服：状元冠二梁，绯罗圆领，白绢中单，锦绶，蔽膝，纱帽，槐木笏，光银带，药玉佩，朝靴，毡袜，皆御前颁赐，上表谢恩日服之。进士巾如乌纱帽，顶微平，展角阔寸余，长五寸许，系以垂带，阜纱为之。深蓝罗袍，缘以青罗，袖广而不杀。槐木笏，革带、青鞞，饰以黑角，垂扞尾于后。廷试后颁于国子监，传胪日服之。上表谢恩后，谒先师行释菜礼毕，始易常服，其巾袍仍送国子监藏之。

命妇冠服：洪武元年定，命妇一品，冠花钗九树。两博鬓，九钿。服用翟衣，绣翟九重。素纱中单，黼领，朱纁袪裾。蔽膝随裳色，以縗为领缘，加文绣重翟，为章二等。玉带。青袜舄，佩绶。二品，冠花钗八树。两博鬓，八钿。服用翟衣八等，犀带，余如一品。三品，冠花钗七树。两博鬓，七钿。翟衣七等，金革带，余如二品。四品，冠花钗六树。两博鬓，六钿。翟衣六等，金革带，余如三品。五品，冠花钗五树。两博鬓，五钿。翟衣五等，乌角带，余如四品。六品，冠花钗四树。两博鬓，四钿。翟衣四等，乌角带，余如五品。七品，冠花钗三树。两博鬓，三钿。翟衣三等，乌角带，余如六品。自一品至五品，衣色随夫用紫。六品、七品，衣色随夫用绯。其大带如衣色。四年，以古天子诸侯服衮冕，后与夫人亦服衽翟。今群臣既以梁冠、绛衣为朝服，不敢用冕，则外命妇亦不当服翟衣以朝。命礼部议之。奏定，命妇以山松特髻、假髻花钿、真红大袖衣、珠翠蹙金霞帔为朝服。以朱翠角冠、金珠花钗、阔袖杂色绿缘为燕居之用。一品，衣金绣文霞帔，金珠翠妆饰，玉坠。二品，衣金绣云肩大杂花霞帔，金珠翠妆饰，金坠子。三品，衣金绣大杂花霞帔，珠翠妆饰，金坠子。四品，衣绣小

杂花霞帔，翠妆饰，金坠子。五品，衣销金大杂花霞帔，生色画绢起花妆饰，金坠子。六品、七品，衣销金小杂花霞帔，生色画绢起花妆饰，镀金银坠子。八品、九品，衣大红素罗霞帔，生色画绢妆饰，银坠子。首饰，一品、二品，金玉珠翠。三品、四品，金珠翠。五品，金翠。六品以下，金镀银，间用珠。

五年，更定品官命妇冠服：一品，礼服用山松特髻，翠松五株，金翟八，口衔珠结。正面珠翠翟一，珠翠花四朵，珠翠云喜花三朵；后髻珠梭球一，珠翠飞翟一，珠翠梳四，金云头连三钗一，珠帘梳一，金簪二；珠梭环一双。大袖衫，用真红色。霞帔、褙子，俱用深青色。绉丝绫罗纱随用。霞帔上施蹙金绣云霞翟文，钗花金坠子。褙子上施金绣云霞翟文。常服用珠翠庆云冠，珠翠翟三，金翟一，口衔珠结；髻边珠翠花二，小珠翠梳一双，金云头连三钗一，金压髻双头钗二，金脑梳一，金簪二；金脚珠翠佛面环一双；钗钏皆用金。长袄长裙，各色绉丝绫罗纱随用。长袄缘襖，或紫或绿，上施蹙金绣云霞翟文。看带，用红绿紫，上施蹙金绣云霞翟文。长裙，横竖金绣缠枝花文。二品，特髻上金翟七，口衔珠结，余同一品。常服亦与一品同。三品，特髻上金孔雀六，口衔珠结。正面珠翠孔雀一，后髻翠孔雀二。霞帔上施蹙金云霞孔雀文，钗花金坠子。褙子上施金绣云霞孔雀文，余同二品。常服冠上珠翠孔雀三，金孔雀二，口衔珠结。长袄缘襖，或紫或绿，并绣云霞孔雀文。长裙，横竖襖并绣缠枝花文，余同二品。四品，特髻上金孔雀五，口衔珠结，余同三品。常服亦与三品同。五品，特髻上银镀金鸳鸯四，口衔珠结。正面珠翠鸳鸯一，小珠铺翠云喜花三朵；后髻翠鸳鸯二，银镀金云头连三钗一，小珠帘梳一，镀金银簪二；小珠梳环一双。霞帔上施绣云霞鸳鸯文，镀金银钗花坠子。褙子上施云霞鸳鸯文，余同四品。常服冠上小珠翠

鸳鸯三，镀金银鸳鸯二，挑珠牌。鬓边小珠翠花二朵，云头连三钗一，梳一，压鬓双头钗二，镀金簪二；银脚珠翠佛面环一双。钗钏皆用银镀金。长袄缘襖，绣云霞鸳鸯文。长裙，横竖襴绣缠枝花文，余同四品。六品，特髻上翠松三株，银镀金练鹊四，口衔珠结。正面银镀金练鹊一，小珠翠花四朵；后髻翠梭球一，翠练鹊二，翠梳四，银云头连三钗一，珠缘翠帘梳一，银簪二。大袖衫，绫罗绉绢随所用。霞帔施绣云霞练鹊文，花银坠子。褙子上施云霞练鹊文，余同五品。常服冠上镀金银练鹊三，又镀金银练鹊二，挑小珠牌；钗钏皆用银。长袄缘襖。看带，或紫或绿，绣云霞练鹊文。长裙，横竖襴绣缠枝花文，余同五品。七品，礼服、常服俱同六品。其八品、九品礼服，惟用大袖衫、霞帔、褙子。大衫同七品。霞帔上绣缠枝花，钗花银坠子。褙子上绣摘枝团花。通用小珠庆云冠。常服亦用小珠庆云冠，银间镀金银练鹊三，又银间镀金银练鹊二，挑小珠牌；银间镀金云头连三钗一，银间镀金压鬓双头钗二，银间镀金脑梳一，银间镀金簪二。长袄缘襖、看带并绣缠枝花，余同七品。又定命妇团衫之制，以红罗为之，绣重雉为等第。一品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六品四等，七品三等，其余不用绣雉。

二十四年定制，命妇朝见君后，在家见舅姑并夫及祭祀则服礼服。公侯伯夫人与一品同。大袖衫，真红色。一品至五品，绉丝绫罗；六品至九品，绫罗绉绢。霞帔、褙子皆深青段。公侯及一品、二品，金绣云霞翟文；三品、四品，金绣云霞孔雀文；五品，绣云霞鸳鸯文；六品、七品，绣云霞练鹊文。大袖衫，领阔三寸，两领直下一尺，间缀纽子三，末缀纽子二，纽在掩纽之下，拜则放之。霞帔二条，各绣禽七，随品级用，前四后三。坠子中钗花禽一，四面云霞文，禽如霞帔，随品级用。

笏以象牙为之。二十六年定，一品，冠用金事件，珠翟五，珠牡丹开头二，珠半开三，翠云二十四片，翠牡丹叶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带金宝钿花八，金翟二，口衔珠结二。二品至四品，冠用金事件，珠翟四，珠牡丹开头二，珠半开四，翠云二十四片，翠牡丹叶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带金宝钿花八，金翟二，口衔珠结二。一品、二品，霞帔、褙子俱云霞翟文，钗花金坠子。三品、四品，霞帔、褙子俱云霞孔雀文，钗花金坠子。五品、六品，冠用抹金银事件，珠翟三，珠牡丹开头二，珠半开五，翠云二十四片，翠牡丹叶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带抹金银宝钿花八，抹金银翟二，口衔珠结子二。五品，霞帔、褙子俱云霞鸳鸯文，镀金钗花银坠子。六品，霞帔、褙子俱云霞练鹄文，钗花银坠子。七品至九品，冠用抹金银事件，珠翟二，珠月桂开头二，珠半开六，翠云二十四片，翠月桂叶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带抹金银宝钿花八，抹金银翟二，口衔珠结子二。七品，霞帔、坠子、褙子与六品同。八品、九品，霞帔用绣缠枝花，坠子与七品同，褙子绣摘枝团花。

内外官亲属冠服：洪武元年，礼部尚书崔亮奉诏议定。内外官父、兄、伯、叔、子、孙、弟、侄用乌纱帽，软脚垂带，圆领衣，乌角带。品官祖母及母、与子孙同居亲弟侄妇女礼服，合以本官所居官职品级，通用漆纱珠翠庆云冠，本品衫，霞帔、褙子，缘襖袄裙，惟山松特髻子止许受封诰敕者用之。品官次妻，许用本品珠翠庆云冠、褙子为礼服。销金阔领、长袄长裙为常服。二十五年，令文武官父兄、伯叔、弟侄、子婿，皆许穿靴。

内使冠服：明初置内使监，冠乌纱描金曲脚帽，衣胸背花盘领窄袖衫，乌角带，靴用红扇面黑下桩。各官火者，服与庶人同。洪武三年谕宰臣，内使监未有职名者，当别制冠，以别

监官。礼部奏定，内使监凡遇朝会，依品具朝服、公服行礼。其常服，葵花胸背团领衫，不拘颜色；乌纱帽；犀角带。无品从者，常服团领衫，无胸背花，不拘颜色；乌角带；乌纱帽，垂软带。年十五以下者，惟戴乌纱小顶帽。按《大政记》，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此燕闲之服也。次则飞鱼，惟入侍用之。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面正向，尤贵。又有膝襖阑者，亦如曳撒，上有蟒补，当膝处横织细云蟒，盖南郊及山陵扈从，便于乘马也。或召对燕见，君臣皆不用袍而用此；第蟒有五爪、四爪之分，襖有红、黄之别耳。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言：“国朝品官无蟒衣之制。夫蟒无角、无足，今内官多乞蟒衣，殊类龙形，非制也。”乃下诏禁之。十七年，谕阁臣刘健曰：“内臣僭妄尤多。”因言服色所宜禁，曰：“蟒、龙、飞鱼、斗牛，本在所禁，不合私织。间有赐者，或久而敝，不宜辄自织用。玄、黄、紫、皂乃属正禁，即柳黄、明黄、姜黄诸色，亦应禁之。”孝宗加意钳束，故申饬者再，然内官骄姿已久，积习相沿，不能止也。初，太祖制内臣服，其纱帽与群臣异，且无朝冠、幞头，亦无祭服。万历初，穆宗主入太庙，大槩冠进贤，服祭服以从，盖内府祀中溜、灶井之神，例遣中官，因自创为祭服，非由廷议也。

侍仪舍人冠服：洪武二年，礼官议定。侍仪舍人导礼，依元制，展脚幞头，窄袖紫衫，涂金束带，皂纹靴。常服：乌纱唐帽，诸色盘领衫，乌角束带，衫不用黄。四年，中书省议定，侍仪舍人并御史台知班，引礼执事，冠进贤冠，无梁，服绛色衣，其蔽膝、履、袜、带、笏，与九品同，惟不用中单。

校尉冠服：洪武三年定制，执仗之士，首服皆缕金额交脚幞头，其服有诸色辟邪、宝相花裙袄，铜葵花束带，皂纹靴。

六年，令校尉衣只孙，束带，幞头，靴鞋。只孙，一作质孙，本元制，盖一色衣也。十四年改用金鹅帽，黑漆戩金荔枝铜钉样，每五钉攒就，四面稍起边襴，鞞青紧束之。二十二年，令将军、力士、校尉、旗军常戴头巾或楸脑。二十五年，令校尉、力士上直穿靴，出外不许。

刻期冠服：宋置快行亲从官，明初谓之刻期。冠方顶巾，衣胸背鹰鹞，花腰，线袄子，诸色阔匾丝绦，大象牙雕花环，行滕八带鞋。洪武六年，惟用雕刻象牙绦环，余同庶民。

儒士、生员、监生巾服：洪武三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二十三年，定儒士、生员衣，自领至裳，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二十四年，以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甄别之，命工部制式以进。太祖亲视，凡三易乃定。生员襴衫，用玉色布绢为之，宽袖阜缘，阜缘软巾垂带。贡举入监者，不变所服。洪武末，许戴遮阳帽，后遂私戴之。洪熙中，帝问衣蓝者何人，左右以监生对。帝曰：“着青衣较好。”乃易青圆领。嘉靖二十二年，礼部言士子冠服诡异，有凌云等巾，甚乖礼制，诏所司禁之。万历二年禁举人、监生、生儒僭用忠静冠巾，锦绮镶履及张伞盖，戴暖耳，违者五城御史送问。

庶人冠服：明初，庶人婚，许假九品服。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又令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纁丝、绫罗，止许绌、绢、素纱，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止用银。六年，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顶，帽珠止许水晶、香木。十四年令农衣绌、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绌、纱。二十二年，令农夫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二十三年，令耆民衣制，

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庶人衣长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广一尺，袖口五寸。二十五年，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诏礼部严禁庶人不许穿靴，止许穿皮札翁，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正德元年，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十六年，禁军民衣紫花罩甲，或禁门或四外游走者，缉事人擒之。

士庶妻冠服：洪武三年定制，士庶妻，首饰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纁丝、绫罗、绉绢。五年，令民间妇人礼服惟紫纁，不用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带用蓝绢布。女子在室者，作三小髻，金钗，珠头阔窄袖褙子。凡婢使，高顶髻，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婢使，双髻，长袖短衣，长裙。成化十年，禁官民妇女不得僭用浑金衣服，宝石首饰。正德元年，令军民妇女不许用销金衣服、帐幔，宝石首饰、镯钏。

协律郎、乐舞生冠服：明初，郊社宗庙用雅乐，协律郎幞头，紫罗袍，荔枝带；乐生绯袍，展脚幞头；舞士幞头，红罗袍，荔枝带，皂靴；文舞生红袍，武舞生绯袍，俱展脚幞头，革带，皂靴。朝会大乐九奏歌工：中华一统巾，红罗生色大袖衫，画黄莺、鹦鹉花样，红生绢衬衫，锦领，杏红绢裙，白绢大口袴，青丝绦，白绢袜，茶褐鞋。其和声郎押乐者：皂罗阔带巾，青罗大袖衫，红生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皂靴。其三舞：

一、武舞，曰《平定天下之舞》。舞士皆黄金束发冠，紫丝纓，青罗生色画舞鹤花样窄袖衫，白生绢衬衫，锦领、红罗销金大袖罩袍，红罗销金裙，皂生色画花缘褙，白罗销金汗袴，蓝青罗销金缘，红绢拥项，红结子，红绢束腰，涂金束带，青丝大绦，锦臂鞲，绿云头皂靴。舞师，黄金束发冠，紫丝纓，

青罗大袖衫，白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绿云头阜靴。

一、文舞，曰《车书会同之舞》。舞士皆黑光描金方山冠，青丝纓，红罗大袖衫，红生绢衬衫，锦领，红罗拥项，红结子，涂金束带，白绢大口袴，白绢袜，茶褐鞋。舞师冠服与舞士同，惟大袖衫用青罗，不用红罗拥项、红结子。

一、文舞，曰《抚安四夷之舞》。舞士，东夷四人，椎髻于后，系红销金头绳，红罗销金抹额，中缀涂金博山，两傍缀涂金巾环，明金耳环，青罗生色画花大袖衫，红生色领袖，红罗销金裙，青销金裙缘，红生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乌皮靴。西戎四人，间道锦缠头，明金耳环，红纒丝细折袄子，大红罗生色云肩，绿生色缘，蓝青罗销金汗袴，红销金缘系腰合钵，十字泥金数珠，五色销金罗香囊，红绢拥项，红结子，赤皮靴。南蛮四人，绾朝天髻，系红罗生色银锭，红销金抹额，明金耳环，红织金短袄子，绿织金细折短裙，绒锦袴，间道纒丝手巾，泥金顶牌，金珠瓔珞缀小金铃，锦行缠，泥金狮蛮带，绿销金拥项，红结子，赤皮靴。北翟四人，戴单于冠，貂鼠皮檐，双垂髻，红销金头绳，红罗销金抹额，诸色细折袄子，蓝青生色云肩，红结子，红销金汗袴，系腰合钵，阜皮靴。其舞师皆戴白卷檐毡帽，涂金帽顶，一撒红纓，紫罗帽攀，红绿金绣袄子，白销金汗袴，蓝青销金缘，涂金束带，绿拥项，红结子，赤皮靴。

凡大乐工及文武二舞乐工，皆曲脚幞头，红罗生色画花大袖衫，涂金束带，红绢拥项，红结子，阜皮靴。四夷乐工，皆莲花帽，诸色细折袄子，白销金汗袴，红销金缘，红绿绢束腰，红罗拥项，红结子，花靴。

永乐间，定殿内侑食乐。奏《平定天下之舞》，引舞、乐工，皆青罗包巾，青、红、绿、玉色罗销金胸背袄子，浑金铜

带，红罗褶裯，云头皂靴，青绿罗销金包臀。舞人服色如之。奏《抚安四夷之舞》，高丽舞四人，皆笠子，青罗销金胸背袄子，铜带，皂靴；琉球舞四人，皆棉布花手巾，青罗大袖袄子，铜带，白碾光绢间道踢袴，皂皮靴；北番舞四人，皆狐帽，青红绞丝销金袄子，铜带；伍鲁速回回舞四人，皆青罗帽，比里罕棉布花手巾，铜带，皂靴。奏《车书会同之舞》，舞人皆皂罗头巾，青、绿、玉色皂沿边褙，茶褐线条皂皮四缝靴。奏《表正万邦之舞》，引舞二人，青罗包巾，红罗销金项帕，红生绢锦领中单，红生绢销金通袖袄子，青线绦铜带，织锦臂鞞，云头皂靴，各色销金包臀，红绢褶裯。舞人、乐工服色与引舞同。奏《天命有德之舞》，引舞二人，青幪纱如意冠，红生绢锦领中单，红生绢大袖袍，各色绢采画直缠，黑角偏带，蓝绢彩云头皂靴，白布袜。舞人、乐工服色与引舞同。

洪武五年，定斋郎、乐生、文武舞生冠服：斋郎，黑介帻，漆布为之，无花样；服红绢窄袖衫，红生绢为里；皂皮四缝靴；黑角带。文舞生及乐生，黑介帻，漆布为之，上加描金蝉；服红绢大袖袍，胸背画缠枝方葵花，红生绢为里，加锦臂鞞二；皂皮四缝靴；黑角带。武舞生，武弁，以漆布为之，上加描金蝉；服饰、靴、带并同文舞生。嘉靖九年定文、武舞生服制：圜丘服青绞丝，方泽服黑绿纱，朝日坛服赤罗，夕月坛服玉色罗。

宫中女乐冠服：洪武三年定制。凡中宫供奉女乐、奉銮等官妻，本色髻髻，青罗圆领。提调女乐，黑漆唐巾，大红罗销金花圆领，镀金花带，皂靴。歌章女乐，黑漆唐巾，大红罗销金裙袄，胸带，大红罗抹额，青绿罗彩画云肩，描金牡丹花皂靴。奏乐女乐，服色与歌章同。嘉靖九年，祀先蚕，定乐女生冠服。黑绉纱描金蝉冠，黑丝纓，黑素罗销金葵花胸背大袖女

袍，黑生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白袜，黑鞋。

教坊司冠服：洪武三年定。教坊司乐艺，青字顶巾，系红绿褶裯。乐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御前供奉俳长，鼓吹冠，红罗胸背小袖袍，红绢褶裯，皂靴。色长，鼓吹冠，红青罗绞丝彩画百花袍，红绢褶裯。歌工，弁冠，红罗织金胸背大袖袍，红生绢锦领中单，黑角带，红熟绢锦脚袴，皂皮琴鞋，白棉布夹袜。乐工服色与歌工同。凡教坊司官常服冠带，与百官同；至御前供奉，执粉漆笏，服黑漆幞头，黑绿罗大袖襖袍，黑角偏带，皂靴。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乐人皆戴鼓吹冠，不用锦绦，惟红褶裯，服色不拘红绿。教坊司妇人，不许戴冠，穿褙子。乐人衣服，止用明绿、桃红、玉色、水红、茶褐色。俳、色长，乐工，俱皂头巾，杂色绦。

王府乐工冠服：洪武十五年定。凡朝贺用大乐宴礼，七奏乐乐工俱红绢彩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有花鼓吹冠，锦臂鞞，皂靴，抹额以红罗彩画，束腰以红绢。其余乐工用绿绢彩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无花鼓吹冠，抹额以红绢彩画，束腰以红绢。

军士服：洪武元年令制衣，表里异色，谓之鸳鸯战袄，以新军号。二十一年，定旗手卫军士、力士俱红祥袄，其余卫所祥袄如之。凡祥袄，长齐膝，窄袖，内实以棉花。二十六年，令骑士服对襟衣，便于乘马也。不应服而服者，罪之。

皂隶公人冠服：洪武三年定，皂隶，圆顶巾，皂衣。四年定，皂隶公使人，皂盘领衫，平顶巾，白褶裯，带锡牌。十四年，令各卫门祗禁，原服皂衣改用淡青。二十五年，皂隶伴当不许着靴，止用皮札。翁。

外国君臣冠服：洪武二年，高丽入朝，请祭服制度，命制给之。二十七年，定蕃国朝贡仪，国王来朝，如赏赐朝服者，

服之以朝。三十一年，赐琉球国王并其臣下冠服。永乐中，赐琉球中山王皮弁、玉圭，麟袍、犀带，视二品秩。宣德三年，朝鲜国王李濩言：“洪武中，蒙赐国王冕服九章，陪臣冠服比朝廷递降二等，故陪臣一等比朝臣第三等，得五梁冠服。永乐初，先臣芳远遣世子禔入朝，蒙赐五梁冠服。臣窃惟世子冠服，何止同陪臣一等，乞为定制。”乃命制六梁冠赐之。嘉靖六年，令外国朝贡入，不许擅用违制衣服。如违，卖者、买者同罪。

僧道服：洪武十四年定，禅僧，茶褐常服，青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红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袈裟。僧官如之。惟僧录司官袈裟，绿文及环皆饰以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皆赤，道官亦如之。惟道录司官法服、朝服，绿文饰金。凡在京道官，红道衣，金襴，木简。在外道官，红道衣，木简，不用金襴。道士，青道服，木简。

## 志第四十四

### 輿服四

皇帝宝玺皇后册宝皇妃以下册印皇太子册宝皇太子妃册宝亲王以下册宝册印铁券印信符节宫室制度臣庶室屋制度器用

明初宝玺十七：其大者曰“皇帝奉天之宝”，曰“皇帝之宝”，曰“皇帝行宝”，曰“皇帝信宝”，曰“天子之宝”，曰“天子行宝”，曰“天子信宝”，曰“制诰之宝”，曰“救命之宝”，曰“广运之宝”，曰“皇帝尊亲之宝”，曰“皇帝亲亲之宝”，曰“敬天勤民之宝”；又有“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及“钦文之玺”。丹符出验四方。洪武元年欲制宝玺，有贾胡浮海献美玉，曰：“此出于闾，祖父相传，当为帝王宝玺。”乃命制为宝，不知十七宝中，此玉制何宝也。成祖又制“皇帝亲亲之宝”、“皇帝奉天之宝”、“诰命之宝”、“救命之宝”。

弘治十三年，鄆县民毛志学于泥河滨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色白微青，螭纽。陕西巡抚熊翀以为秦玺复出，遣人献之。礼部尚书傅瀚言：“自有秦玺以来，历代得丧真伪之迹具载史籍。今所进，篆文与《辍耕录》等书摹载鱼鸟篆文不同，其螭纽又与史传所纪文盘五龙、螭缺一角、旁刻魏录者不类。盖秦玺亡已久，今所进与宋、元所得，疑皆后世摹秦玺而刻之者。窃惟玺之用，以识文书，防诈伪，非以为宝玩也。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巧争

力取，谓得此乃足以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载。我高皇帝自制一代之玺，文各有义，随事而施，真足以为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万世，何藉此玺哉！”帝从其言，却而不用。

嘉靖十八年，新制七宝：曰“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与国初宝玺共为御宝二十四，尚宝司官掌之。

皇后之册：用金册二片，依周尺长一尺二寸，广五寸，厚二分五厘。字依数分行，镌以真书。上下有孔，联以红绦，开阖如书帙，藉以红锦褥。册盞用木，饰以浑金沥粉蟠龙，红纒丝衬里，内以红罗销金小袱裹册，外以红罗销金夹袱包之，五色小绦萦于外。宝用金，龟纽，篆文曰“皇后之宝”，依周尺方五寸九分，厚一寸七分。宝池用金，阔取容。宝篋二副，一置宝，一置宝池。每副三重：外篋用木，饰以浑金沥粉蟠龙，红纒丝衬里；中篋用金钹蟠龙；内小篋饰如外篋，内置宝座，四角雕蟠龙，饰以浑金。座上用锦褥，以销金红罗小夹袱裹宝，其篋外各用红罗销金大夹袱覆之。临册之日，册宝俱置于红髹舆案，案顶有红罗沥水，用担床举之。

皇贵妃而下，有册无宝而有印。妃册，用镀金银册二片，广长与后册同。册盞饰以浑金沥粉蟠凤。其印用金，龟纽，尺寸与诸王宝同，文曰“皇妃之印”。篋饰以蟠凤。宣德元年，帝以贵妃孙氏有容德，特请于皇太后，制金宝赐之，未几即诞皇嗣。自是贵妃授宝，遂为故事。嘉靖十年，立九嫔，册用银，杀皇妃五分之一，以金饰之。

皇太子册宝：册用金，二片，其制及盞篋之饰与皇后册同。

宝用金，龟纽，篆书“皇太子宝”。其制及池篋之饰与后宝同。

皇太子妃册宝：其册用金，两叶，重百两，每叶高一尺二寸，广五寸。藉册以锦，联册以红丝绦，垫册以锦褥，裹册以红罗销金袱。其盪饰以浑金沥粉云凤，内有花银钉铰，嵌金丝铁箠龠；外以红罗销金袱覆之。其金宝之制未详。洪武二十八年更定，止授金册，不用宝。

亲王册宝：册制与皇太子同。其宝用金，龟纽，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曰“某王之宝”。池篋之饰，与皇太子宝同。宝盪之饰，则雕蟠螭。

亲王妃册印：其金册，高视太子妃册减一寸，余制悉同，册文视亲王。其金印之制未详。洪武二十八年更定，止授金册。

公主册印：银册二片，镌字镀金，藉以红锦褥。册盪饰以浑金沥粉蟠螭。其印同宋制，用金，龟纽，文曰“某国公主之印”。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印池用金，广取容。印外篋用木，饰以浑金沥粉盘凤，中篋用金钹蟠凤，内小篋，饰如外篋。

亲王世子金册金宝：承袭止授金册，传用金宝。

世子妃亦用金册。洪武二十三年铸世子妃印，制视王妃，金印，龟纽，篆文曰“某世子妃印”。

郡王，镀金银册、镀金银印，册文视世子。其妃止有镀金银册。

功臣铁券：洪武二年，太祖欲封功臣，议为铁券，而未有定制。或言台州民钱允一有家藏吴越王鏐唐赐铁券，遂遣使取之，因其式而损益焉。其制如瓦，第为七等。公二等：一高尺，广一尺六寸五分；一高九寸五分，广一尺六寸。侯三等：一高九寸，广一尺五寸五分；一高八寸五分，广一尺五寸；一高八寸，广一尺四寸五分。伯二等：一高七寸五分，广一尺三寸五

分；一高六寸五分，广一尺二寸五分。外刻履历、恩数之详，以记其功；中镌免罪、减禄之数，以防其过。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左右，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故则合之，以取信焉。三年，大封功臣，公六人，侯二十八人，并赐铁券。公：李善长、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常茂。侯：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桢、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铎、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二十五年，改制铁券，赐公傅友德，侯王弼、耿炳文、郭英及故公徐达、李文忠，侯吴杰、沐英，凡八家。永乐初，靖难功臣亦有赐者。

百官印信：洪武初，铸印局铸中外诸司印信。正一品，银印，三台，方三寸四分，厚一寸。六部、都察院并在外各都司，俱正二品，银印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其余正二品、从二品官，银印二台，方三寸一分，厚七分。惟衍圣公以正二品，三台银印，则景泰三年赐也。顺天、应天二府俱正三品，银印，方二寸九分，厚六分五厘。其余正三品、从三品官，俱铜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惟太仆、光禄寺并在外盐运司，俱从三品，铜印，方减一分，厚减五厘。正四品、从四品，俱铜印，方二寸五分，厚五分。正五品、从五品，俱铜印，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厘。惟在外各州从五品，铜印，方减一分，厚减五厘。正六品、从六品，俱铜印，方二寸二分，厚三分五厘。正七品、从七品，铜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正从八品，俱铜印，方二寸，厚二分五厘。正从九品，俱铜印，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厘。未入流者，铜条记，阔一寸三分，长二寸五分，厚二分一厘。以上俱直纽，九叠篆文。初，杂职亦方印，至洪武十三年始改条记。凡百官之印，惟文渊阁银印，直纽，方一寸七分，

厚六分，玉箸篆文，诚重之也。武臣受重寄者，征西、镇朔、平蛮诸将军，银印，虎纽，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叶篆文。洪武中，尝用上公佩将军印，后以公、侯、伯及都督充总兵官，名曰“挂印将军”。有事征伐，则命总兵佩印以往，旋师则上所佩印于朝。此外，惟漕运总兵印同将军。其在外镇守总兵、参将挂印，则洪熙元年始也。有文臣挂将军印者，王骥以兵部尚书征湖、贵苗，挂平蛮将军印；王越以左都御史守大同，挂征西将军印。其它文武大臣，有领敕而权重者，或给以铜关防，直纽，广一寸九分五厘，长二寸九分，厚三分，九叠篆文，虽宰相行边，与部曹无异。惟正德时，张永征安化王，用金铸，嘉靖中，顾鼎臣居守，用牙镂关防，皆特赐也。初，太祖重御史之职，分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铸二印，文曰“绳愆纠缪”，守院御史掌其一，其一藏内府，有事则受以出，复命则纳之。洪武二十三年，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类。乃命改制某道监察御史，其奉差者，则曰“巡按某处监察御史”，铜印直纽，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叠篆文。成祖初幸北京，有一官署二三印者，夏原吉至兼掌九卿印，诸曹并于朝房取裁，其任重矣。

明初，赐高丽金印，龟纽，方三寸，文曰“高丽国王之印”，赐安南镀金银印，驼纽，方三寸，文曰“安南国王之印”。赐占城镀金银印，驼纽，方三寸，文曰“占城国王之印”。赐吐蕃金印，驼纽，方五寸，文曰“白兰王印”。

符牌：凡宣召亲王，必遣官赍金符以往。亲王之藩及镇守、巡抚诸官奏请符验，俱从兵部奏，行尚宝司领之。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凡公差，以军情重务及奉旨差遣给驿者，兵部既给勘合，即赴内府，关领符验，给驿而去，事竣则缴。嘉靖三十七年定制：南京、凤阳守备内外官，并各处镇守总兵、巡抚，及

各守一方不受镇守节制内外守备，并领符验奏事。凡监枪、整饬兵备，并一城一堡守备官，不许关领符验。其制，上织船马之状，起马者用马字号，起船者水字号，起双马者达字号，起单马者通字号，起站船者信字号。洪武四年，始制用宝金牌。凡军机文书，自都督府、中书省长官而外，不许擅奏。有诏调军，中书省同都督府覆奏，乃各出所藏金牌，入请用宝。又造军中调发符牌，用铁，长五寸，阔半之，上钹二飞龙，下钹二麒麟，首为圆窍，贯以红丝绦。尝遣官赍金牌、信符诣西番，以茶易马。其牌四十一，上号藏内府，下号降各番，篆文曰“皇帝圣旨”，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二十二年又颁西番金牌、信符。其后番官款塞，皆赍原降牌符而至。永乐二年制信符、金字红牌给云南诸蛮。凡历代改元，则所颁外国信符、金牌，必更铸新年号给之。此符信之达于四裔者也。

其武臣悬带金牌，则洪武四年所造。阔二寸，长一尺，上钹双龙，下钹二伏虎，牌首尾为圆窍，贯以红丝绦。指挥佩金牌，双云龙，双虎符。千户佩镀金银牌，独云龙，独虎符。百户素云银牌符。太祖亲为文钹之曰：“上天佑民，朕乃率抚。威加华夏，实凭虎臣。赐尔金符，永传后嗣。”天子祀郊庙，若视学、藉田，勋卫扈从及公侯、驸马、五府都督日直、锦衣卫当直，及都督率诸卫千百户夜巡内皇城，金吾诸卫各轮官随朝巡绰，俱给金牌，有龙者、虎者、麒麟者、狮者、云者，以官为差。

其扈驾金字银牌，则洪武六年所造。寻改为守卫金牌，以铜为之，涂以金，高一尺，阔三寸，分字号凡五。仁字号，上钹独龙蟠云花，公、侯、伯、都督佩之。义字号，钹伏虎盘云花，指挥佩之。礼字号，獬豸蟠云花，千户、卫镇抚佩之。智字号，钹狮子蟠云花，百户、所镇抚佩之。信字号，钹蟠云

花，将军佩之。牌下铸“守卫”二篆字，背铸“凡守卫官军悬带此牌”等二十四字，牌首窍贯青丝。镇抚及将军随驾直宿卫者佩之，下直则纳之。凡夜巡官，于尚宝司领令牌，禁城各门、金吾等卫指挥、千户，分领申字号牌，午门自一至四，长安左右门、东华门自五至八，西华门自九至十二，玄武门自十三至十六。五城兵马指挥亦日领令牌，东西南北中城，分领木、金、火、水、土五字号。留守五卫、巡城官并金吾等卫守卫官，俱领铜符。留守卫指挥所领承字及东西北字号牌，俱左半字阳文，左比。金吾等卫，端门、承天门、东西北安门指挥千户所领承字及东西北字号，俱右半字阴文，右比。铜符字号比对相同，方许巡行。内官、内使之出，亦须守门官比对铜符而后行。皇城九门守卫军与围子手，各领勇字号铜牌。锦衣校尉上直及光禄寺吏典厨役，遇大祀，俱佩双鱼铜牌。永乐六年驾幸北京，扈从官俱带牙牌；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各铸印信，通政司、鸿胪寺各铸关防，谓之行在卫门印信关防。其后命内府印绶监收贮。嘉靖十八年南巡，礼部领出，以给扈从者焉。凡郊庙诸祭陪祀供事官及执事者，入坛俱领牙牌，洪武八年始也。圆花牌，陪祀官领之。长花牌，供事官领之。长素牌，执事人领之。又谓之祀牌。凡驾诣陵寝，扈从官俱于尚宝司领小牙牌。嘉靖九年，皇后行亲蚕礼，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命妇及使人，俱于尚宝司领牙牌，有云花圆牌、鸟形长牌之异。凡文武朝参官、锦衣卫当驾官，亦领牙牌，以防奸伪，洪武十一年始也。其制，以象牙为之，刻官职于上。不佩则门者却之，私相借者论如律。牙牌字号，公、侯、伯以勋字，驸马都尉以亲字，文官以文字，武官以武字，教坊官以乐字，入内官以官字。正德十六年，礼科邢寰言：“牙牌惟常朝职官得悬。比来权奸侵柄，传旨升官者辄佩牙牌，宜清核以重名器。”

“乃命文职不朝参者，毋得滥给牙牌；武官进御侍班、佩刀、执金炉者给与。嘉靖二十八年，内府供事匠作、武职官皆带朝参牙牌，尝奉旨革夺，旋复给之。给事中陈邦修以为言，礼部覆奏：“《会典》所载，文武官出入禁门带牙牌，有执事、供事、朝参之别。执事、供事者，皆届期而领，如期而缴。惟朝参牙牌，得朝夕悬之，非徒为关防之具，亦以示等威之辨也。虚衔带俸、供事、执事者，不宜概领。第出入禁闼，若一切革夺，何由讥察？尚宝司所贮旧牌数百，上有‘入内府’字号，请以给之。至于卫所武官，掌印、佾书侍卫之外，非属朝参供役者，尽革夺之。其纳粟、填注冒赐牙牌及罢退闲住官旧所关领不缴者，俱逮问。”报可。

洪武十五年，制使节，黄色三檐宝盖，长二尺，黄纱袋笼之。又制丹漆架一，以节置其上。使者受命，则载以行；使归，则持之以复命。二十三年，诏考定使节之制，礼部奏：“汉光武时，以竹为节，柄长八尺，其毛三重。而黄公绍《韵会》注：汉节柄长三尺，毛三重，以旄牛为之。”诏从三尺之制。

宫室之制：吴元年作新内。正殿曰奉天殿，后曰华盖殿，又后曰谨身殿，皆翼以廊庑。奉天殿之前曰奉天门，殿左曰文楼，右曰武楼。谨身殿之后为宫，前曰干清，后曰坤宁，六宫以次列。宫殿之外，周以皇城，城之门，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时有言瑞州文石可甃地者。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于奢华，尔乃导予奢丽乎？”言者惭而退。洪武八年，改建大内宫殿，十年告成。阙门曰午门，翼以两观。中三门，东西为左、右掖门。午门内曰奉天门，门内奉天殿，尝御以受朝贺者也。门左右为东、西角门，奉天殿左、右门，左曰中左，右曰中右，两庑之间，左曰文楼，右曰武楼。奉天殿之后曰华盖殿，华盖殿之后曰谨身殿，殿后则干清宫之正门

也。奉天门外两庑间有门，左曰左顺，右曰右顺。左顺门外有殿曰文华，为东宫视事之所。右顺门外有殿曰武英，为皇帝斋戒时所居。制度如旧，规模益宏。二十五年改建大内金水桥，又建端门、承天门楼各五间，及长安东、西二门。永乐十五年，作西宫于北京。中为奉天殿，侧为左右二殿，南为奉天门，左右为东、西角门。其南为午门，又南为承天门。殿北有后殿、凉殿、暖殿及仁寿、景福、仁和、万春、永寿、长春等宫，凡为屋千六百三十余楹。十八年，建北京，凡宫殿、门阙規制，悉如南京，壮丽过之。中朝曰奉天殿，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殿左曰中左门，右曰中右门。丹墀东曰文楼，西曰武楼，南曰奉天门，常朝所御也。左曰东角门，右曰西角门，东庑曰左顺门，西庑曰右顺门，正南曰午门。中三门，翼以两观，观各有楼，左曰左掖门，右曰右掖门。午门左稍南，曰阙左门，曰神厨门，内为太庙。右稍南，曰阙右门，曰社左门，内为太社稷。又正南曰端门，东曰庙街门，即太庙右门也。西曰社街门，即太社稷坛南左门也。又正南曰承天门，又折而东曰长安左门，折而西曰长安右门。东后曰东安门，西后曰西安门，北后曰北安门。正南曰大明门，中为驰道，东西长廊各千步。奉天殿之后曰华盖殿，又后曰谨身殿。谨身殿左曰后左门，右曰后右门。正北曰干清门，内为干清宫，是曰正寝。后曰交泰殿。又后曰坤宁宫，为中宫所居。东曰仁寿宫，西曰清宁宫，以奉太后。左顺门之东曰文华殿。右顺门之西曰武英殿。文华殿东南曰东华门，武英殿西南曰西华门。坤宁宫后曰坤宁门，门之后曰玄武门。其它宫殿，名号繁多，不能尽列，所谓千门万户也。皇城内宫城外，凡十有二门：曰东上门、东上北门、东上南门、东中门、西上门、西上北门、西上南门、西中门、北上门、北上东门、北上西门、北中门。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

门外东南建十王街。宣宗留意文雅，建广寒、清暑二殿，及东、西琼岛，游观所至，悉置经籍。正统六年重建三殿。嘉靖中，于清宁宫后地建慈庆宫，于仁寿宫故基建慈宁宫。三十六年，三殿门楼灾，帝以殿名奉天，非题扁所宜用，敕礼部议之。部臣会议言：“皇祖肇造之初，名曰奉天者，昭揭以示虔尔。既以名，则是昊天监临，俨然在上，临御之际，坐以视朝，似未安也。今乃修复之始，宜更定，以答天庥。”明年重建奉天门，更名曰大朝门。四十一年更名奉天殿曰皇极，华盖殿曰中极，谨身殿曰建极，文楼曰文昭阁，武楼曰武成阁，左顺门曰会极，右顺门曰归极，大朝门曰皇极，东角门曰弘政，西角门曰宣治。又改干清宫右小阁名曰道心，旁左门曰仁荡，右门曰义平。世宗初，垦西苑隙地为田，建殿曰无逸，亭曰鹵风，又建亭曰省耕，曰省敛，每岁耕获，帝辄临观。十三年，西苑河东亭榭成，亲定名曰天鹅房，北曰飞霭亭，迎翠殿前曰浮香亭，宝月亭前曰秋辉亭，昭和殿前曰澄渊亭，后曰台坡，临漪亭前曰水云榭，西苑门外二亭曰左临海亭、右临海亭，北闸口曰涌玉亭，河之东曰聚景亭，改吕梁洪之亭曰吕梁，前曰羲金亭，翠玉馆前曰撝秀亭。

亲王府制：洪武四年定，城高二丈九尺，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廊房饰以青黛。四城正门，以丹漆，金涂铜钉。宫殿窠拱攒顶，中画蟠螭，饰以金，边画八吉祥花。前后殿座，用红漆金蟠螭，帐用红销金蟠螭。座后壁则画蟠螭、彩云，后改为龙。立山川、社稷、宗庙于王城内。七年定亲王所居殿，前曰承运，中曰圜殿，后曰存心；四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太祖曰：“使诸王睹名思义，以籓屏帝室。”九年定亲王宫殿、门庑及城门楼，皆覆以青色琉璃瓦。又命中书省臣，惟亲王宫

得饰朱红、大青绿，其它居室止饰丹碧。十二年，诸王府告成。其制，中曰承运殿，十一间，后为圜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间。承运殿两庑为左右二殿，自存心、承运，周回两庑，至承运门，为屋百三十八间。殿后为前、中、后三宫，各九间。宫门两厢等室九十九间。王城之外，周垣、西门、堂库等室在其间，凡为宫殿室屋八百间有奇。弘治八年更定王府之制，颇有所增损。

郡王府制：天顺四年定。门楼、厅厢、厨库、米仓等，共数十间而已。

公主府第：洪武五年，礼部言：“唐、宋公主视正一品，府第并用正一品制度。今拟公主第，厅堂九间，十一架，施花样兽脊，梁、栋、斗拱、檐桷彩色绘饰，惟不用金。正门五间，七架。大门，绿油，铜环。石础、墙砖，镌凿玲珑花样。”从之。

百官第宅：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凡官员任满致仕，与见任同。其父祖有官，身歿，子孙许居父祖房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及绘藻井，惟楼居重檐不禁。公侯，前厅七间、两厦，九架。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三间，五架，用金漆及兽面锡环。家庙三间，五架。覆以黑板瓦，脊用花样瓦兽，梁、栋、斗拱、檐桷彩绘饰。门窗、枋柱金漆饰。廊、庑、庖、库从屋，不得过五间，七架。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拱、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五架，绿油，兽面锡环。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三架，黑油，锡环。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梁、栋饰以土黄。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品官房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十

丈，左右皆五丈。不许那移军民居止，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三十五年，申明禁制，一品、三品厅堂各七间，六品至九品厅堂梁栋祇用粉青饰之。

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三十五年复申禁饬，不许造九五间数，房屋虽至一二十所，随基物力，但不许过三间。正统十二年令稍变通之，庶民房屋架多而间少者，不在禁限。

器用之禁：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盏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银，酒盏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银，余皆磁、漆。木器不许用朱红及抹金、描金、雕琢龙凤文。庶民，酒注锡，酒盏银，余用磁、漆。百官，床面、屏风、榻子，杂色漆饰，不许雕刻龙文，并金饰朱漆。军官、军士，弓矢黑漆，弓袋、箭囊，不许用朱漆描金装饰。建文四年申饬官民，不许僭用金酒爵，其椅棹木器亦不许朱红金饰。正德十六年定，一品、二品，器皿不用玉，止许用金。商贾、技艺家器皿不许用银。余与庶民同。